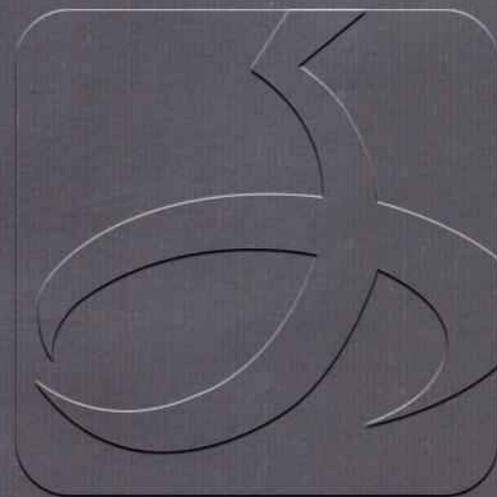


軍令
使人
能
治
其
心
而
不
治
其
身
則
其
心
不
服
而
身
已
服
矣
夫
治
心
者
治
身
之
本
也
治
身
者
治
心
之
末
也
本
不
立
而
末
求
治
未
可
得
也
故
君子
必先
其
心
而
後
其
身
心
正
則
身
正
身
正
則
家
正
家
正
則
國
正
國
正
則
天下
正
矣

計
其
心
而
不
計
其
身
則
其
心
不
服
而
身
已
服
矣
夫
計
心
者
計
身
之
本
也
計
身
者
計
心
之
末
也
本
不
立
而
末
求
計
未
可
得
也
故
君子
必先
其
心
而
後
其
身
心
正
則
身
正
身
正
則
家
正
家
正
則
國
正
國
正
則
天下
正
矣

夫
治
心
者
治
身
之
本
也
治
身
者
治
心
之
末
也
本
不
立
而
末
求
治
未
可
得
也
故
君子
必先
其
心
而
後
其
身
心
正
則
身
正
身
正
則
家
正
家
正
則
國
正
國
正
則
天下
正
矣

夫
治
心
者
治
身
之
本
也
治
身
者
治
心
之
末
也
本
不
立
而
末
求
治
未
可
得
也
故
君子
必先
其
心
而
後
其
身
心
正
則
身
正
身
正
則
家
正
家
正
則
國
正
國
正
則
天下
正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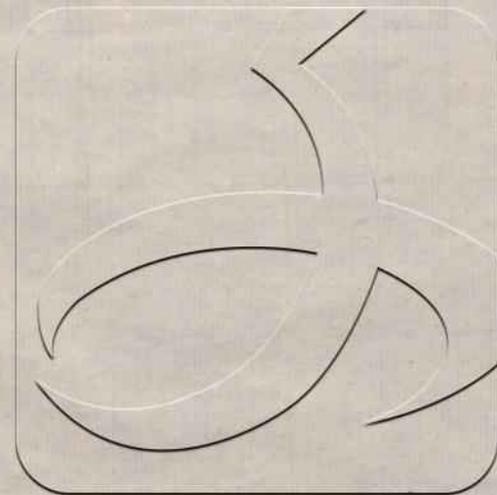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射集目錄

軍令森嚴
倭人膽落
松鼠
營兵不法
借屍還魂
亮節可風
命繫一毛
西員受賀
倭奴無禮
驚菜翁
鴿戲
名妓好施
求榮反辱
鬧房肇禍
衣冠迎祥

計本火牛
乞靈土偶
天誅不孝
割股祈雨
詐病真死
孔雀傷人
學徒惡劇
替人說象
冤魂附體
倭奸正法
巧受芭苴
惡夢驚人
冒官伐木
人面衣
門兵傷官

大同一江記
盜認年伯
木罌渡軍
以身報國
潭臨志奇
化蛙雪恨
妾傳凶信
節孝格天
貨船觸雷
請飲便酒
蛇驅惡客
勢成騎虎
姑嫂成親
倭王小像
龜神顯靈

大同一江記
小竊酬恩
嚴鞠倭奸
弄假成真
勝鶴江戰
鬼姻緣
古木孕鵲
婢能擊賊
煙鬼
捆仙索
賭徒滅父
土炮誌奇
豺倚行人
紙製征衣
刺麻異術



藪漬神明
 賽燈申慶
 為民請命
 倭太子
 猪虎同懸
 漁人獲璧
 書猷獻策
 倭兵凍斃
 遁身現法
 鷄異
 寒冬麥秀
 借物警人

呼燕為母
 土地解餉
 疑主為鬼
 藉瀑生雷
 打退神仙
 賽行致病
 名利兩全
 漏洩春光
 女學士
 匿孩肆竊
 昇神試冰
 色鬼

義雀
 重陽架石
 爆竹除怪
 吳鳥凌風
 韋狀救人
 西使覲光
 倭龜
 庸醫刺面
 藉賑索賄
 犬乳幼主
 持斧砍佛
 和尚被燬

倭后
 生魂書額
 潤賊
 兩世喬妝
 智賺縊鬼
 嵩呼華祝
 賠棺異聞
 自投羅網
 形同狼狽
 忠孝兩虧
 鷄為蝠制
 犬識舊主

軍令森嚴

倭兵之主朝鮮其地險峻劫無所不至
 故鮮民恨之入骨其望中國救兵其時
 歲為近日華軍鎮守平壤某日有
 華兵兩名偶取鮮民什物營官查
 知立即就地正法鮮民聞之無不
 同聲感戴其後知禮義大邦
 其軍令固不同於木流
 海寇古所謂黃利之
 所臨不克過歟



計本火牛

我軍法隊之險赴朝鮮者由左軍門
實者統帶皆係奉命陳軍劫旅鼓
行而前多士短勇氣百倍倭人思
據險以扼之巨炮如雲迎頭轟擊
擊我軍皆止不進相持數日左
軍門則出奇計得短於牛而以
為前驅共得百餘頭且其後營
兩側遠距六淫河道而入巖麓附
葛抄去敵營之遠任人之守也若
暗見火至點：漫山遍野而木主
環發砲響乃以驚我軍間砲聲如
敵已中計遂散營法而登五年
擊之倭人大驚疑我將奔遂大
而奔逃飛馳散務命奔逃我
軍既奮此猛進乘督進
故得堅城而守之其
氣愈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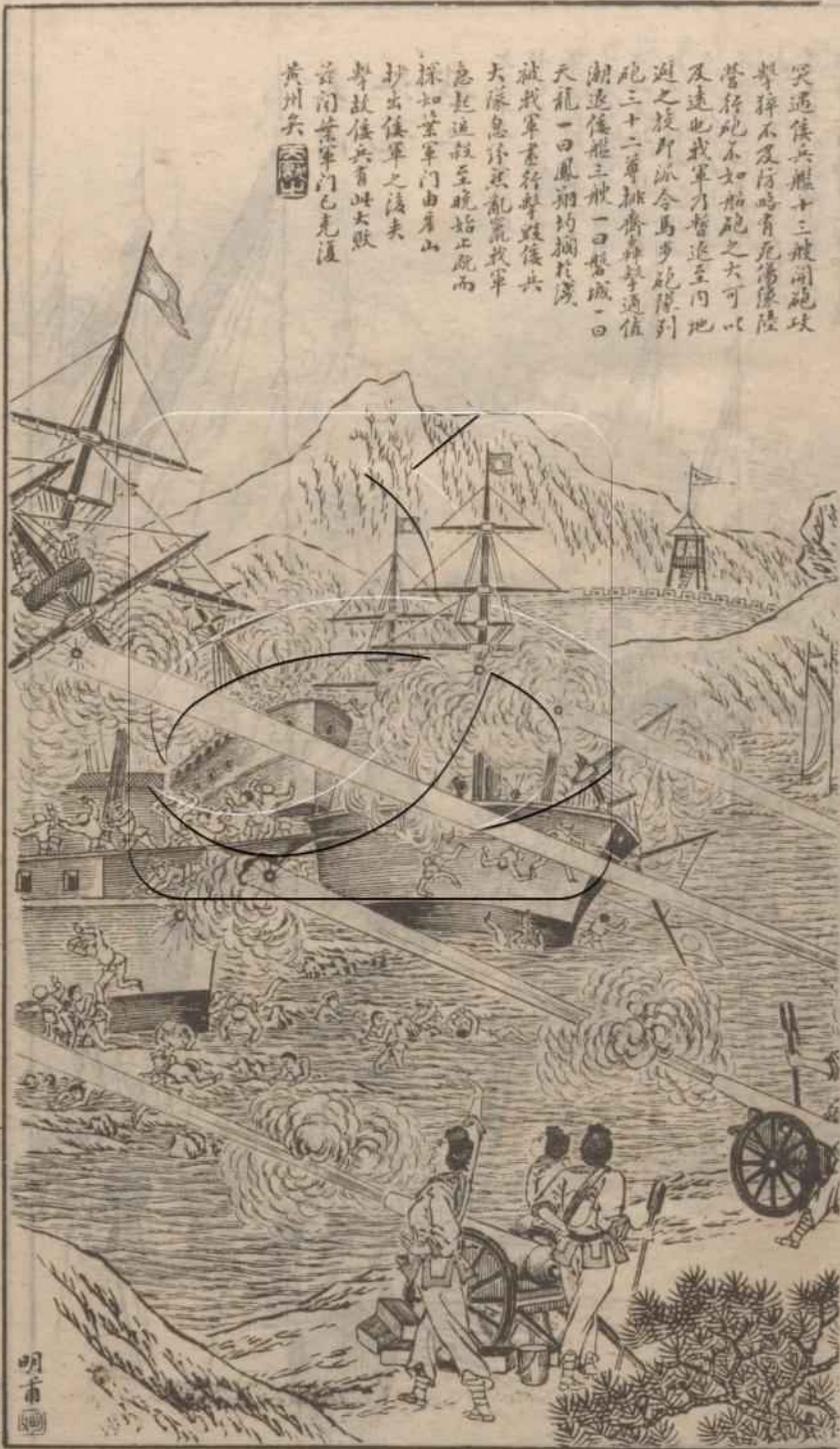


大同江記戰一

七月十八日戰軍由中和解
出隊沿江南駛方過大同江



突遇倭兵艦十三艘開砲攻
擊猝不及防時有死傷倭陸
營皆死不知船砲之大可以
及遠也我軍乃督進至內地
避之校尉派令馬步砲隊列
砲三十二尊排齊齊擊倭位
潮退倭艦三艘一日督城一日
天龍一曰鳳翔均擱於淺
被我軍盡行擊毀倭兵
大隊急奔逃亂亂我軍
急起進殺至晚始止既而
探知董軍門由牙山
抄出倭軍之後夫
勢故倭兵有此大敗
茲聞董軍門已克復
黃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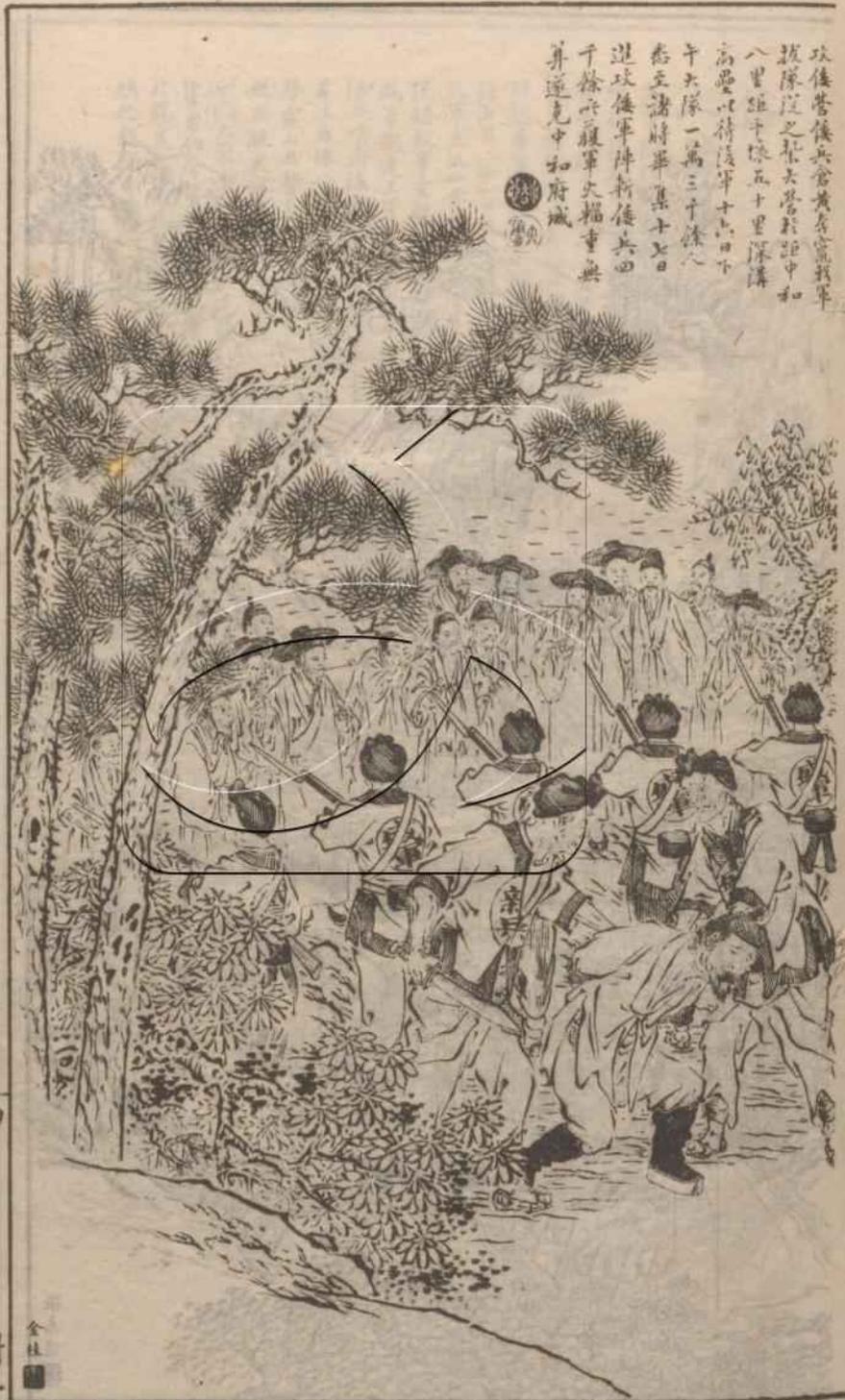


大同江記 戰二

七月十三日由陸路
赴朝鮮之賊軍統
軍前鋒精兵共計五
千名殺散倭軍衛湖
血路直抵平壤賊軍
地方官係倭人所派不
肯進城遂將該官首
示衆而朝鮮百姓則中死
投入我軍亦領軍火情願
當先引領乘勝長驅十四日
我軍六百馬步大隊四千餘
人由義州而來遂於當日進



攻倭營倭兵倉黃奔竄我軍
拔隊從之馳去於距中和
八里距平壤五十里深溝
高壘以待我軍十七日下
午大隊一萬三千餘人
悉至諸將率軍十七日
進攻倭軍陣斬倭兵四
千餘亦獲軍火糧重無
算遂克中和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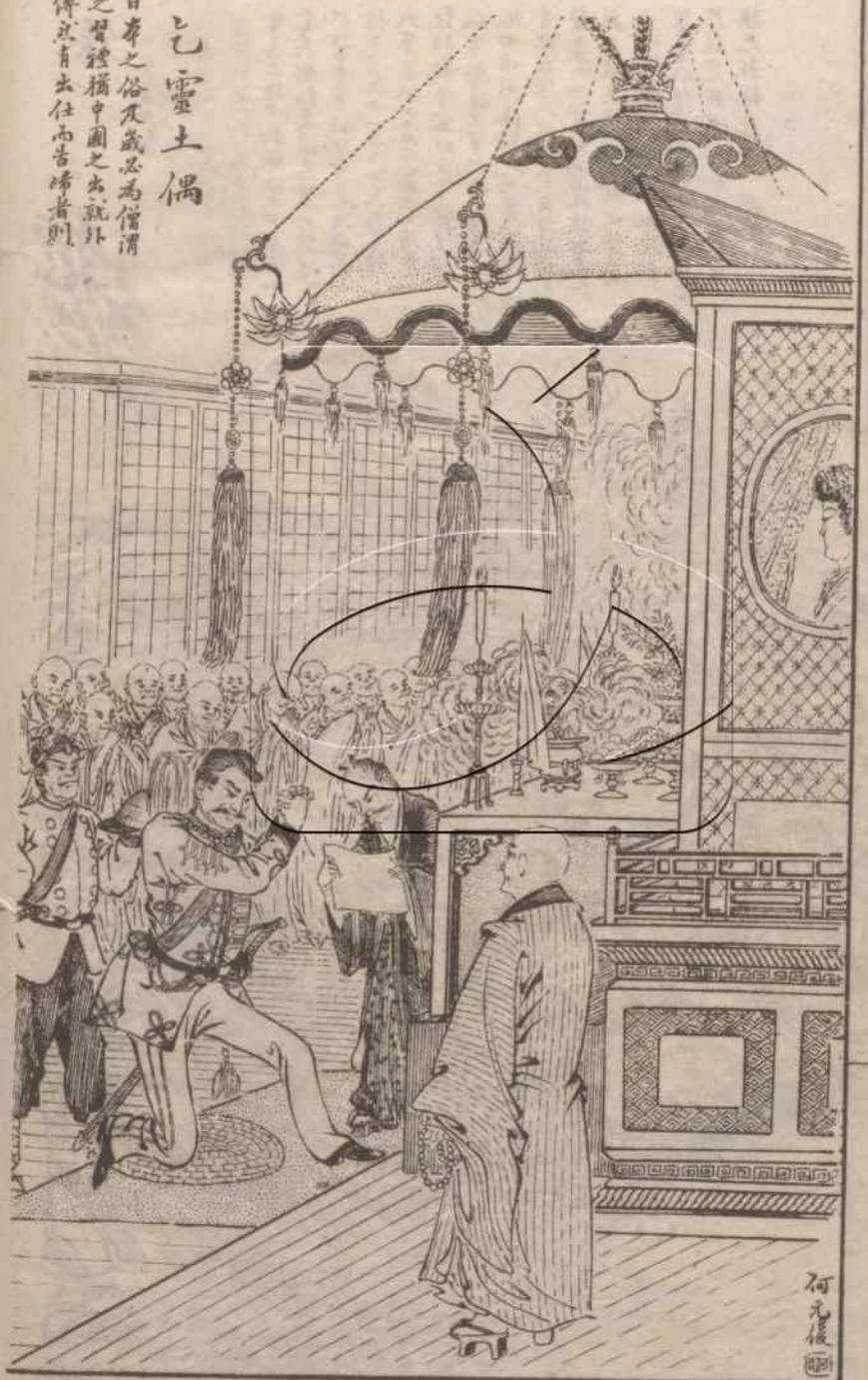
倭人膽落

我軍陸路赴韓以羊磨集平壤旋得朝鮮之中和府警米電言云距中和城二十四里有山當其衝竊安陸馬倭兵據險以拒華軍計扼守之兵二萬餘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點半鐘我軍直抵山前下寨次日清晨統帥毅軍宗親三官保統領威軍衛連三軍內會鎗馬步砲隊四哨用法腔砲六尊列陣連擊另派勇隊八百名分左右兩路包抄擊寨山岳擊擊右風定倭兵見之無不服東陣伏不敢出聲無一人出敵者但炮聲連連數響聲聲如雷而己倭人之膽同於鼠鼠我軍之氣奮若鼓鼓紅旗之報我日倭之



日本之俗及歲必為僧謂
 之習禮稱中國之出就外
 傳亦肯出任而告時者則

己靈土偶



河元後圖

又以其院為先教習俗其
 我自共泰西通商以後佛
 教始漸來今幸共中國構
 神處殿於華軍克備孔子
 後人朝野驚懼所宜宜
 乃安希乞靈以佛祖持於
 七月十三日起十九日止
 集觀如二百餘人設壇於
 東京上野東叡山之見水
 寺禮懺七水日致乞慈寧
 附為可度日延而勸神臣
 前往膜拜喃喃誦禱如醉
 如痴其名曰臨時大祈
 寶慈來地佛則有後人之
 志真不可及



六

射一

盜認年伯

湖州武孝廉
沈金彪善騎
射精拳勇
能扶西
陳確環
三天許
漢河常
赴河南
訪親即入
都會武道出
陳州無一騎馬少年
誤刀阻其去路沈欣
視下年與門少年群易
去何處中前錄未二里道
旁一女郎跨青驄
馬以紅綃束頭貌



極嬌麗方審
語間一鏡飛
至沈以刀拈
之刀折為兩乃
抽鐵鞭下敲
之木及數合散入
折草中而逃於中
二女婢以健驄出
書發其行幸去沈府居息亦
十里外喘甫定見道旁有空舍
暫為視兩手虎口已震裂方位訝
聞見女注二婢押行幸此騎至向
沈下騎叮首伏蘇曰通積行匪
見文書乃知是年伯特來送
還書致贈百金問其父何
姓名曰年伯到京相贈
自知致聲在浪宿匪
上為還去沈抵京向
河南同年中細訪其
父不得女亦不知所
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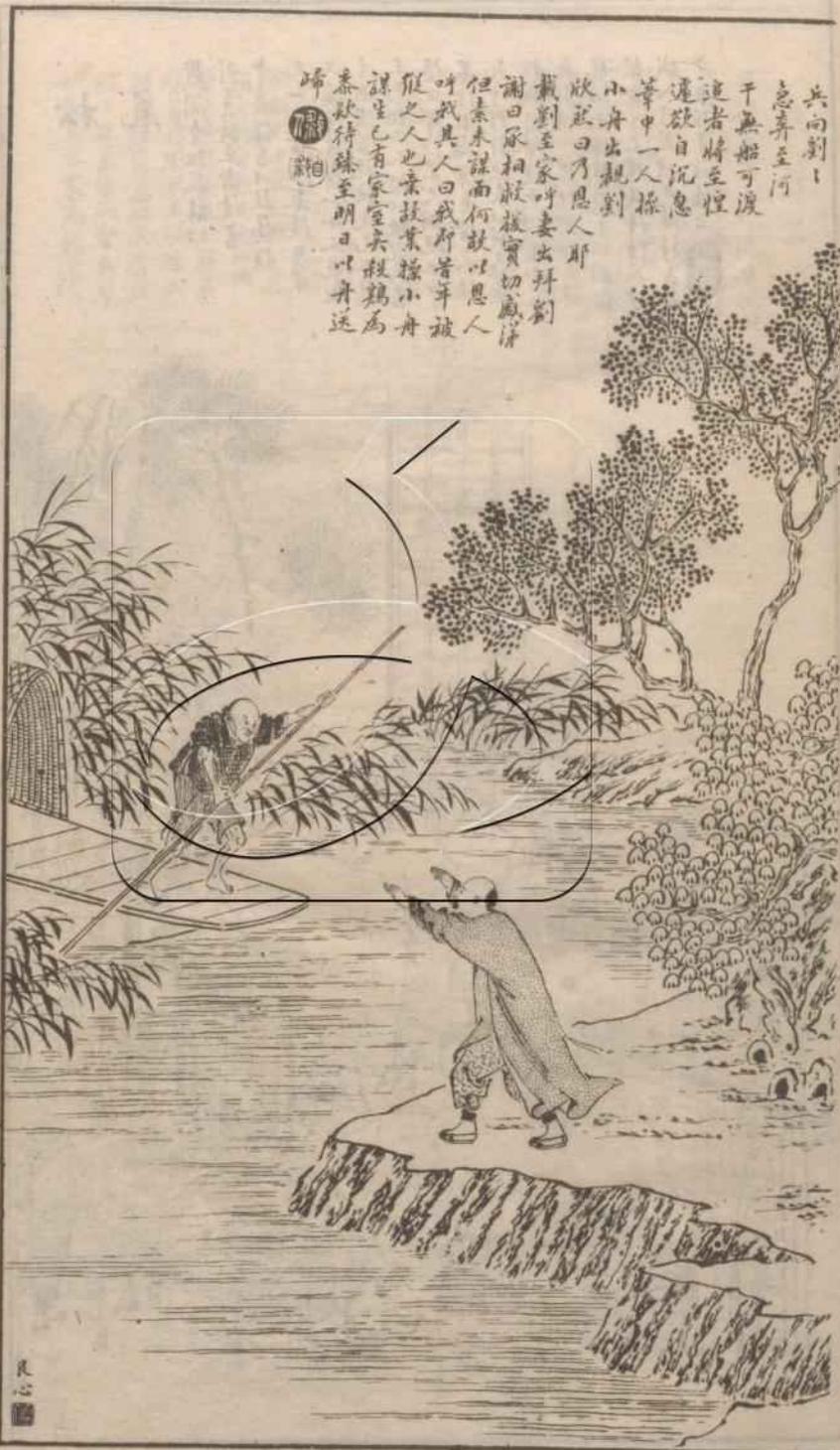


小竊酬恩

常俗凡入人家攔路者謂之白日闖兩管里劉翁晨起忽見一人狂奔而至向劉口稱救命縣入門側俄數人追至問劉曾見一白日闖否劉說對入左卷去越牙條劉赴馬洲破社洲菜亭地城門因劉係田主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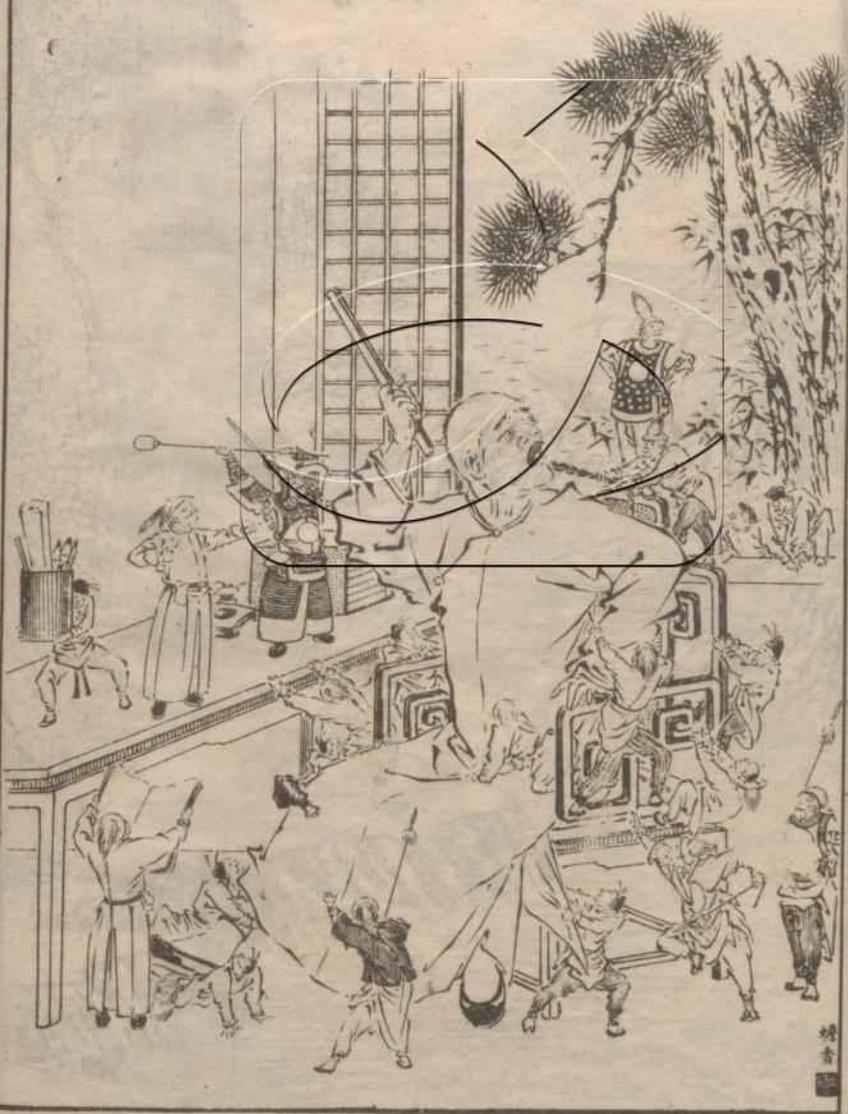


共向劉！
急奔至河
于無船可渡
迫者將至惶
遽欲自沈息
岸中一人操
小舟出親劉
欣說曰乃恩人耶
載劉至家呼妻出拜劉
謝曰丞相救拔實切感涕
但素未謀面何故以恩人
呼我其人曰我所管年被
能之人也素設業操小舟
謀生已有家室夫殺鷄為
秦政待珠至明日以舟送
歸



松 鼠

戴開寺記鼠竊幻
刑有甚生者讀書
寺齊僧善以故焚額
之一夕方展卷淡息傑
上窺窺有聲一小人長七
寸羽服前袍執走凡工藝
不為動小人怒以靴蹴其書
墜地擊以果人倒視地中
墨汁淋漓洋自能言不怪
大奇夥計快未共擊此無
賴賊息壁壁中鑽出小人
無數啼衣舉額踴捷不休
龍四面揮擊應手輒倒愈
聚愈多不勝其捷僧最持
械入乃滅明日遂移去司
中衣服多被去云



天謀不孝

丹陽農家子許逆母後同叔謀
冬日其妻以時母抱幼孫朝起炊
粥、沖吹之熱氣騰灼日不能開
孫息雖餓死母忘逆至女家不孝
子起見兒死抽刀往持命婦必放
阻藏刀道得樹中往見母說言
兒醒後母婦時窺其顏色不善
遂同於至樹洞揮手入抽刀
樹急合力拔不出視之
已長成如一大通者顧
洞偏述其事每日僅食
一餐云有神守之不令
多食就樹架等為屋以
蔽風雪速視者如堵
相助其母數文母以是
稍自贖幸餘子兩腿肉
骨、自落漸及胸腹肩
臂若斷則就玉臙管出
頭乃被落妻以其骨埋
樹下夜暮常兩聲出擊
如於妻亦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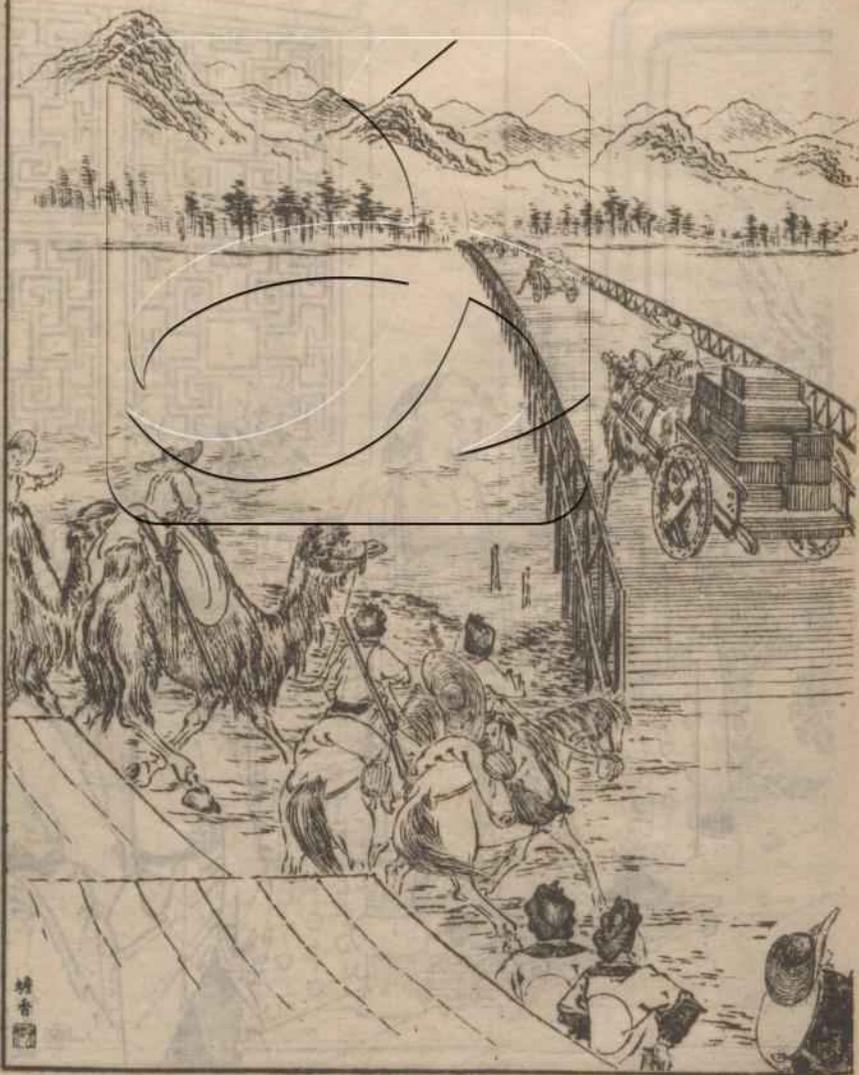


木 嬰 渡 軍

中國由鳳凰城道陸以赴朝鮮之友州再轉轉而至平壤鴨綠江其必經之路也江水滿急非舟楫莫能渡頭昔周折乃前月三十日抵到津友未信言近日以來江水甚淺江面亦甚寬闊使兵輪不能直入我



軍乃於江中搭造浮橋一處起期竣工整固異常嗣後凡運兵轉餉皆以由橋運達朝鮮無須繞道亦不慮倭船攔截固佳人得此消息深為駭異然則長驅之基主而破竹之勢成矣倭人雖撲瓦與日月



倭奸插叻友次郎及
福元林平來作奸細
被獲後由美領事移
解進城道憲親提嚴
鞠其時副府嚴密無
泄密其細情惟據傳
聞之詞則云插叻友
次郎供助時曾立工

嚴鞠倭奸



何元俊

海陸書平時偏主港
城馮姓家因遊現主
東京兩官如中國知
縣之職奉政府之命
來中探聽軍情因我
膽怯派福元林平作
伴又據福元林平供
稱年二十八歲向在東京耕種為
生家者老母年已衰邁有田三十
餘畝頗堪自給六歲時曾渡華字
書至二十一歲乘洗主梅淡書院
肄業四年二十六歲回國又赴各
國遊歷今來中國無非為國家之
事被獲則無所恨惟念老母在堂
終朝倍閱深負不孝之罪有言次
淚隨聲下觀察既得確供即稟詳
督憲現已解往金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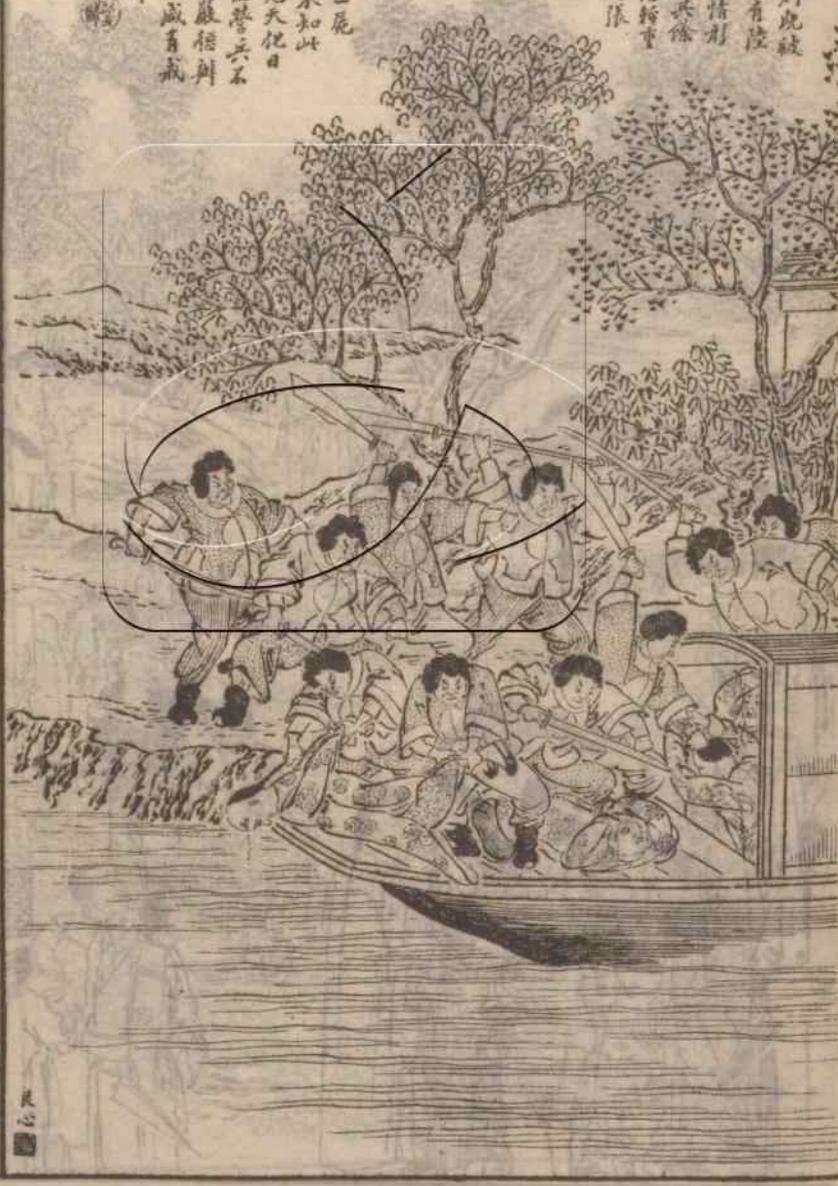


營兵不法

本屆江南鄉試
有松郡士子某
某等糾約同伴
八人雇乘江北
民船載至蘇鎮
江下關之北河口安宿
左八營兵數人持箭佩刀
聲稱封船登舟伺喝船中有
潘張二生恐其有誤揚期力
共之中兵衛之族
即回營溪約兵
勇十餘人各
持刀械前來
報復見將一
老備擊倒入
籠投查過限



所奉刀亂砍手臂
及頭均受重傷潘則虎破
刀傷及及浙入江心有陸
生者料最純謹見此情形
惶恐無措亦即投江其餘
徐錢令江諸生受傷極重
不啻共受傷最重之隊
某逃至金陵歷控
各衙門當由劉制
軍王傷營務處前
往該處點驗左八
一營內缺五兵已
飭查緝一面由江
甯縣驗明各傷好
官撫慰利潤潘張二屍
已由蘇生船醫藥未知此
案始末了結也噫先天化日
之下廣城閉市之區營兵不
法一至於此若不從嚴懲辦
將來各屬士子應試咸有戒
心尚復成何世界耶



割股祈雨
 祈雨之術
 多矣漢本
 有割股以
 天者有
 之則自
 湖北黃
 梅縣之
 甘姓所
 始傳今年
 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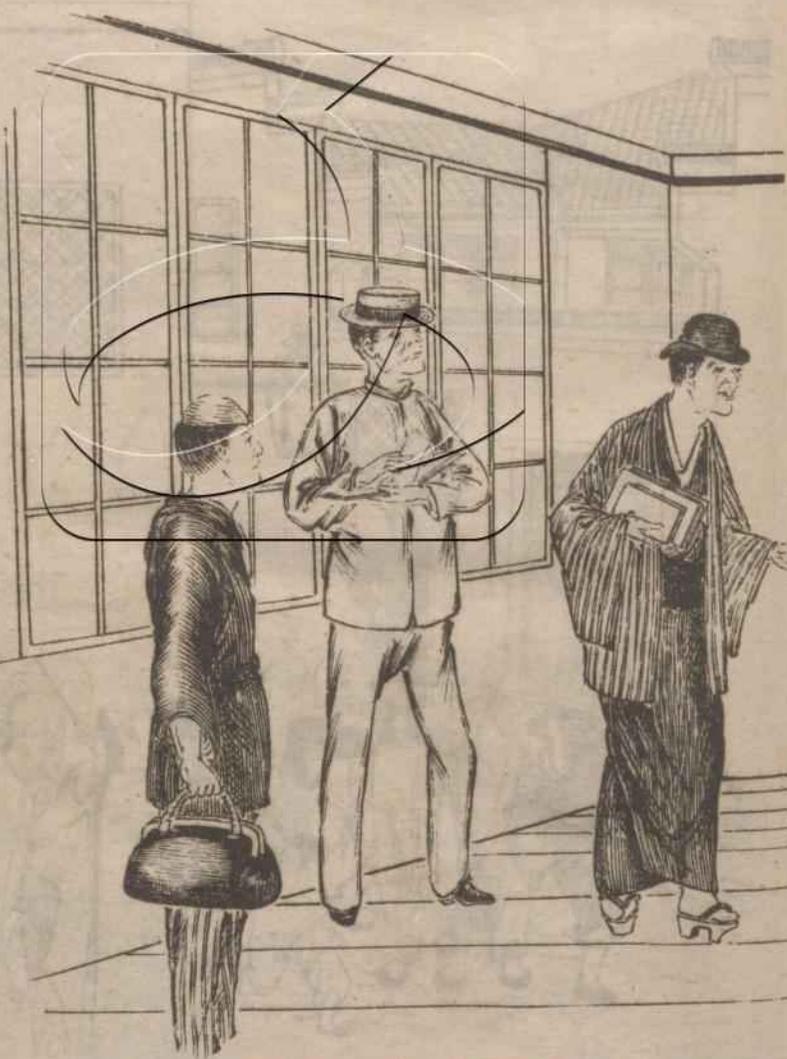


室早魁為唐某田望
 而大而不得甘向未
 花齋耕耨之餘惟以
 味佳為事時仰昊天
 兩澤未沛遂設壇伏
 炭祈禱自七月朔日
 起跪求於烈日中三
 日雨仍未至乃割股
 肉一塊盛之盤中以
 作供奉次日停午雷
 電以風大兩繼至頃
 刻間田疇沾足溝澮
 皆盈鄉人德之備載
 樂府與近碑以示庸
 頭此蓋曰殺身以成
 仁豈可矣而亦可憐
 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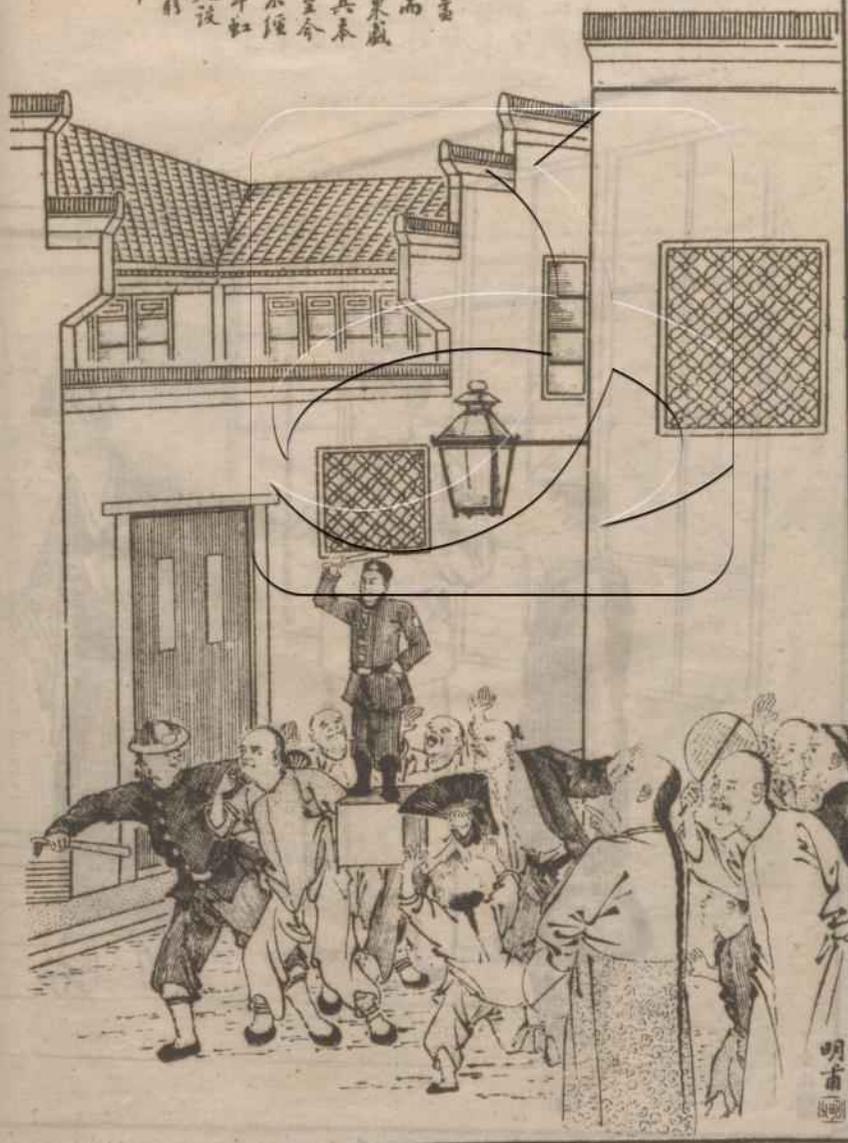
以身報國

倭人婦女身無廉恥男女同浴而不避客館中當值者多以婦人充之備之若使婢媪之為客妾皆無不可前此曾信濠末中國主洗地開東洋堂子以及設茶館為女堂信者於此過客皆是倭人調戲全不知羞法倭國領事官見而恥之始驅逐回國故來洋妓女最多亦最賤近以倭兵屢敗國庫已空乃創設恤兵部令民間獻納金銀不足則捐及婦女夜度之資或兩元或一圓則使終年潤燕無人亦項以五十錢上獻以充作兵餉嗚呼女子捐軀報國將來必共戮力疆場者同膺恩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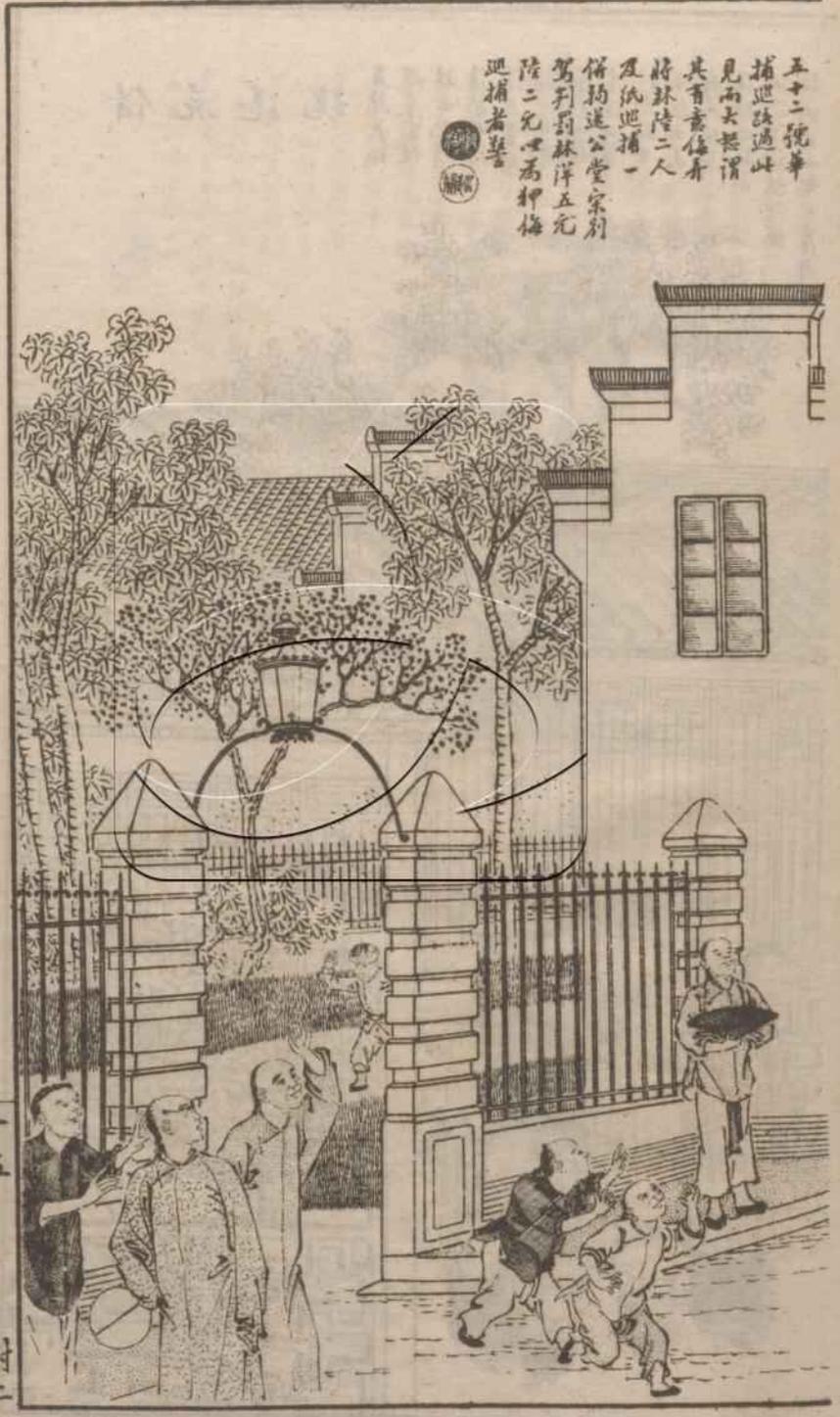
弄假成真

中元例有玉蘭會
 前蓋若佛言普濟也而
 後人誤會其意以起果威
 之非節以作濟供失其本
 旨長乃鍾宇增華若至今
 愈甚粵人信鬼尤為不經
 宜其以此實禍也今洋紅
 口有陸仲餘及林姓建設
 玉蘭會隨時點景前
 種套華并以紙糊成華
 捕臂上西文者一百
 五十二號置之會
 中適有一百



明甫

五十二號華
 捕巡過此
 見而大驚謂
 其有套係弄
 將林陸二人
 及紙巡捕一
 係劫送公堂宗別
 駕判罰林洋五元
 陸二元以爲押梅
 巡捕者



借屍還魂

直隸長垣
縣農家侯
姓女脫頭
佳共母所
積未嘗出
門一日奉
家往曰拾
麥獨女留
比鄰孫生
夙給女美
乘其病居
往視之拉不
納孫淫詞穢語備
極調笑女怒自房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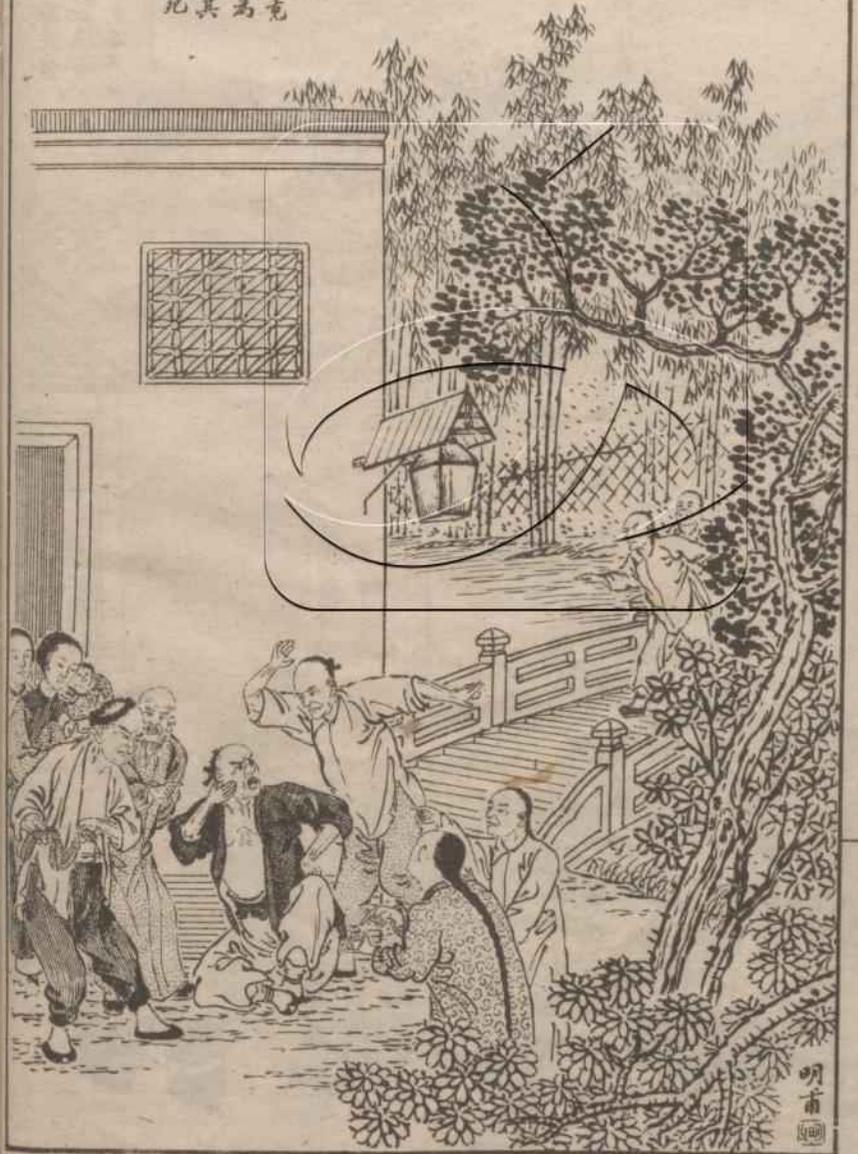


誓刀由門隙擲之孫驅走倉
空間遺一扇一帶於地適女
披自回家見孫神色有異
至庭中汲淨遺物疑女有私
白之翁媪翁媪不察女
遂自縊孔姓者鄰村
巨族也有女年十七
患瘧死息蘇曰此何
虛耶我何為至此家
人語之自言侯姓女
為嫂竟死冥王嘉其
貞節因陽算未書判
令借屍還魂志欲
啼家以明前生之
冤家人苦禁之告
諸其家鄰誦前生
事長確其父報祠
人中往見之女遂前抱持大
哭備述冤死狀欲仍回家孔
不可父母亦勸止之



許病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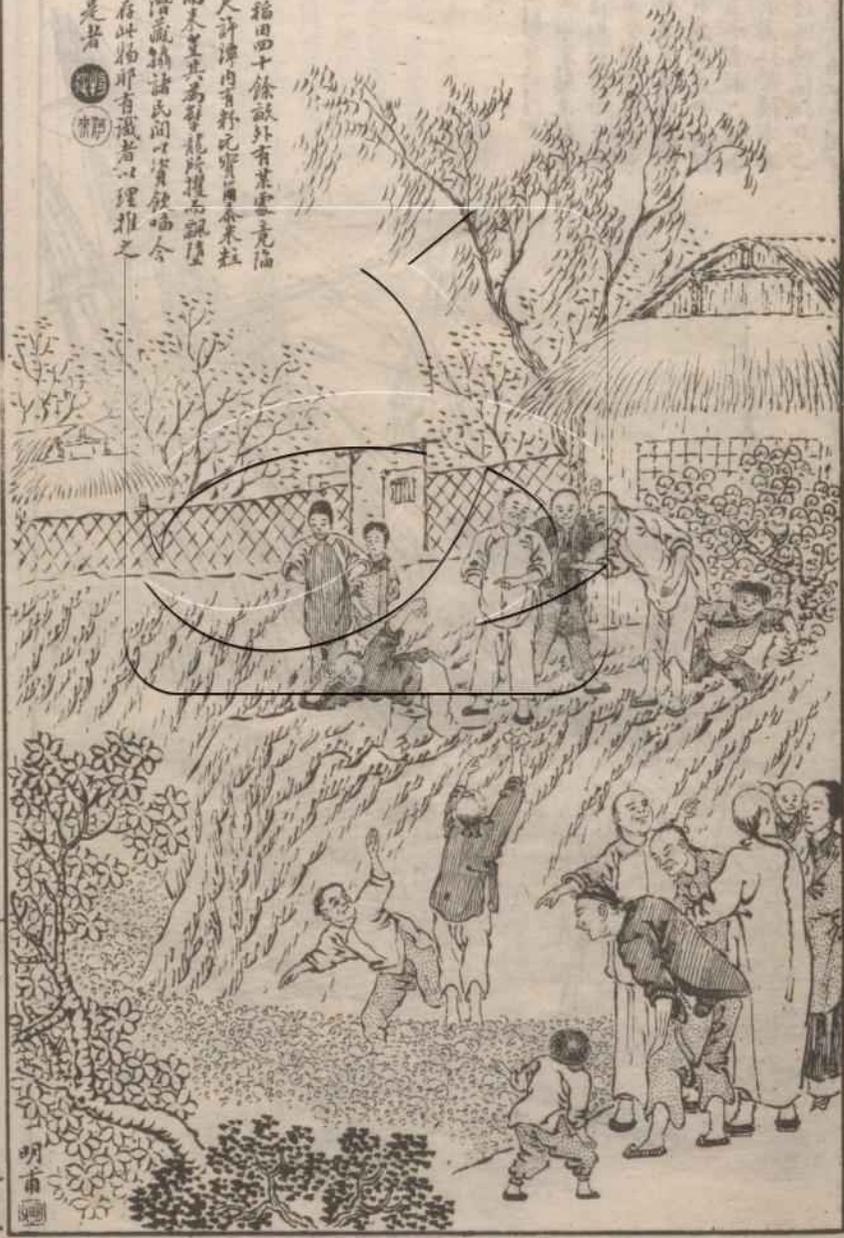
有某甲者病僅
臥道旁口流涎沫
令其妻指為中途中
絕廣其妻亦謂息
焉自此其類狂言
不休謂我將死於路
乃佳數定前何人所救
於致聲言此地先有
一人暴斃也語音時竟
穿然而死其妻有確據為
之控驗以去此甲若當其
許病已有死之心矣不死
何供



明甫

潭陷志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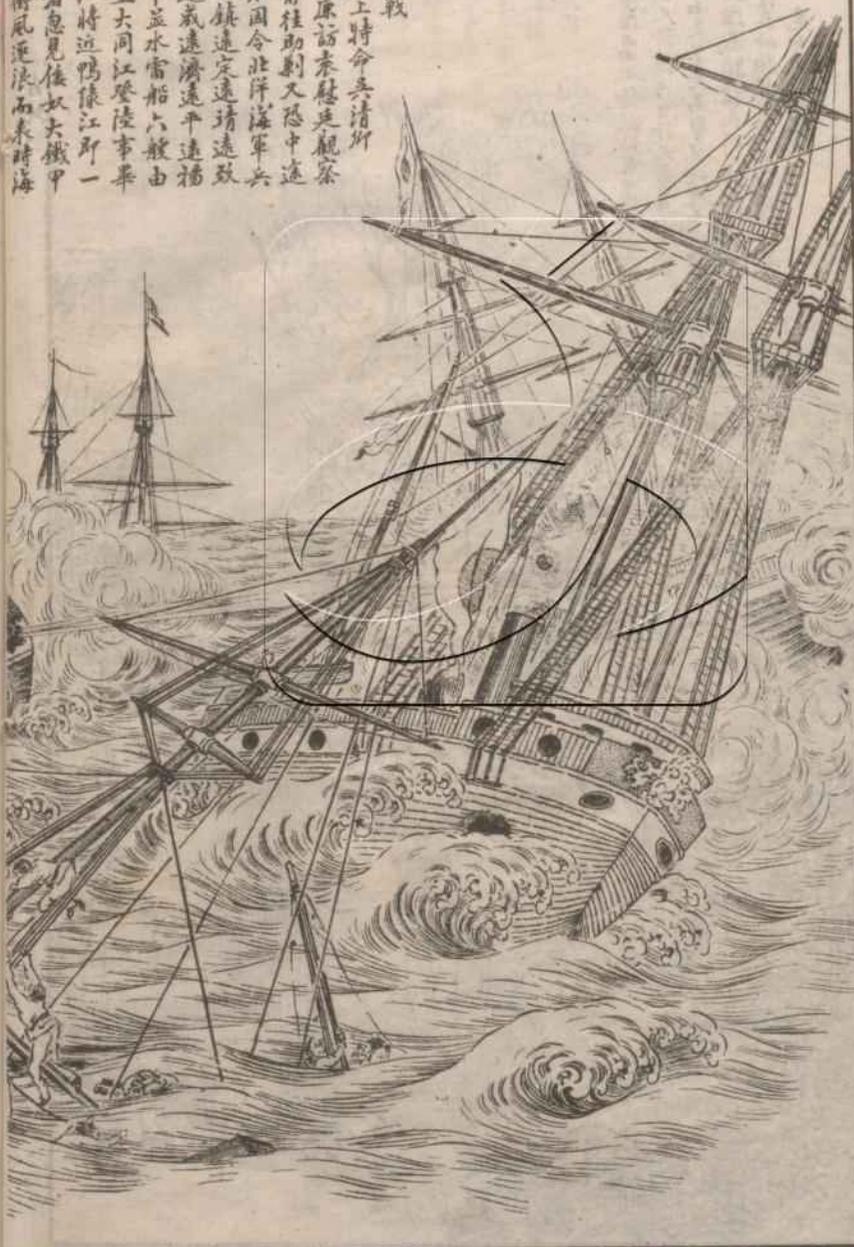
蘇州吳縣鎮
於七月下旬
某夜大雨傾
盆雷聲震
居人洋夢中
寤醒子和寒
死何物次日
查如是晚擊傷稻田四十餘畝外有某處先漏
瓶一潭約深四尺許潭內有許死實無米粒
等物不知從何而來其為龍所掘也說
於此則折有物潛藏諸民間以資飲喻今
已被雷殛死僅在此物所有藏者以理推之
必有能折來一是者



射三

鴨綠江戰勝圖

倭奴擊慶戰
局已成 皇上特命吳清所
中丞周玉山廉訪未慰是觀察
督率陸師前往助剿又恐中途
為倭奴所乘因令北洋海軍兵
船十二艘日鎮遠定遠靖遠致
遠來遠鎗遠威遠濟遠平遠揚
威超勇廣甲並水雷船六艘由
旅順護送至大同江登陸事畢
即出大同江將近鴨綠江即一
名大東港者忽見倭奴大艦中
船十二艘衝風逆浪而來時海



軍正提督丁高延高書共副提
督德員漢納根俱走定遠船工
急杜洪令各船準備迎敵及倭
船炮近定遠雷光開炮擊傷
倭奴最大最堅之船一艘
時十八日正午也我國
兵船除濟遠中
遠威遠三艘並
水雷船
六艘另
駐江口獲
衛運兵船之
外實剩八艘而軍地天知各注
意於提督座船我 國致遠船斃
管駕世昌見各船未敢取勝開足
機噐撞沉倭艦一艘致為倭軍所
圍其林君永升所帶之徑遠船同
時沉下倭奴兵勢已全我軍更奮
百一十倍直至傍晚五點鐘共擊沉
倭船四艘傷三艘餘皆散北而逃
倭奴死七艘船傷者更不計其數
証不足而伸 天討而快人心也我



亮節可風

福州將軍希賢自係
 師秉性忠貞持躬謹
 飭淮任以未愛惜軍
 士整頓操防車以政
 聲燦人有目潤人士
 咸稱道之秋間忽患
 沉痾極力籌海防所
 夕麻服運致不起同
 寅痛悼之餘檢其行
 篋仍兩袖清風裝難
 成珍乃代為料理始
 克成事其清介有如
 此者內寵二人惟為
 此無出其二子均立



何元復

襁褓係第三如夫人
 所生馬氏賦性溫淑
 尤得侯帥歡款自侯
 帥薨後哀痛迫切願
 以身殉竟絕食七日
 禱告雲前吞金竟死
 幸旁人知覺兩早立
 為灌救一面勸慰再
 三搯以紙人一具代
 殉始稍進飲食吁志
 節若此亦可嘉矣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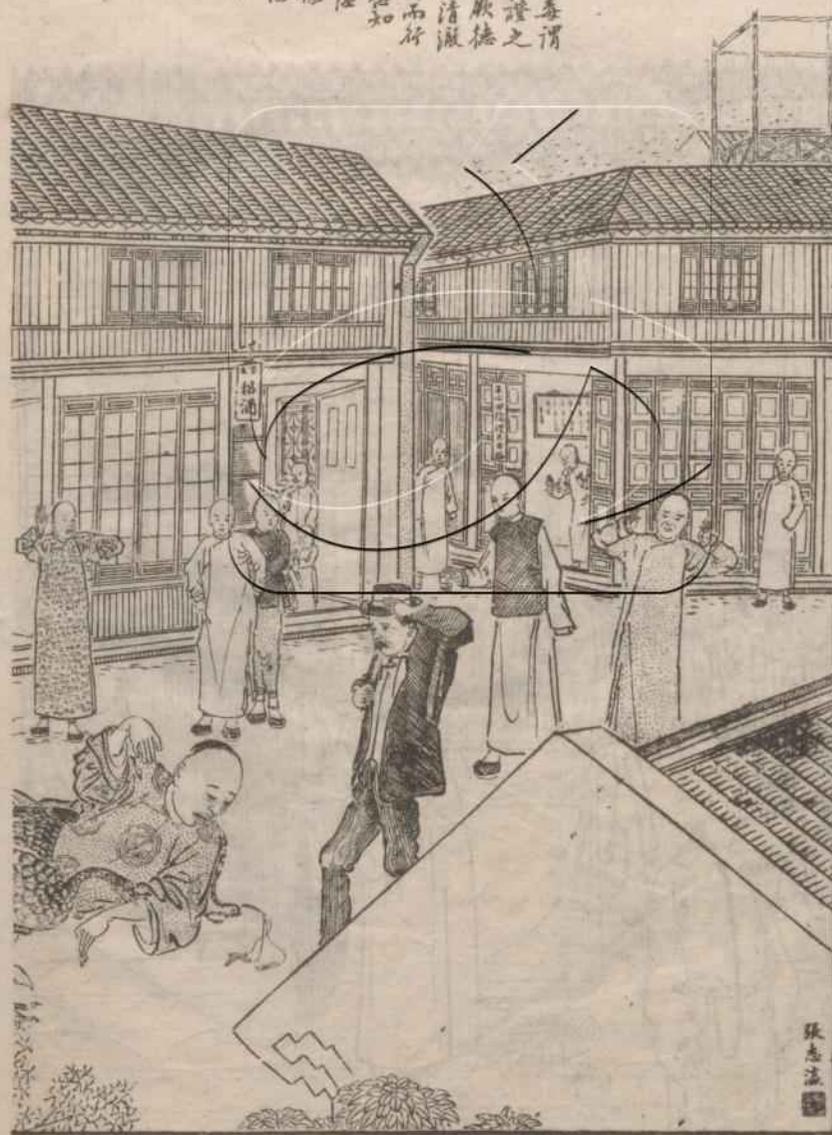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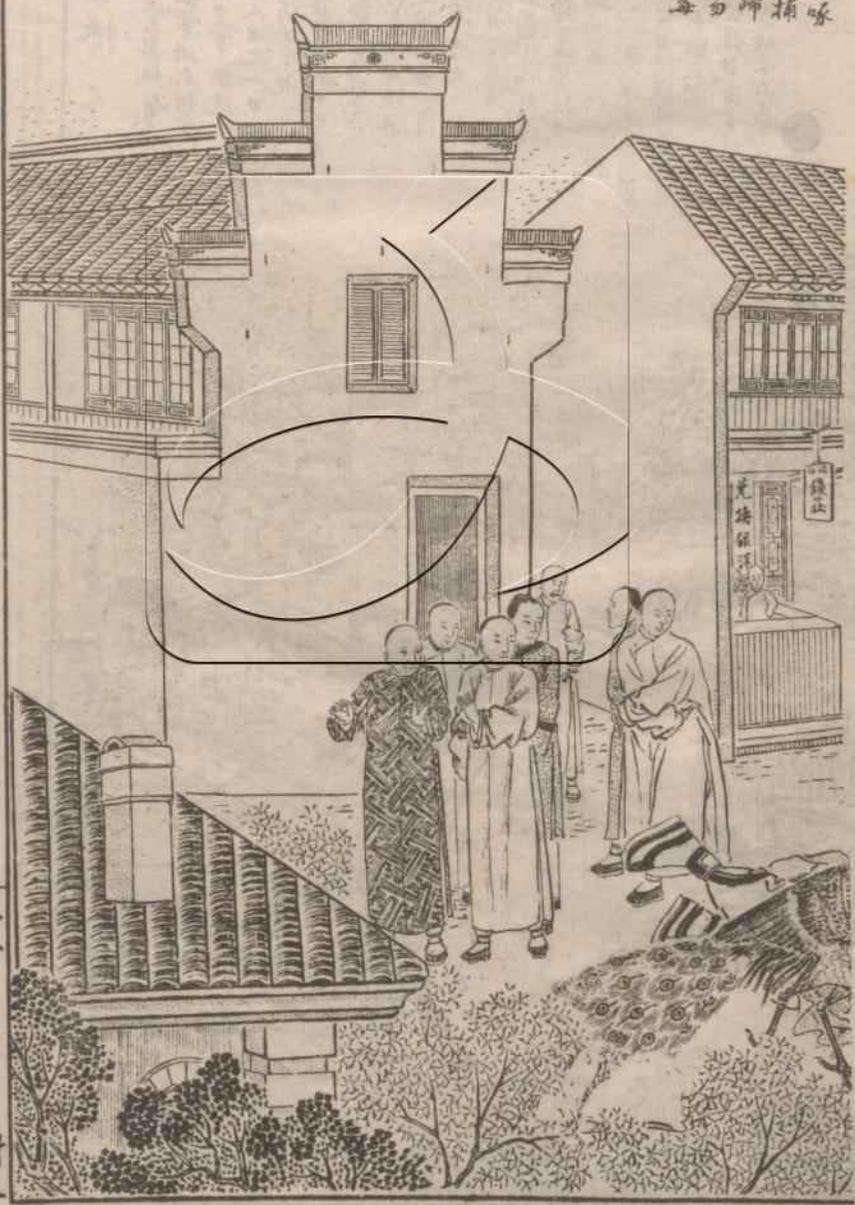
射三

孔雀傷人

孔雀出西域又名越鳥身毒謂之摩由羅以今印度之音譯之固不相遠也古人稱孔雀厥德有九類就端正一也聲音清徹二也行步翔舞三也知時而行四也飲食知節五也常念知足六也不分數八也少淫九也是固其家禽之五德不相侔矣其性最忌忌嫉自矜其尾遇婦女之衣服麗都者必翹其尾共之相競競逐而啄之故地球場有一孔雀羽箭甚巨通體圖文五色相繞為箭適有土人僕某弱冠光華鮮衣華服道



徑於此孔雀道而啄之侯不知避且欲捕之遂被傷肘矣而啼彼文采風流者慎勿動其志心而致違毒口也



化蛙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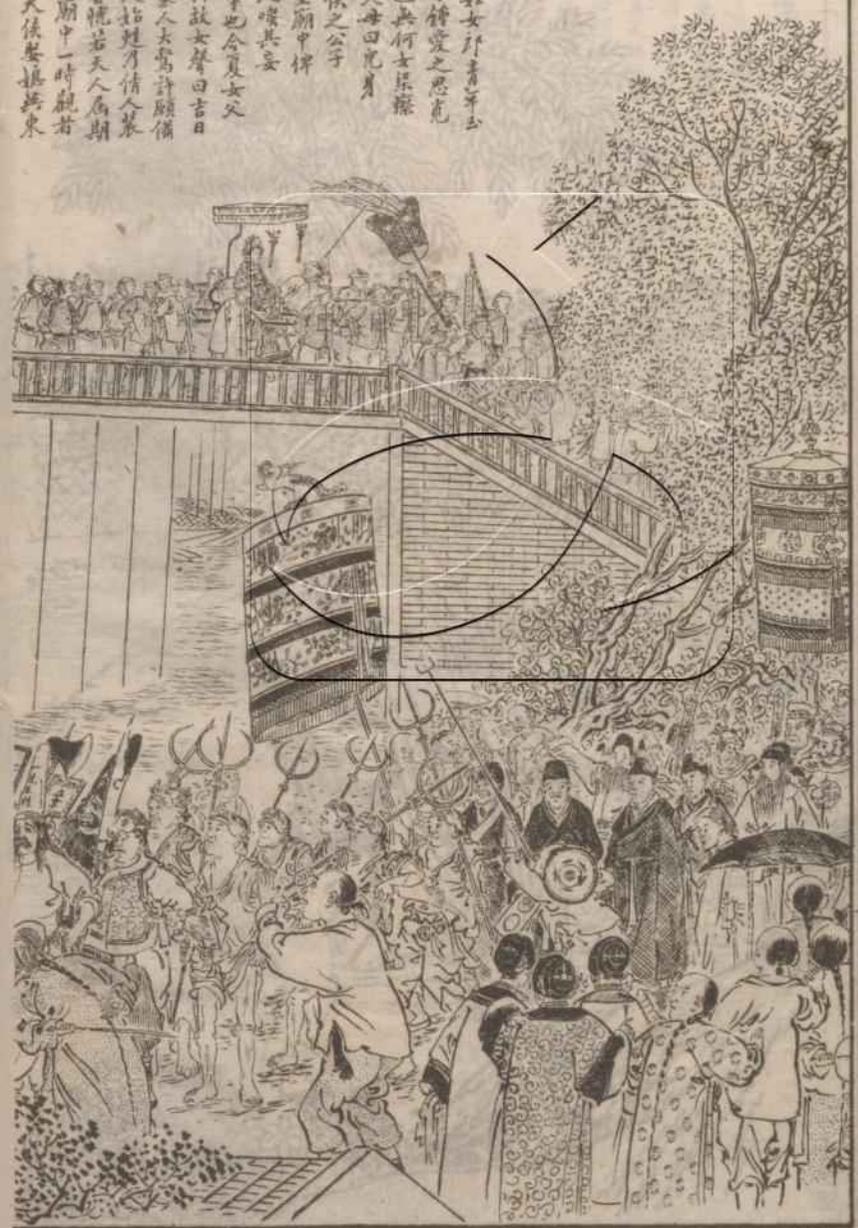
青山人曾某年逾不惑販貨營
 生、平好善不茹葷酒尤惜字
 紙暇則為人說因果事概混、
 不倦鄉里因以善人目之一日
 天正融熱院門口渴下床吸茗
 暗中摸索似被蜂螫痛不可忍
 燈下看亮無踪影情醫視之皆
 曰是中蛇毒不可救藥曾急甚
 對家人誓曰果是蛇傷吾死法
 必化為蛙共蛇相逐汝等可助
 余一臂之力言終日瞑曾有一
 弟充當果營健兒聞信馳歸
 見兄將死為之飲注安厝法連
 俗三日覆山之例將家人共請塚
 旁忽見常山君一條長道竟大盤旋
 踏舞弄一青蛙若目跳躍不離蛇右
 如龍戲珠若若步惟先言怒道心起
 急抽佩刀致沛公誅白帝子故事舉
 手一揮蛇即中斷蛙亦不見其去矣



何元俊

鬼姻緣

松野東門外某姓女年十五
貌丰儀天賦父母鍾愛之恩
來床枕婿木末也無何士居
疾漸致不起謂父母曰兒身
當配西嶽廟攝保之公子
死後可塑像送至廟中俾
蓮侶隨之樂家人嗜其妄
未之信時去年事也今夏女
母患霍亂死於地作故女聲曰
將臨像今安在家人大驚許願
掘以掃鬼像二人始覺乃情人
一女偶眉目如畫恍若天人屆
期導以執事送入廟中一時觀者
相謂曰今日此天侯娶其女



門外某是親家像某附木何
其榮也特不知其詞題矣
某勢之徒其亦亦先
候門弟相叩賀者耶或
謂楊侯子去年曾立請
江王施相公案下習醫令
某拉得此乘龍所使疾病
相侵當亦可以無虞矣此
說也清為某姓解嘲何如



命一毛

蘇垣有富室某翁年逾半
百息生一子及滿月賀客
滿堂客有善相者過視座
客無一不喜人至翁子始
大贊曰此兒富貴雙全將
來不可限量予胸有一毛
當拔去之不致其翁家多
不利無以翁善鑒愛堅執
不肯遂後其子漸長食必
膏粱衣必文錦任意揮霍
視銀錢如糞土翁屢阻之
不聽遂以愛故亦無如何
迨後禍由產百畝畝之以



債賭債翁知之怒不可遏
主呼其子至前褫其衣傳
諸庭柱行將台責息見胸
際一无因恍然曰吾悔不
聽相者之言至有今日令
拔去之詎其子竟固死孔受
風而死翁哭之恸現竟鬱
成心疾終日如醉如痴書
空咄一見之者咸相其嘆
惜云爾



學徒惡劇

常郡西門外地名南河沿所居臨河舍
後幽曠荒家累：僅樵獲可通往米某
館所設帳其間生徒五六人皆弱冠少
年一日師回家諸弟子釀飲法飲漏三
下月色甚朗乘興進橋望亂墳俄橫路
起活泡一人曰此中多怪虎在橋檢之
聞而前見一墳後有穴大可徑人探之
得棺蓋倚土中空無骸象曰此必死已
他適於是強有力者數人將蓋出誌之
樹洞而各像刻樹妙以洞木焚一毛人
自西木入穴即出隈豈回顧至樹下身
雖欲上高不得登極樹長噴其聲衣樹
毛髮皆墜天明始倒地橋不敢下野入
野生徒皆不見尋至樹上得之
各加履焚其屍



長心



妾傳凶信

本在甲子科鄉試有常熟某生
 經理賓興等款携銀至金陵備寓
 洞神宮道院自謂大構主極極自
 如當餘領時每名勒扣洋一元雖清
 議弗願也諸生聞之不服有諸者頓
 生一計潛以病殘等詞發報知其
 家其妻知之悲恸欲絕隨學士志赴
 白下弄喪及至道院詢問情由適院中
 所寓者皆已入場道士見其狀亦不
 汪淨健如詢厥由來聲相極其直
 至某生出場始知為諸生所弄連
 呼恨不絕想自此慘案所入
 破耗良多當自悔多此一舉
 矣哉諸生之惡作劇
 不亦過乎



全桂

古木孕鵲

邑上沿鎮地名固林有古木大數圍
 其且枯矣忽為風拔土人劈為折度
 中空一穴狀如木樛有二鵲依其中一
 雌一雄羽毛青碧可愛能通尋常習見
 之物每鵲約重十一二兩雖不飲香飛鳴
 而精潔自若穴無煙孔可以
 出入蓋木自孕也一跌漢
 擊而棄之不朽腐其
 時願者效曰此必
 精氣為物也木
 枯而精氣凝結
 必有用處慎當
 時不知於惜可



西員受賀

德員漢內報向主其洋休軍有年主為李
傅相器重自任人等拜我商船漢君洞
水進生回津候用傅知其才委以副提
督之任仍令督率海軍東回丁高楚合保護
兵赴高八月十八日遇倭於鴨綠江漢君率
將士調度有方頓使向之畏縮不前若奮
用命逆河擊沉倭船四艘奏凱而回身雖受
傷厥功甚偉華人之仰之如景星鳳以洋艦手
采為奇洋紳商情尤愛戴爰情名手若
賀辭一編如馮漢君戰績以銘其功且請天
津縣李將實女台同齋賀辭至海軍副提
督公館中照例胡酒賀辭謝助華戰
勝各情通華漢君德澤再三始行措辭受
賀隨設筵款待各官仲長久始別是後
也漢者謂為我華劍典故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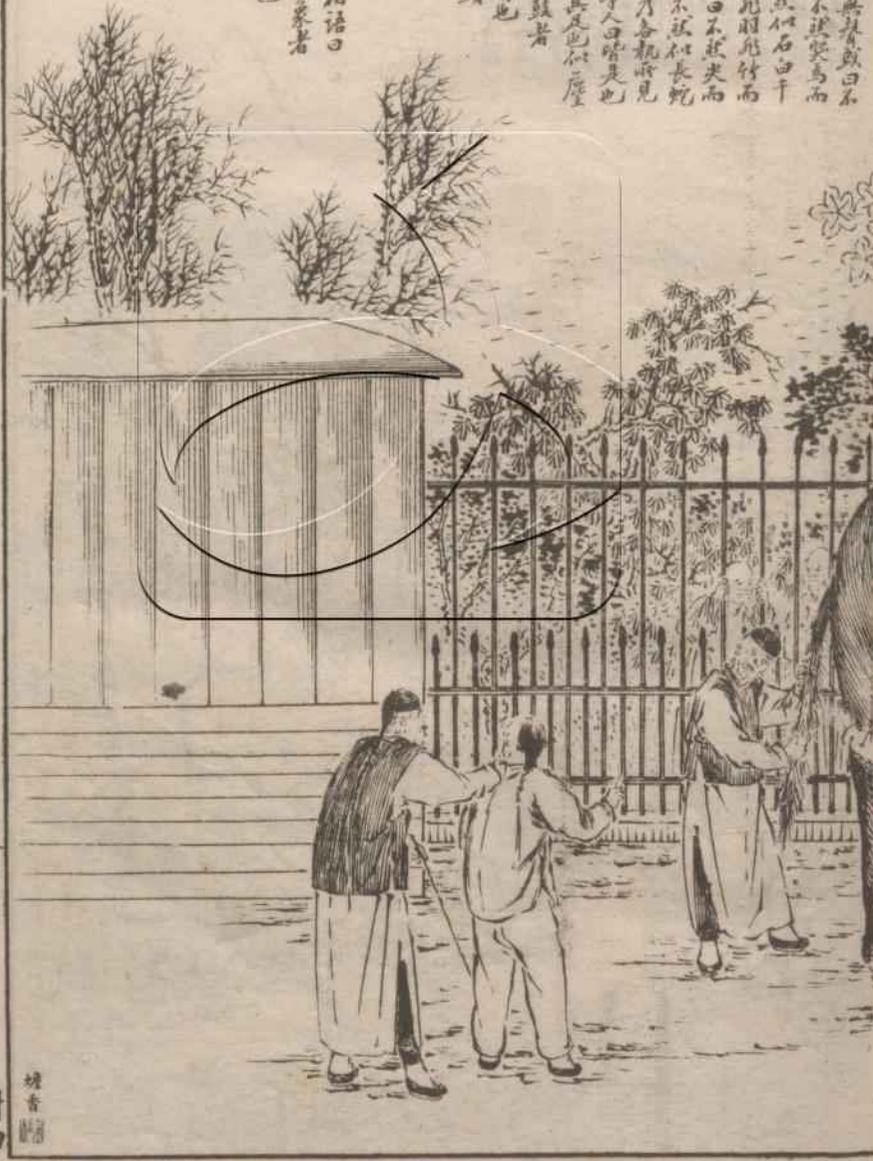


瞽人說象

西域某國有一象形體甚巨國王畜之於虎園國中瞽者爭欲識其狀乃遊人導之入象園狹之以牙或得其足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腹或頭或得其首或得其鼻或狀相者截河其狀厚替相率而對曰請言其似物焉似鐵鼎似屋柱或曰不其似屋几可以排屋其中有骨為似木之有枝或曰不其

所才具有容似石鼓而無其狀或曰不其堅而實似牆壁或曰不其堅而高似高山之頂或曰不其似石白干夫不其牙也或曰不其似形形竹而接動生風殆皮肉也或曰不其夫而活似竹筍之出地或曰不其似長蛇之赴壑馬舒卷不定既乃各執所見互相辯問之導人導人曰皆是也談其若意之似屋柱者其尾也似屋其尾也似牆壁者其背也似山頂者其首也似石者其頭也似扇者其耳也似筍之出地及似蛇之赴壑者其牙及鼻也談曰皆是也於是瞽者乃交相語曰得象矣舍而後有不知象者吾輩明以吾之無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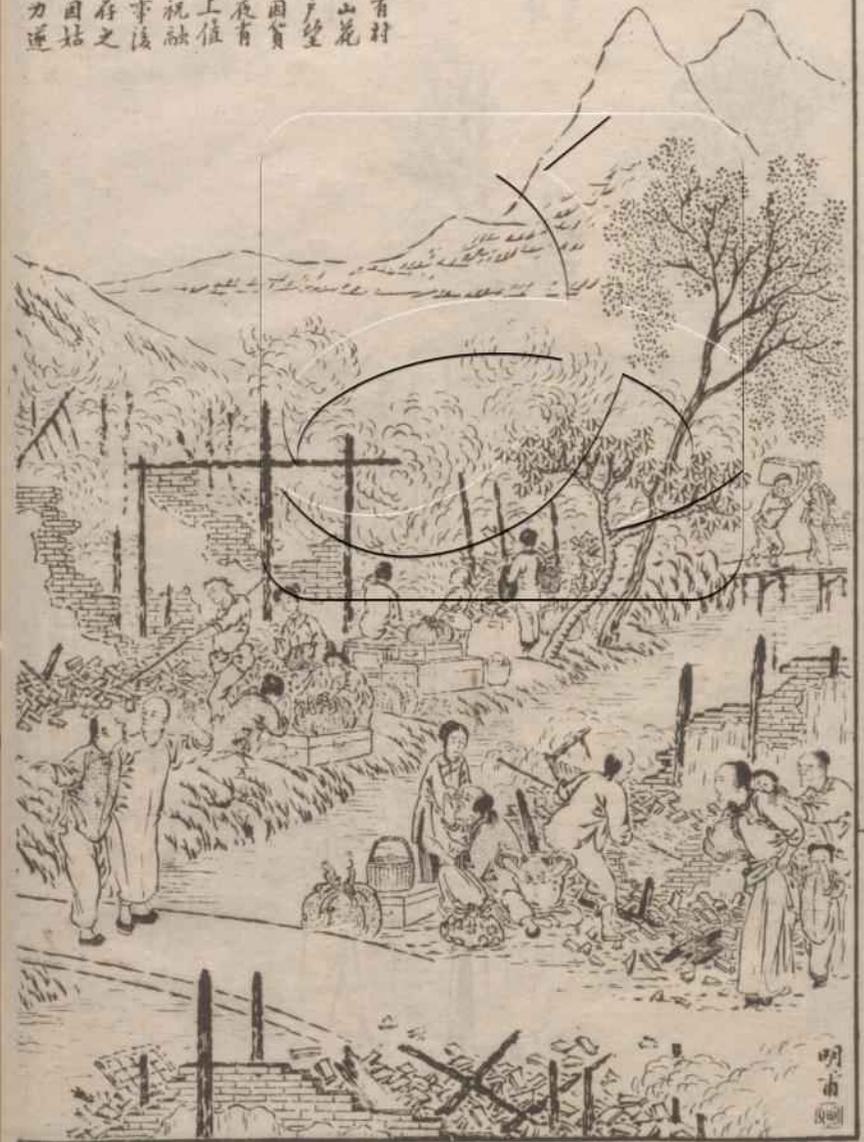
中明



節孝格天

福州南臺泰溪山地方有村
 落馬茅舍竹籬掩映於山花
 野草之中共計九十二戶望
 衡對宇無一陶瓦殆亦因貧
 而然也不意八月初五夜有
 一家脫火燒灰：而上位
 北風狂發不可撥適種祝融
 比飛揚披危書典而最事後
 檢點焚去九十一戶所存之
 家係是兩世孀居其地因姑
 病不可移且亦無人助力逆

誓死相守乃一念之誠天
 已鑒之現主過其地者爭
 相傳述咸以爲孝者之報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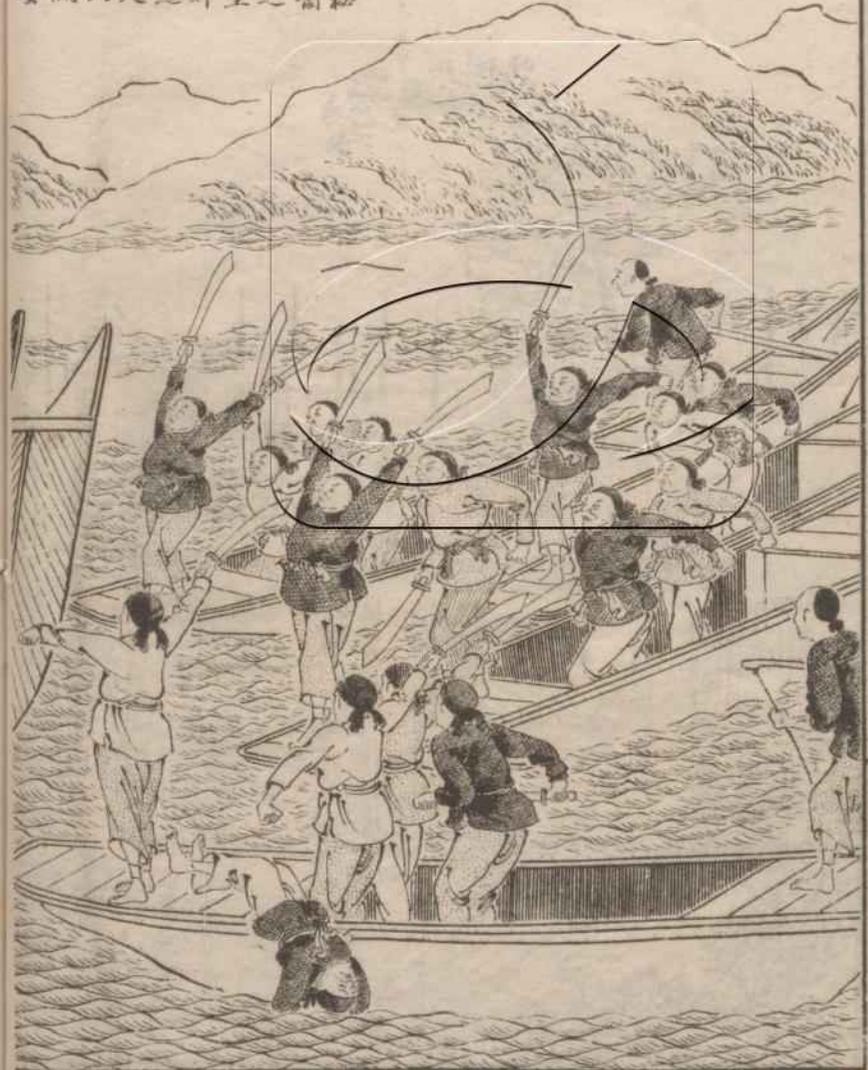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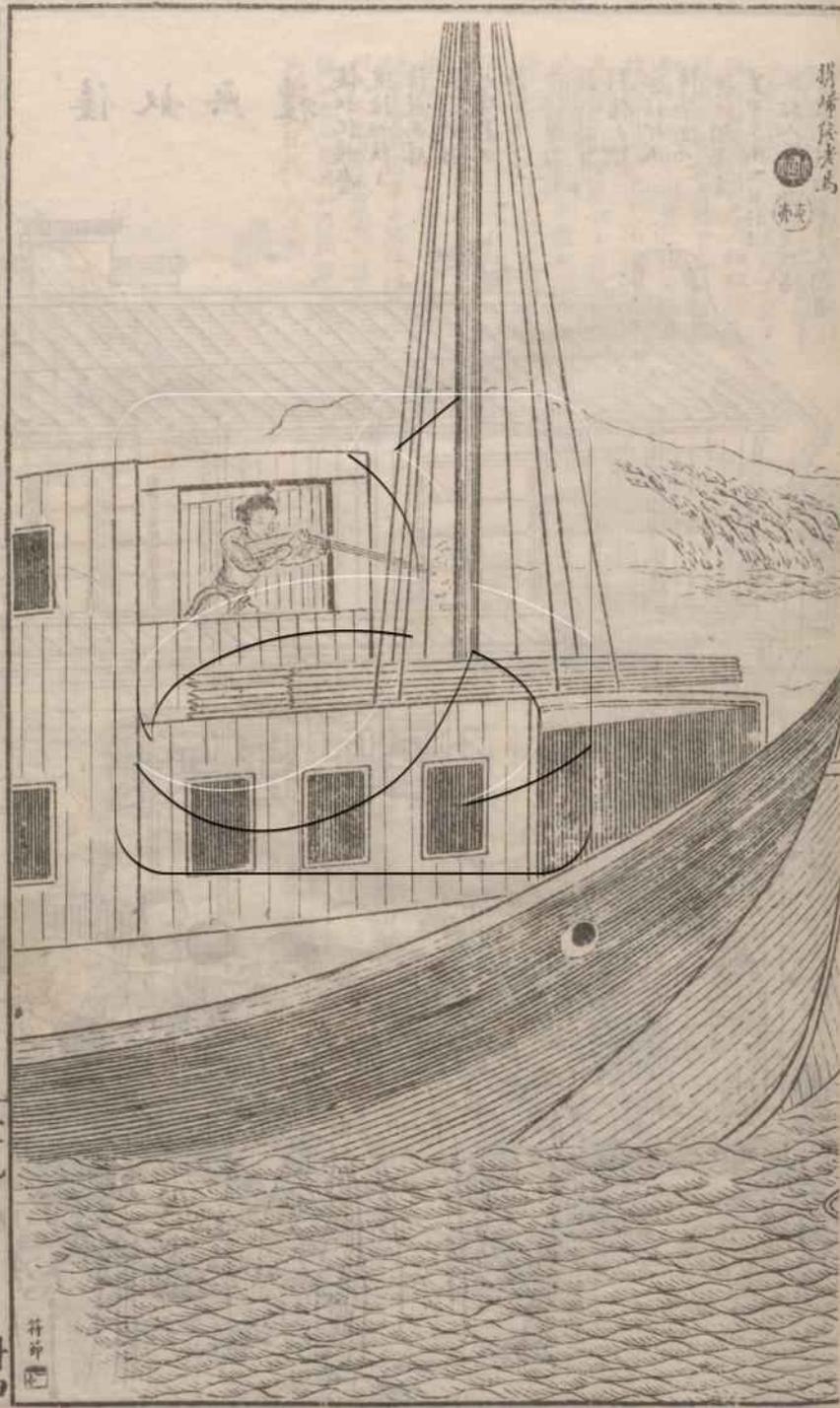
明甫



婢能擊賊

西洋諸國皆習武藝武
 吃氏者俗尚剛猛教精
 者父母榮之鄉黨尊之
 曰牛實地猶華言大好漢
 也武斯一鄉無不樂從故
 不論男女十歲以上即演習
 鎗刀跑舞諸技其刀鎗法有秘
 傳新谷王碧街堂從海至荷蘭
 實一婢掌珠年十七八初未之
 奇也隨往馬辰中途遇賊倉皇
 失措并呼曰來索不敵奈何婢
 曰事已如此當共努力持鎗過
 出守於樓門賊插至主覓數人
 賊相謂曰此間何得有武吃氏
 鎗法婢叱曰我即武吃氏也賊
 懼解舟遁去王感之遂納為妾

新婦與老馬



倭奴無禮

倭奴犯順登
 遺控劫往
 詳嚴為勝
 忌人傳播
 此常技也
 乃前月下旬
 香港某報館
 接得某軍門
 劉侯大校
 電信行成
 傳年進人
 派逆閱者有
 某甲在街二且行且
 派路人有持某官印者
 言殺死倭奴數千人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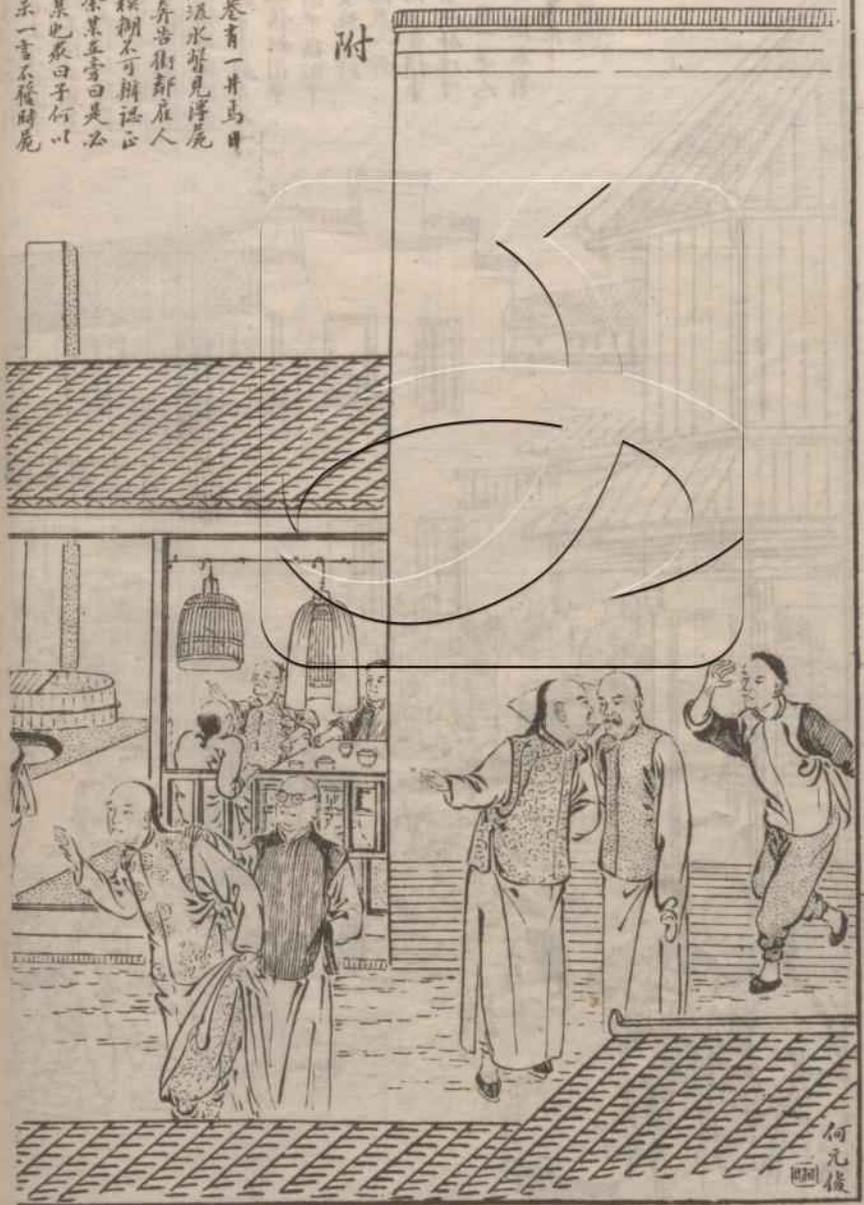
皆其學大矣通者倭奴六人
 過運於甲勒令不許再派甲
 曰吾受主人之使不得不敢豈
 汝所能禁耶因之兩相齟齬
 致用武旁觀者恐甲不能敵欲
 合力相助甲謝曰家諸公威靈
 銘感實深但區區倭奴斯非吾
 之對手請公等袖手旁觀各為
 不勝相助未晚也倭奴聞甲
 語畏情不可逼問甲痛詆甲
 淫密鎮定奉死交施三將
 六倭奴擊於地求入齊
 聲嗚求倭奴大慚回告領事
 領事責其滋事不共仲理吁
 以六人之眾不敵我一華人
 倭奴之無用以此乃猶敢窮
 兵騎武抗我 天戈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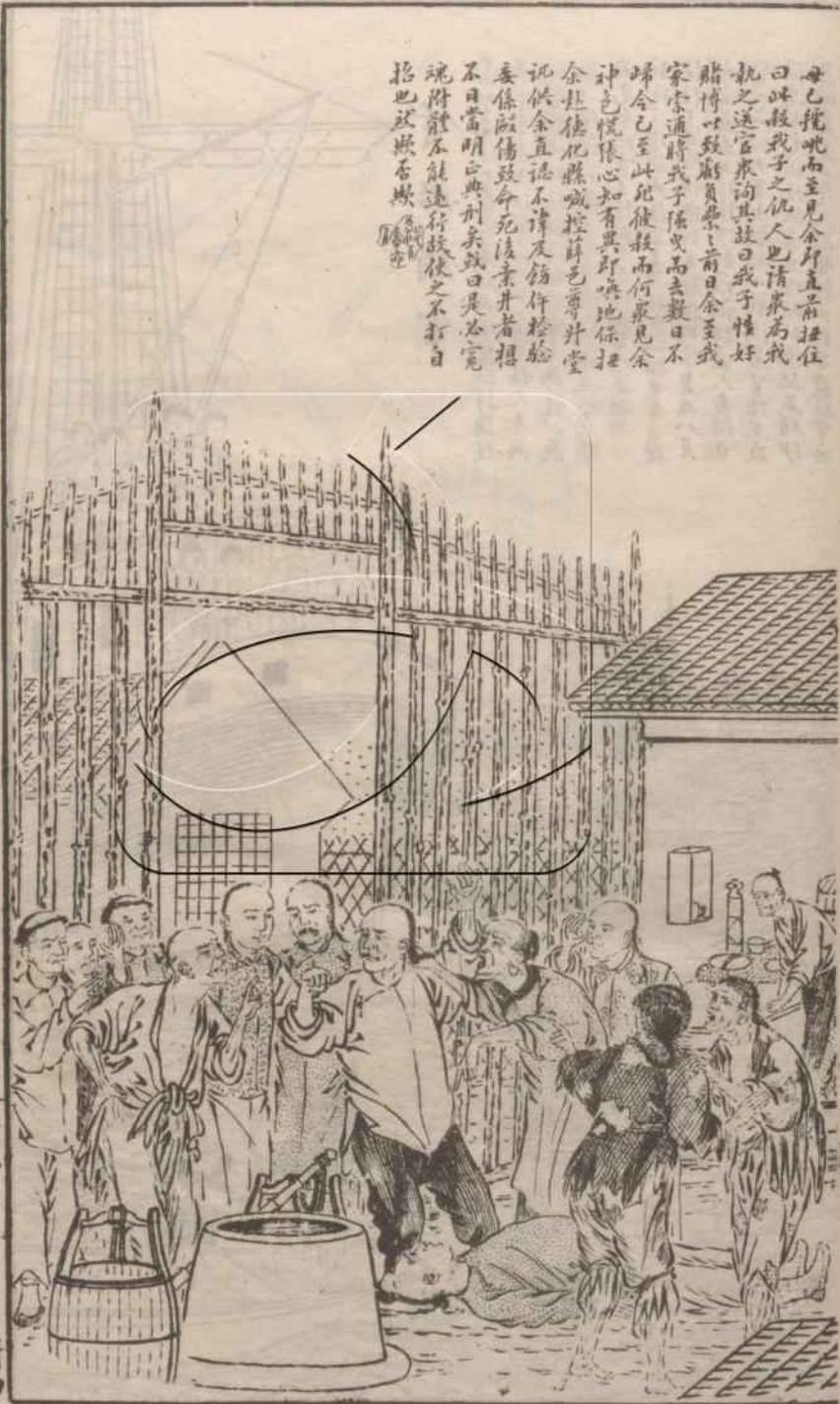
冤魂附體

九江城內毛家巷有一井馬日
 者有某甲投汲汲水瞥見浮屍
 一具疑極而疏奔告街鄰在人
 撈起則已面目模糊不可辨証正
 驚訝間有流氓余某至言曰是必
 八旬布屠夫高某也某曰子何以
 知之余曰昨日某一言不獲時屍

母已攪此而空見余即羞前扭住
 曰此殺我子之仇人也清衆為我
 執之送官求詢其故曰我子性好
 賭博以致虧負累日前余至我
 家索通時我子強與而去數日不
 歸余已至此地彼殺而何眾見余
 神色恍惚心知有異即喚地保扭
 余赴德化縣喊控詳邑尊升堂
 訊供余直認不諱及飭伴檢驗
 委係毆傷致命死法素非者想
 不日當明正典刑矣某曰是必冤
 魂附體不能遠行故使之不打白
 招也汝欺否歟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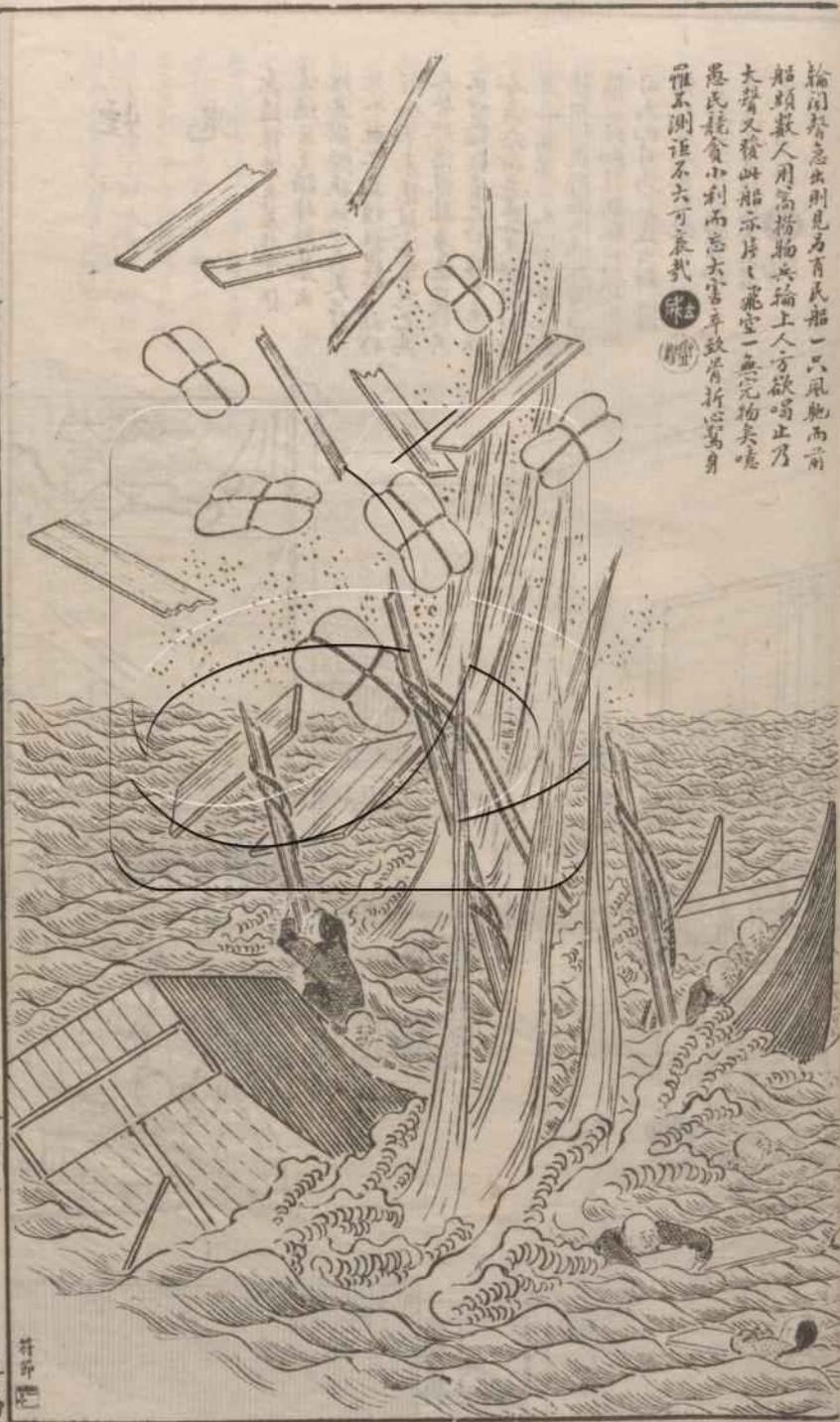


貨船觸雷

崇明南境之崇寶石頭而沙捕江洋海賊
巨水中為大江第一門戶今夏倭人弄兵
江督劉峴帥飭設浮磁水雷多具復以兵
輪以防倭奴偷渡又恐愚民不慎致觸危機
因先令地方官張貼告示曉諭各商船不許
駛近可謂慮周海客無不以此聞船隻多會便
披往官險特進致有觸磁致壞者為八月
初全義泰五枝桅沙船惟禍物罷人吉爾日
實心無何又有大船一艘滿載貨物果夜
偷渡聞元關稅故意熄燈暗行漸抵石頭沙
忽聞齊震一聲人船皆倒四散幸能駐守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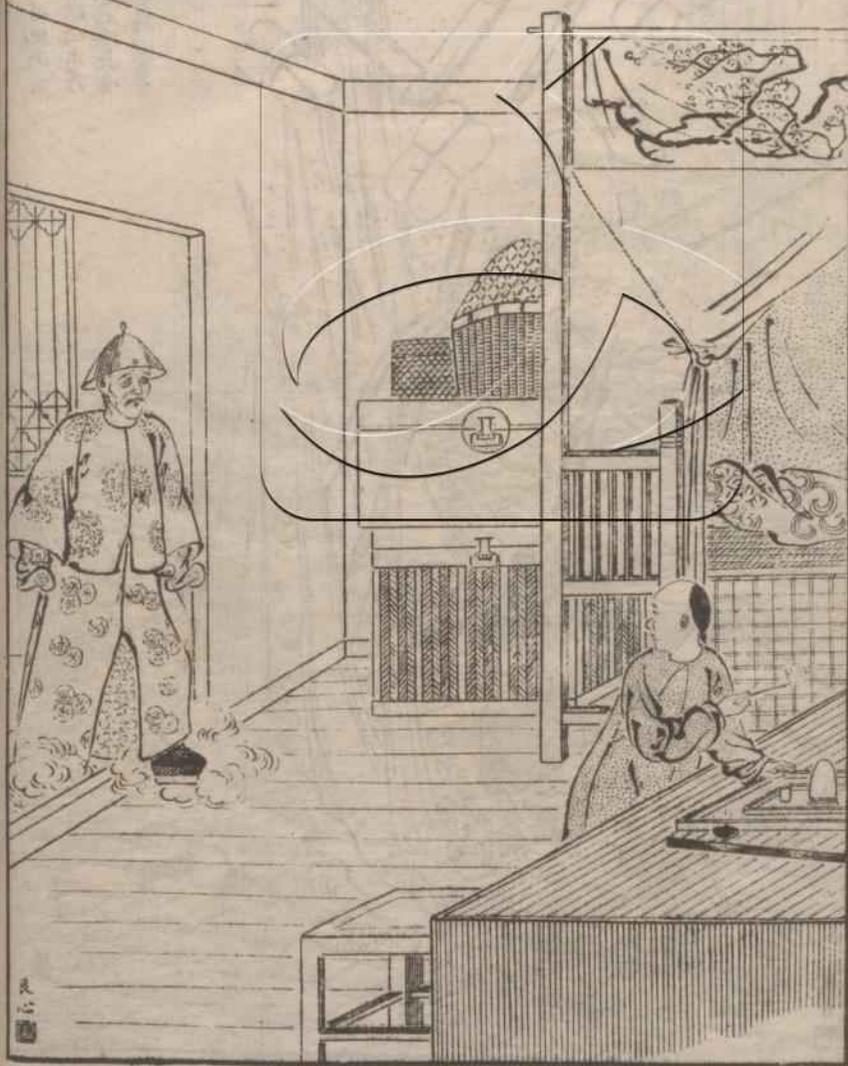


輪聞警急出則見乃有民船一只風馳而前
船頭數人用高揚物兵輪上人方欲喝止乃
大聲又發此船亦片一飛空一無完物夫嗚
愚民競貪小利而忘大害平政官折心身身
惟不測誰不六可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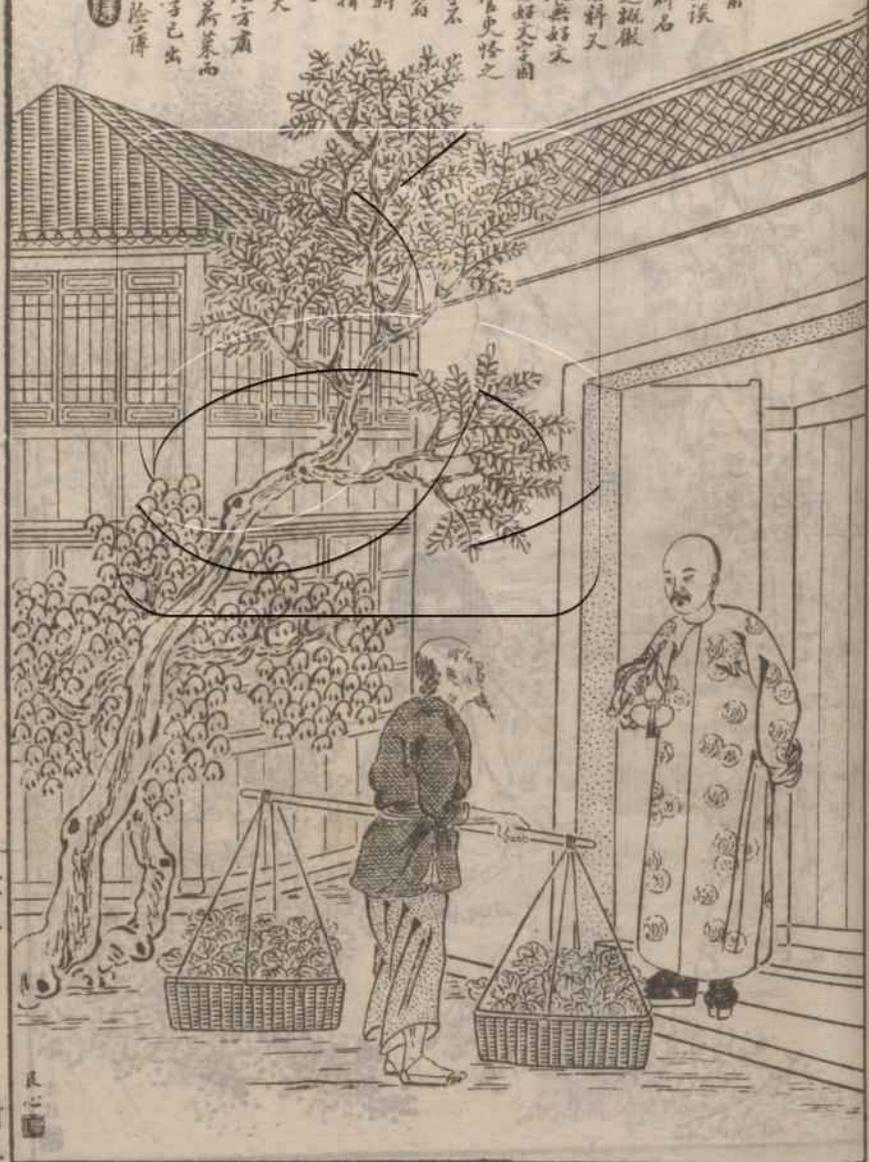
煙 鬼

長隨張某出差北平張
 嗜鴉片下榻時解裝出
 煙其煙燈欲吸一大夫帶
 其入祖水品項短襟窄袖
 行人裝束張疑其官過之其
 人登牀志吸徐步去張候其
 出呼僮僕責之曰店中各位
 各房奈何導客未獲備曰令
 日止寓君一人並未着他
 張曰頃我冠而入吸煙者誰耶
 備極細語狀貌曰此南河某
 司馬也司馬亦或出都止此
 煙院令人飛騎赴水高懸
 買待一日不至懸發而卒
 并後遇有張煙其至者
 常出通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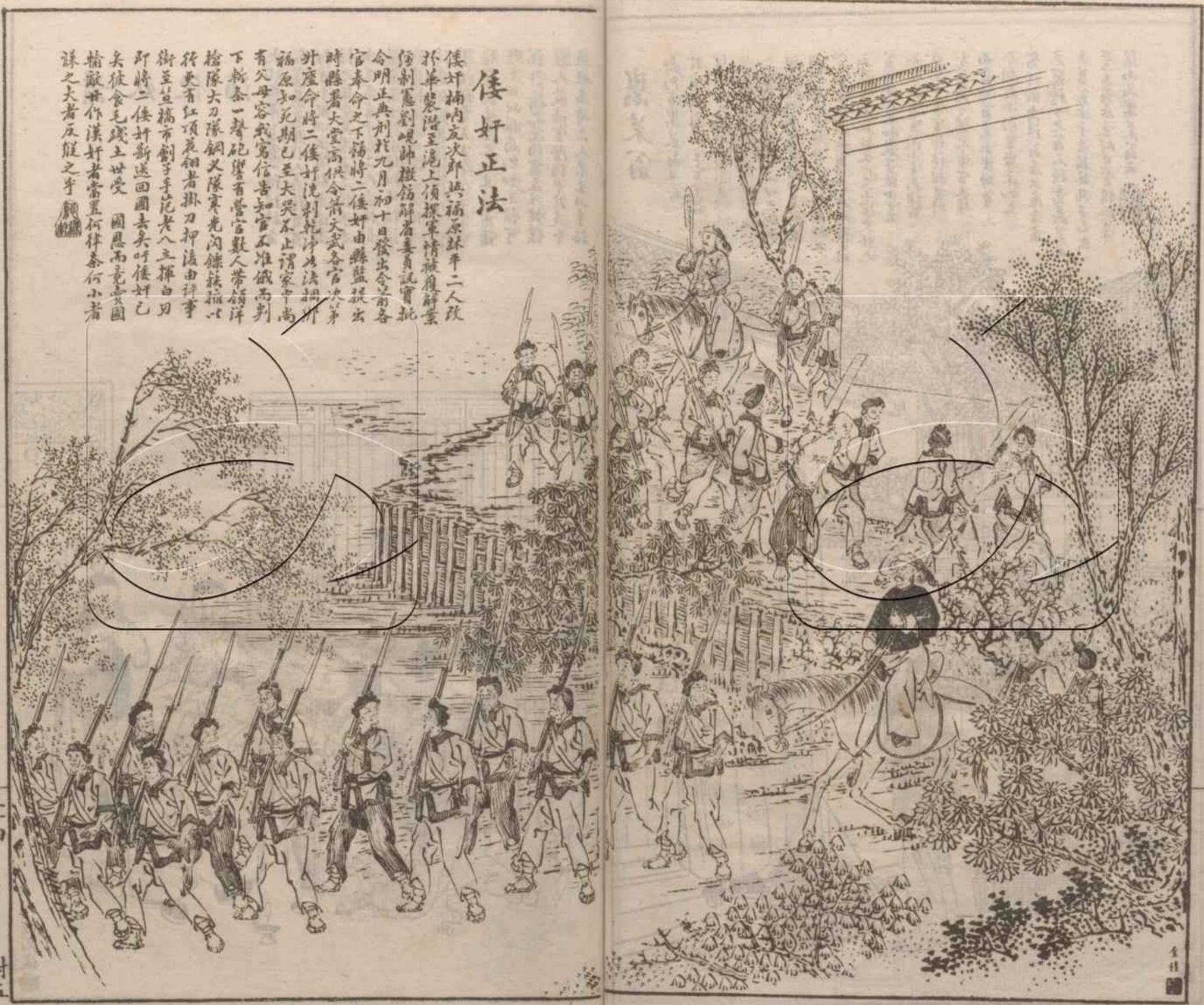
蓮菜公府

都門有蓮菜公府曰
 於市往來某京官官前
 習習日久相習悉謂五相談
 論前見某京官博取科名
 某京軒亦有不可一世之概
 問曰清問明公貴科曰某科又
 問何題曰某題曰文科題無好文
 字京官怪其妄言曰能無好文官
 主試者未取好文官京官史怪之
 曰曰小人不知教子故也京官不
 知術文京官問小子為誰前
 曰某京官京官詳語指其科
 京官聽之陳之京官長稱
 而前曰京官竟太老時生
 今副科小門生座主也夫
 驚訝慙慙清翁居上座方肅
 衣冠紳士之類不願竟為某而
 去蓋翁亦予昔翰林其子已出
 學蓋翁居京師見官情險薄
 隱而為某某京官云



倭奸正法

倭奸捕內定次郎與福原平二人改
於華裝潛至滬上偵探軍情被獲解臺
偵刺憲劉峴帥檄飭解者委員訊實批
令明正典刑於九月初十日發出令前各
官奉命之下將倭奸由縣監提出
時縣署大堂高供令前文武各官決身
升座命將二倭奸洗剝乾淨以法刑
福原知死期已至大哭不止謂家中尚
有父母容我寫信告知官不准俄而判
下斬泰一替此寶者營官數人帶鎗洋
槍隊大刀隊銅叉隊實光閃鏢旗福
行更有紅頂長翎者掛刀押法由詳事
衙至堂橋市創子手比老入三揮白刃
即將二倭奸斬送回國去矣吁倭奸已
矣徒食毛踐土世受 國恩而竟賣國
輸敵作漢奸者當置何律泰何小者
誅之大者反能之乎 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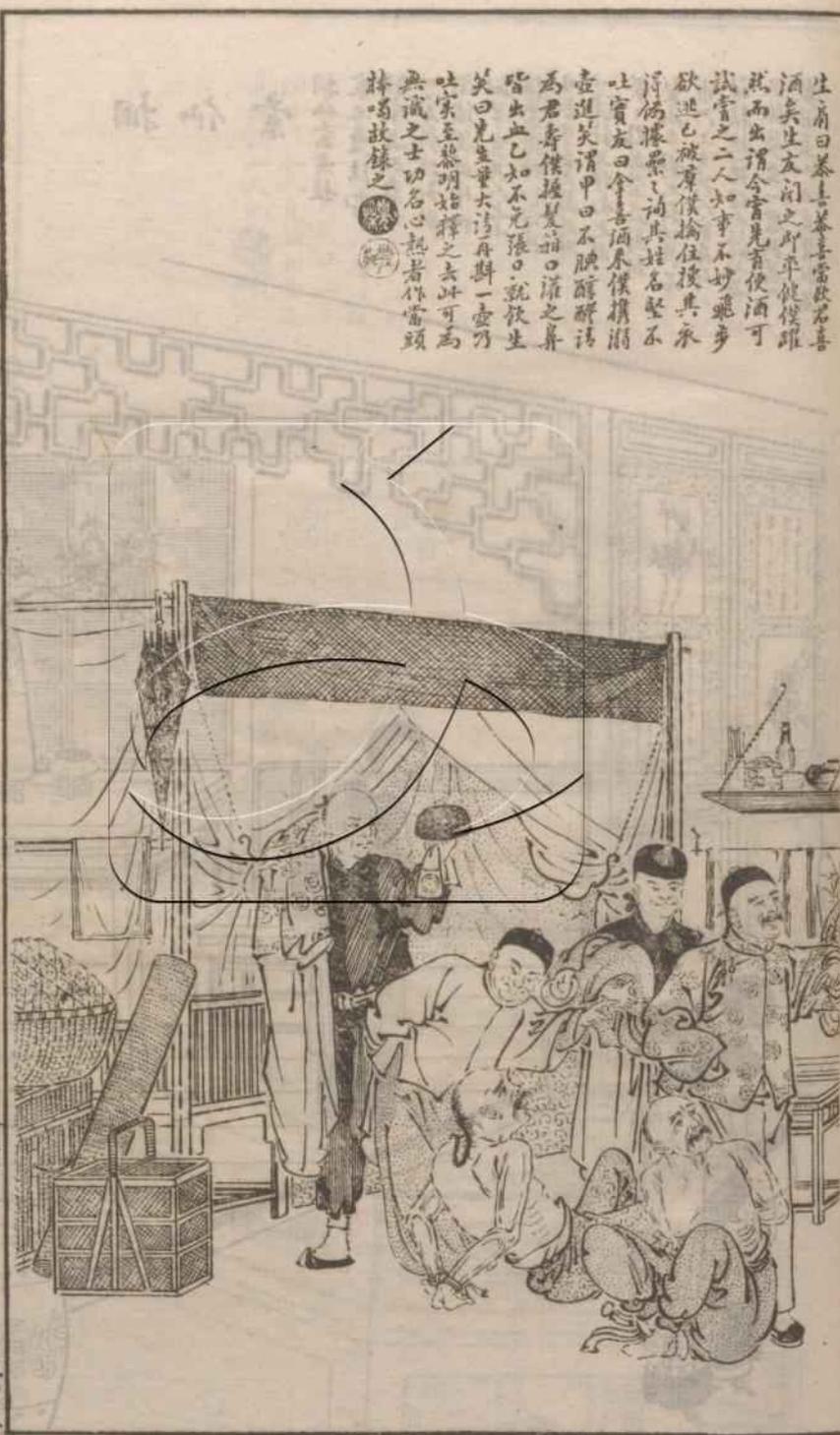
請飲便酒

大比之年每有一種棍徒自稱藩署吏房代人在檢賣存經子小肥四出買騙與識者信之無受其愚無所控者亦在某省有甲乙二人承極都麗見某生於茶肆相共接談如舊相識次日至生寓私以傳通聞前善語流傳天苑亂墜謂祇費五百金便可晉分錢家矣生怒之以其語商諸師曰此騙局也如不信可就計擒之遂約密友及健僕數人藏諸空階約中於夜分過付屆時二人果至以手拍

生肩曰甚喜甚喜當飲若喜酒矣生文謂之即平能僕躍然而出謂今宵先有便酒可試嘗之二人知事不妙飛步欲逃已被厚僕擒住投其衣行偽據票一油其姓名堅不吐實友曰今喜酒奉僕携酒壺進笑謂甲曰不腆醉醉法為君壽僕復笑指口灌之并皆出血已知不允張口就彼生笑曰先生量太清再斟一壺乃吐案至熟明始釋之去此可為無識之士切名心熱者作雷頭棒喝故錄之



何元俊



三十五

射五

相仙索

相仙索者技家之靈法也
 技家每欲靈慧一容齊沐打妝閉繡閨閣淨地掘筆畫其人之小像畧得神似訪其生辰甲子同結於壁以繡針七股釘之因焚一盞香茶夜靜披髮高步對之拜呼其名甫六七日其人家居所神振魂蕩淫念絕心每夕極夢至一處携美人聚首至十日火坐臥不

甯必欲得其人而後已漢陽某技書善此術一日某公子偕某生至園分然自持不苛言笑者見摩挲亦鮮所當意公子潛謂極書曰若能指致此人吾當以三百金脫法指極書笑而諾之是夜即潛行此術而餘生果情不自禁適與公子訪艷而未時院中聲技書出迎近生稱嬌之皆能意中人更問其他乃出技書見之竟為神奪固止宿焉技書即夢中所見者也公子遂出其指以授書師之生知之笑曰仙可相才乃仙人自相相索之真能相仙人也



鴿戲

嚴公子蜀人也家富於財生平好鴿者善種必羅致之一時為晉之坤星晉之鶴秀野之版蟻梁之翻純趙之諸矣及輒頭點子大白黑石大嬌雀花狗眼夜遊粗觀之類無不畢備公子尤喜養金鴿亦甚馴馴誠公子養教之飛則飛教之鳴則鳴教之睡則睡久之則隨意指揮無不曲盡其妙公子大喜每值良辰佳節必邀親友觀之其鴿五色俱備燦若雲錦者立地上層樓者已時若有集階上作鶴舞者者兩鴿互飛且鳴且鬥每一撲必作幼平若者大其驚延頭而主僕莫不屏定結鴿跳息者



小鴿其項異翎以燕字為滿堂工者俄而公子撮口一呼群鴿盡散或作點水蜻蜓狀或作穿花蝴蝶狀一飛一鳴往來顛倒令人不可思議視反皆滑數而去按此與所稱所託鴿異一事相彷彿大抵天下之物聚於所好者或有不亦安見今人之不為古人哉



巧受苞苴

昔有某制軍性喜苞苴而諱其如深不肯輕受嘗有朝珠一副字於骨董店取價三千而凡有送骨董者獨受此朝珠後骨董店即往受價骨董又將朝珠發出骨董店仍將銀送入一往一還習以為常不知其長何次矣南海某明府心惡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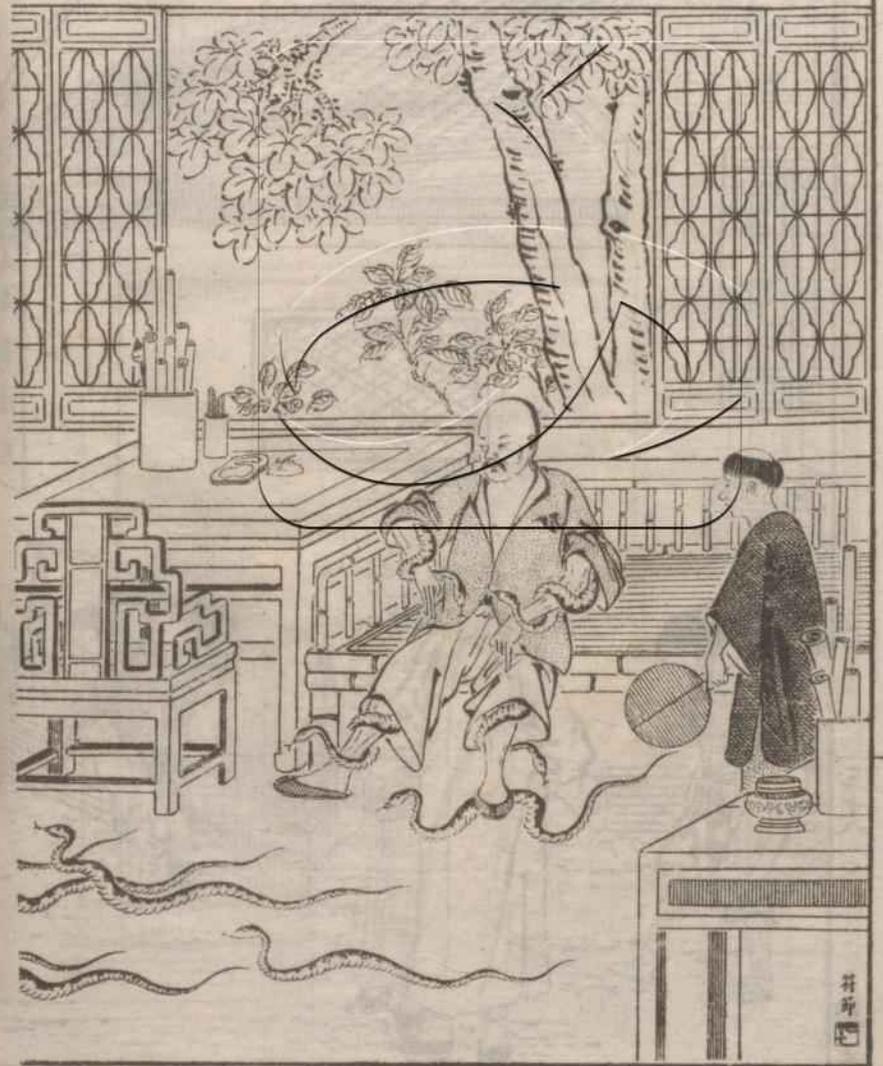
召珠實巧匠數名開至署中往骨董店取其朝珠送骨董禮連夜使巧匠照式製成一副取自造者送往骨董店及骨董受禮以為已物發出該店始知明府仿造不敢隱匿因自出骨董店該骨董店因朝珠實貴願銀不少故某明府戲之也此則孟子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清能巧取財乎



蛇 驅 惡 客

蛇之為物厥性陰毒又
有善捕捉之者有喜玩弄
之者甚有冥兩情之可為
美味者雖其性則有所好
惡激者已謂其知人情不
可逆矣乃更有愈出愈奇
者惟安人周其言者嗜飲
珠珀不羈性最喜養蛇床
第滿湖中無不蜿蜒若由
相害為常其日周其腹而
皆所習者蛇腹際所圍
者蛇亦足插腹中者亦
蛇也否則庸碌欲求深
煩若燒履食不安矣如
有惡宿過訪周侯而厥
之振口一呼蛇全至端

端其毒以成陰以付
就登乘院榻客狂呼大
奔往者若破膽者或
謂近心不之陰惡之徒
領人實財離人骨肉若
皆能居蛇以驅之時以
果亦為之一清矣惜
乎周法之不傳也



符所



賭徒滅父

杭州長山門外鄉人某甲年
甫弱冠好賭如戲一餐雖
鳴萬莫缺飛家者嚴君楚之
井聽也一日盜得阿翁身價
洋銀十圓易服入城與旅
摩狗堂潛赴某茶樓以展骨
頭角勝負孤注一擲幸若無
人不料其父追踪到來去萬
進奴那得如許豪興甲階為
僑華所晒何為不知也者乃
高聲曰僕與汝未識別何
如此風月夜宵散人清典耶
眾無賴漢摩起而和之知而
岸蛙鳴不復能斯一活甲父
氣填胸臆口不能言惟戰牙
焉狗死如而已甲親便抽身

捐洋大踏步而去旁觀者莫
知顧未嘗淫壁上觀連甲父
喘息片時明言其故摩始
恍然於磨輪舌劍竟施
之於生我育我之人也
嗚呼奇矣



何元儀



名妓好施

京畿被水又成災象飢民嗷嗷待哺善賑維艱不意有河東妓家之小海女史所都門籍為狀元一仔者日學流離苦沈惻然於心慨捐三百金交賑亦重事代購米麵妥為散放不書姓名亦不取捐票此其可謂好行其德矣以一妓女而慷慨若此誰謂中閭中無賢者之氣哉彼富紳巨賈而鄙吝性成者對之能無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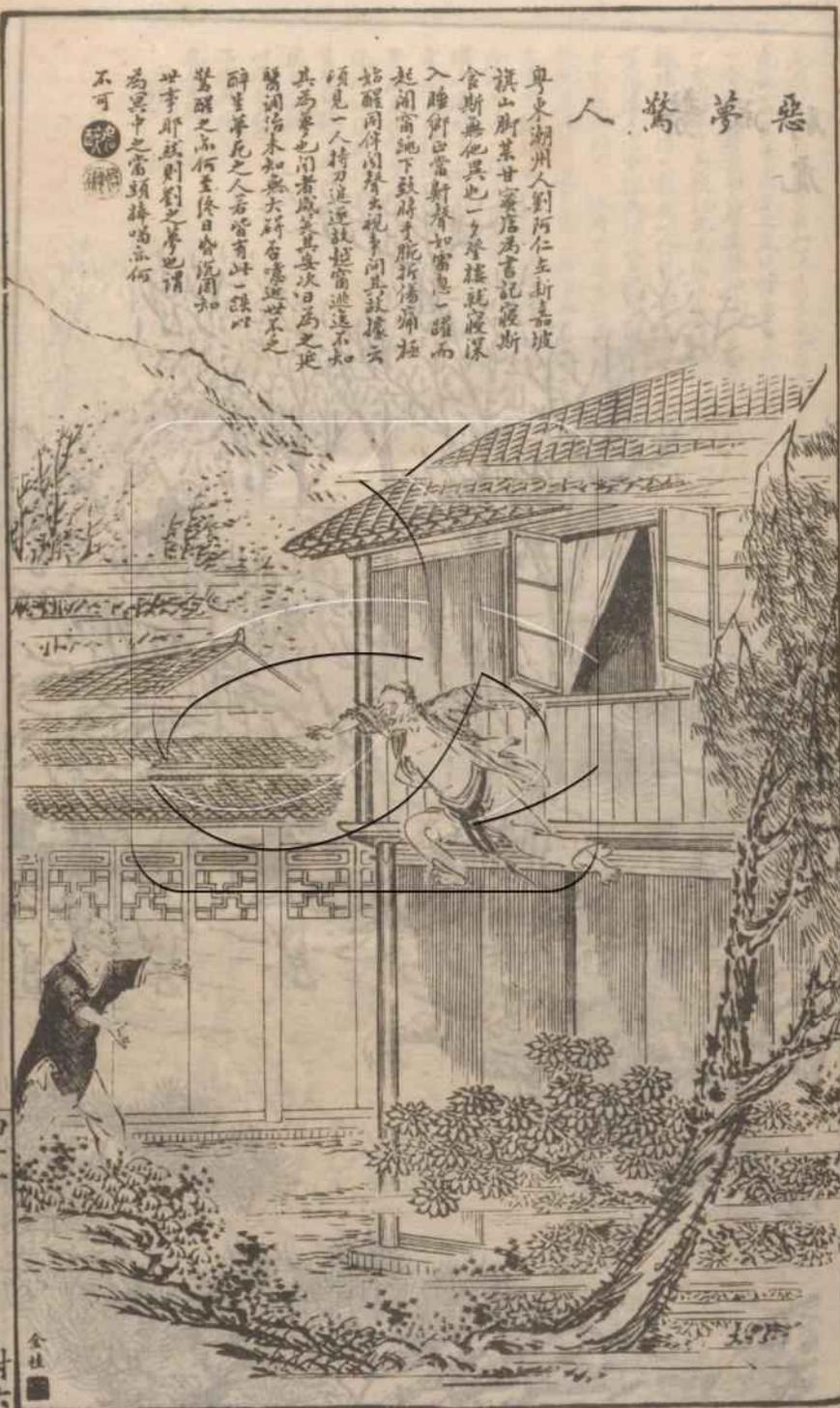
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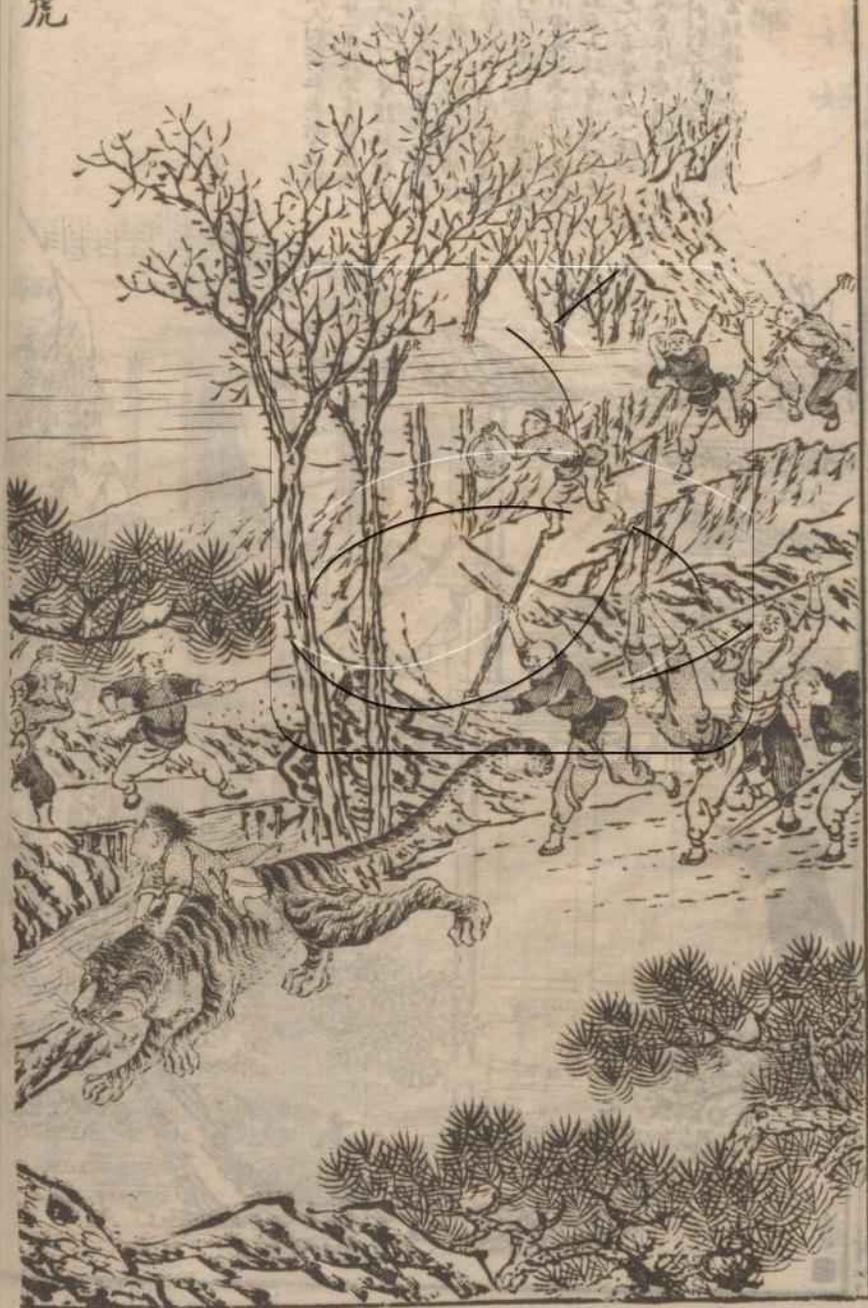
惡夢驚人

粵東潮州人劉河仁在斯嘉坡旗山街某甘蜜店為書記寢斯舍斯無他異也一夕登樓就寢深入睡鄉口常軒脊如雷息一躍而起聞窗地下鼓聲手脫折湯痛極始醒同伴問聲大視事問其故據云頃見一人持刀逆進就窗進遠不知其為夢也問者咸笑其次日為吏吏醫調治未如無大研台嚙世不乏醉生夢死之人若皆有此一談以警醒之亦何至終日昏沉周知世事耶哉則劉之夢也清為冥中之當頭棒喝亦何不可

錄解



勢成騎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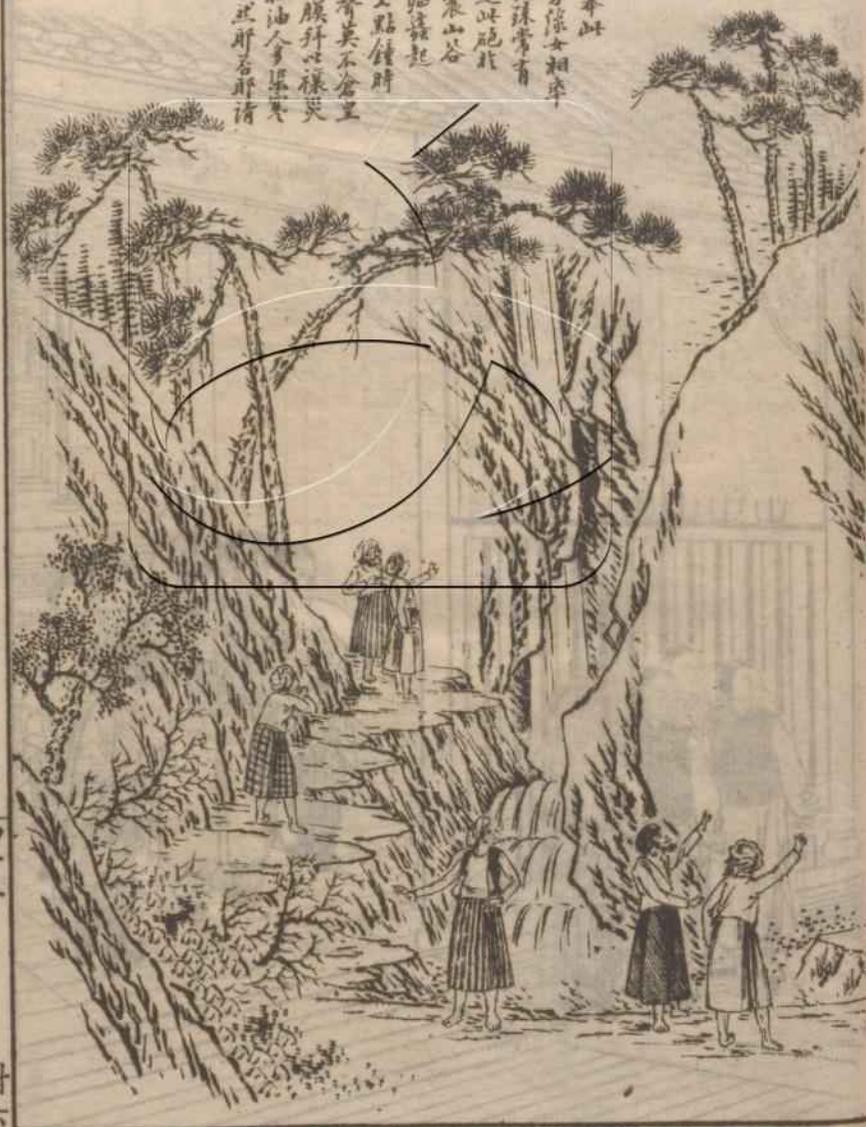


花縣程化之文書深山深谷多虎患日三而有一
 虎伏萊菁中眾逐之虎咆哮出直奔福田通有
 一言鐘於野突聞人聲虎聲相迫而奔急欲避隊
 一大樹株外其類詭虎見樹有人形趨其相觸則而
 賊林章大怖一懸于樹人僅僅于不克不後哈至虎
 習恐連反噬穿其項虎志以背上有八男驚避
 力穿山過洞不一炊時已度千巖萬壑直入
 從化界內封人聞有虎至鼓譟而出見其
 至虎皆能詭詐行持險逆之虎止
 命而逃適一漢當其前
 躍而過時章故墮於岸
 章虎已力竭臨於溪中
 幸被眾人擊斃時章已半
 死以法灌救得度更
 生皇曰餉以虎肉一肘
 虎身數枚
 以為解憂
 且謝其降
 虎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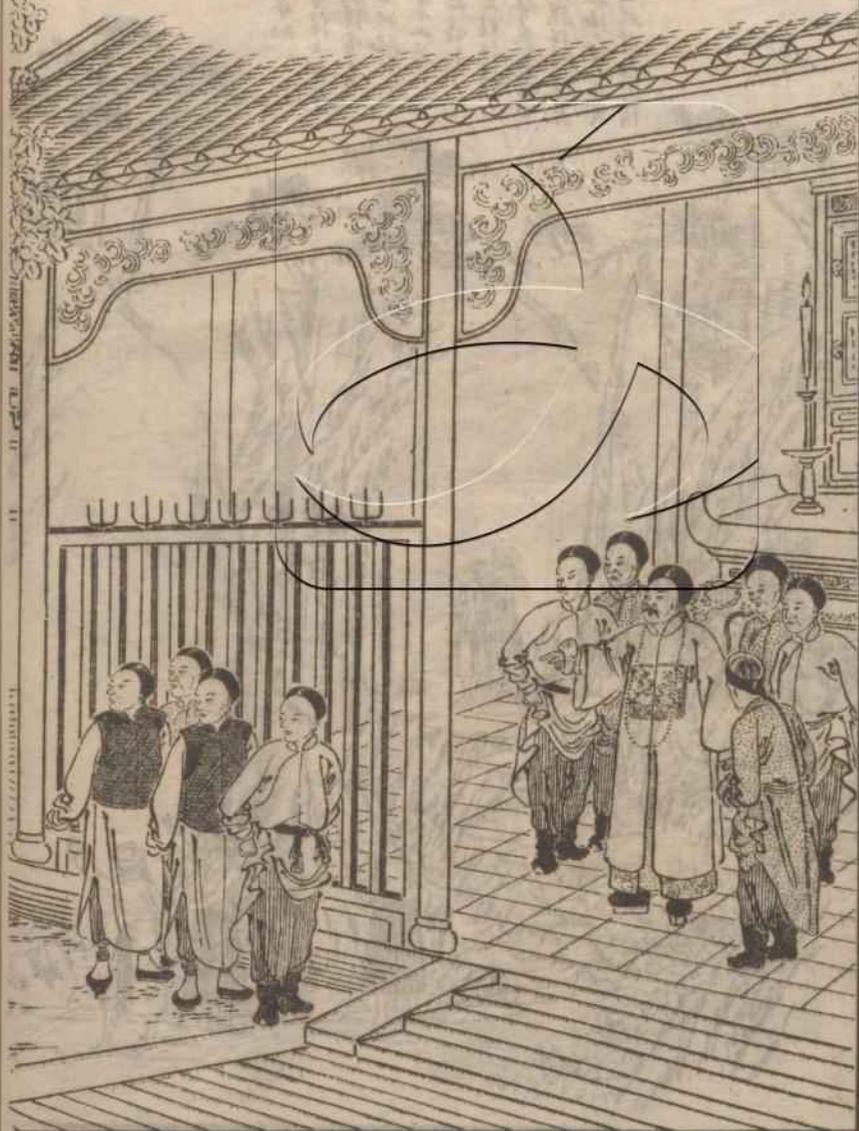
土炮誌奇

新嘉坡元馬巷古
砲一尊係以上將威
長夫餘炮口粗如巨柱
置於巨山最高峰頂相
傳係數百年前神物非風
雨飄飄毫無損壞該處成奉此
砲為神每值禮拜五日紅男綠女相率
至砲前祈禱土人言其神異殊常有
如影隨形且能預報災此因述此砲於
二十年前曾無故發聲時震山谷
居民咸相怖懼未幾即時而止
死也甚哀至八月十五日晚七點鐘時
該地又無故發聲震居民閉聲莫不倉皇
失色有連夜登山至砲前膜拜以禱災
難者証不數日該處之穉粒油人多暴寒
熱之疾日增斃數人今猶未已然則石耶清
以實諸日學者



求 榮 反 辱

某中備素字年逾三十積值甚夥奉命管賬運費財目不識丁倘某官宦燒耀鄉里子一純於學望其成者若渴時有某甲者自稱為學政某友在外拉搖許五百金授文取進伯先期至某莊內看銀封固書主卷據至榜出時文先及期而進皆至文此卷有文出神像正封銀時門外備看銀主與馬駒送十餘人傳呼入縣交齊未此待香驅進間



人化吃 替甚屬 某指子 不及意 呈蒙 錄想 所答 下履 官行 香華 願謂猶道日這一行人摩頭虎身形跡可疑幹的甚事着搜驗之皆服某果得銀包卷據官設座請問各批類數十逆吐實官怒曰私售名器者解過版大千法律收其銀包卷據印將某友鎖去按例究辦某父子文法僧者守銀於文查該某懶惰將贖子私歸漢水百金贖之竟無事法始悟其入學騙者之圖全也已悔之無及矣



冒官伐木

鎮海御前日有某甲僕
從煙林極極而來自稱係官
務委員奉憲封伐樹木每見基
上樹根便以一紙官符高粘其上
鄉人疑阻之甲即語官公署屬聲
斥責謂海防吃緊奉委奉天宜備此
伐木端口汝等敢阻乎爾等敢進以
銀餅所願而之他者陳某者厚里也因言木被
封為私為官不辦其傷其前地商之甲曰爾乃陳
書人自應明理詩云者大之下莫死王之全
孔孟猶教以私計而挽公務則陳曰奉木之利律
書奉公以此木非尋常比也此中不待不辦可見陳
為針庫則因小語之曰汝既跪求中委當從
權辦理姑為勿所可也陳請而決後數日而
事敗陳人告發高事如三司司官何委員
許授衙門事不容起三所錫其拘提則甲
已聞風遠遁相從人猶木書發運納之解
案木如能究出甲之踪詎否



姑嫂成親

英大馬路五雲日昇樓北首某
銀樓主人某甲曾聘某氏女
為室擇吉九月二十日迎娶成
禮像有母舅至角例須親自迎
送遂於十六日前往相迎適值輪
船停班數日未開而地已漲燈
結彩安插妥貼專待為親娘孀女
半相會不期候至黃昏俗舊江
寓信書不傳已由冰上人婉
商坤完後口成婚坤完不允
乃令新府之妹結來男裝
代行交拜之禮遂單入
洞房云有見者謂新府
之妹年有八九齡一長
一短相去懸殊較之京
莊中演巧相像一約得



母相似並近來梨園
中多用幼旦故也此
新府新婦某氏女
已不知若何懊恨矣

曹



射倚人行

射狗狀類狗毛
宋色味如鬼
笑長味張尺
餘意疎字牙
寸許鋒若
針舌芒刺如
蜂針足高蹤
峭伸趾掌大
於人手爪利每扶兒
心腹如刀割甚早晚伺
人屋角及陰僻處俯其首尾
如枯木狀腹行若蛇按捺微動
故至稠人多不覺離嬰孩數丈一
躍便掠去人感訝為鬼怪為某邑鄉
村湖花鼓戲全鼓喧嘩有一人後行
射人立起前兩足搭其肩後行數十
步彼以為同伴者相戲有旋覺有
毛刺其頭且微閉瞳氣回視之
射也蓋此人前有負小兒
行者射者垂涎而見兒



忘其尺播人扇而走青
天向日之下竟使射狼
常道若此居是地者射
無念雖不入境虎且渡
江之長吏所



鬧房肇禍

流成社家澧錢
某家青女及并
前晚贊婿入門雙拜
花燭賀客盈門合卷
畢送入洞房諸親
友喜甚欲釐高鬧
新房之華俗例相
沿了不為怪但見
人叢中歡呼笑語
手舞足蹈若若亂絲
正正典酣時忽聞
女子呼喊聲清脆
人飽驚鴉頭風味
大不干休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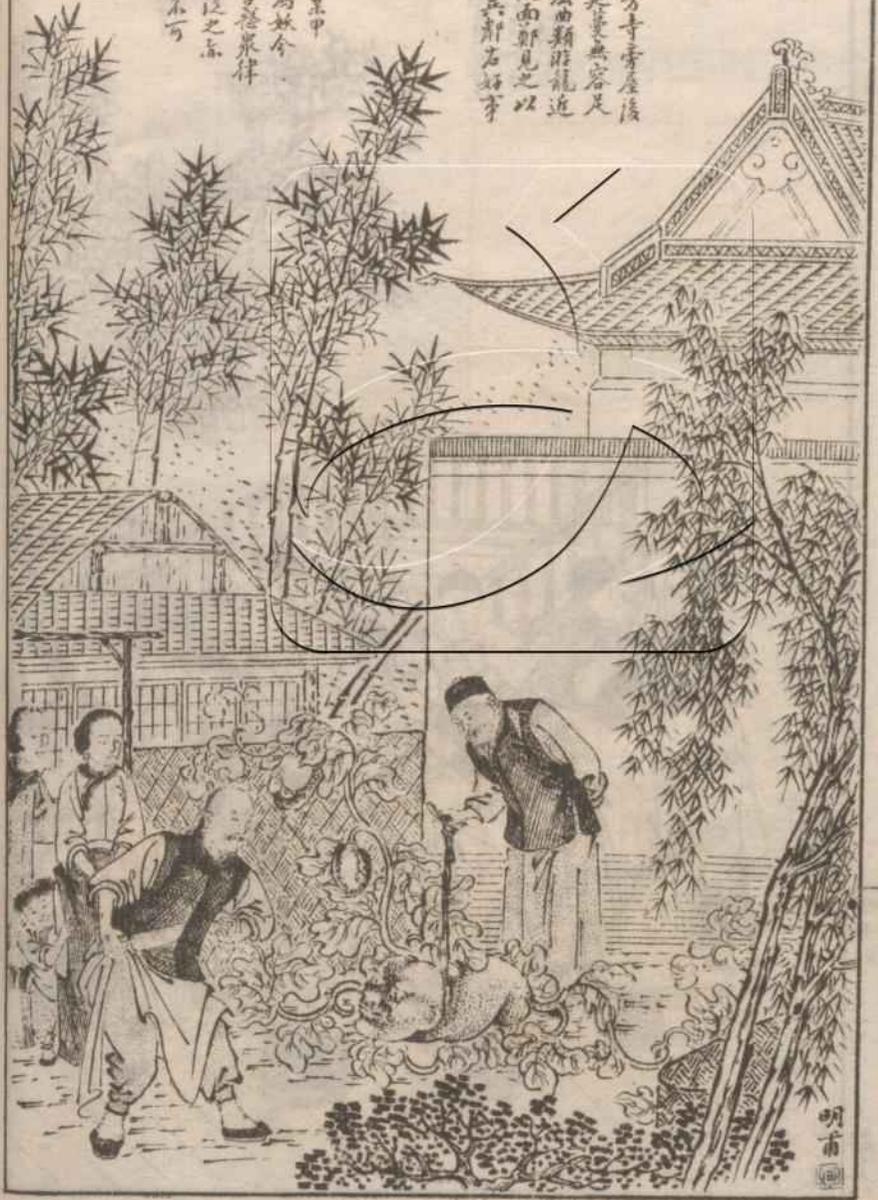


極力勸解始罷
絲事不意此女
同來者共有數
人辭別後僅於道
側身侍唐突之人欲得
而甘心佳其行近伏
兵齊出猛批其頰
兩下均有同伴
逆言做不已女
以被辱難堪遂
躍入河中欲連
湘妃而去幸旁
人赴救得以誑登
彼岸然已眼昏而首重飛道
吳開房之有損無益如是如是



人面灰

江邑代書鄭某住西方寺旁屋後
 隙地數畝通種番瓜其蔓無窮足
 地藤之粗者如大碗瓜而類龍遊
 生一衣帳法畫畧似人面鄭見之
 為預有畢現必有神異鄭左右好
 者漢臣而附會之謂
 是夜每於夜間墜
 取水能飲一桶一時
 鄉人聞風而來祈方
 求嗣安葬有徒投言某中
 出謂鄭曰物反常則為妖今
 若此恐致不祥且妖之惑眾律
 有明條不如所去祈送之志
 無他異鄉人之惑莫不可
 及也



倭王小像

東洋一島國耳其地不過中國
 兩省之大民貧國小素為歐西
 各國所輕乃不知度德量力兵
 連禍倍寇及中邦兩國生靈不
 克同遭塗炭而究其肇之由啟
 莫不歸咎於倭王乎欲舍其商
 而獲其成今有瀛足扶桑客以
 倭王小像見賜爰倩名手悉心
 摹繪其鬚眉通有神氣宛然固
 自有海外景輝之概世有清優
 聖唐之志者尚共識此面目焉
 可



紙 製 征 衣

倭如渝盟犯順勢所動處境何
 北方已逾數月時時天寒地凍
 蘇耆後飽不死於槍林炮雨之
 中亦必由啼飢號寒而死軍心
 皇皇大有詳潰之慮倭主知之
 爰令國人廣製寒衣頒給軍士
 國人曰無辜倭寇何則曰以既
 為之送前亦等所製紙衣雖堪
 適體今豈不難耶軍中何人不
 得已運各出技巧日夜操作成數
 千套有婦女之送軍者亦一律給
 以男衣俾得避雄說雜聞已由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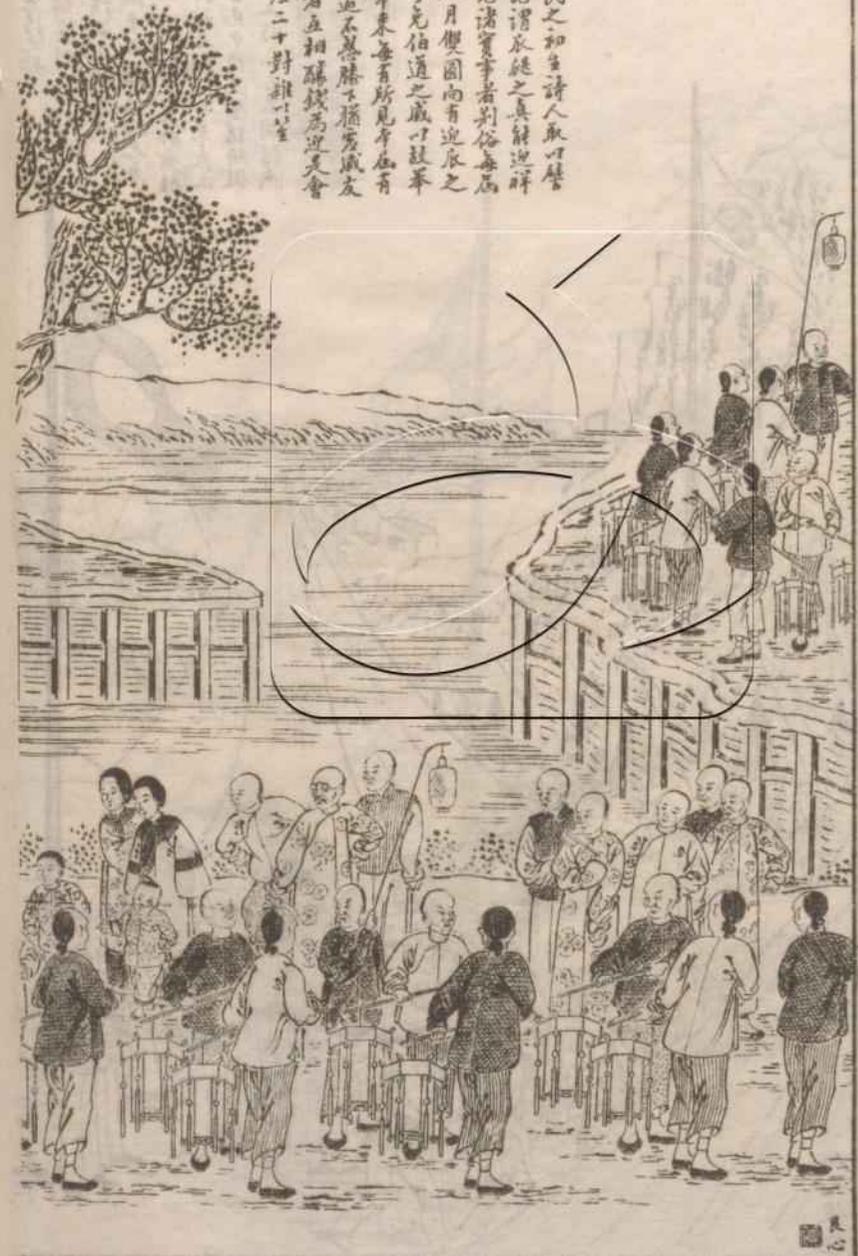
高領到軍士得之始
 則歡聲雷動則

製工術冠諸國如是也而
 亦思同扶漢手或謂倭人之衣
 用紙製已起一日近更製竹筒
 頗似中國棉襖之類亦可見良工
 心苦矣其吾見中國紙製補所製
 吳承其於職工巧亦各不同惜無
 漢奸販出船贈者否則我華人之
 賑濟孤魂之外不又賺無數錢兒
 乎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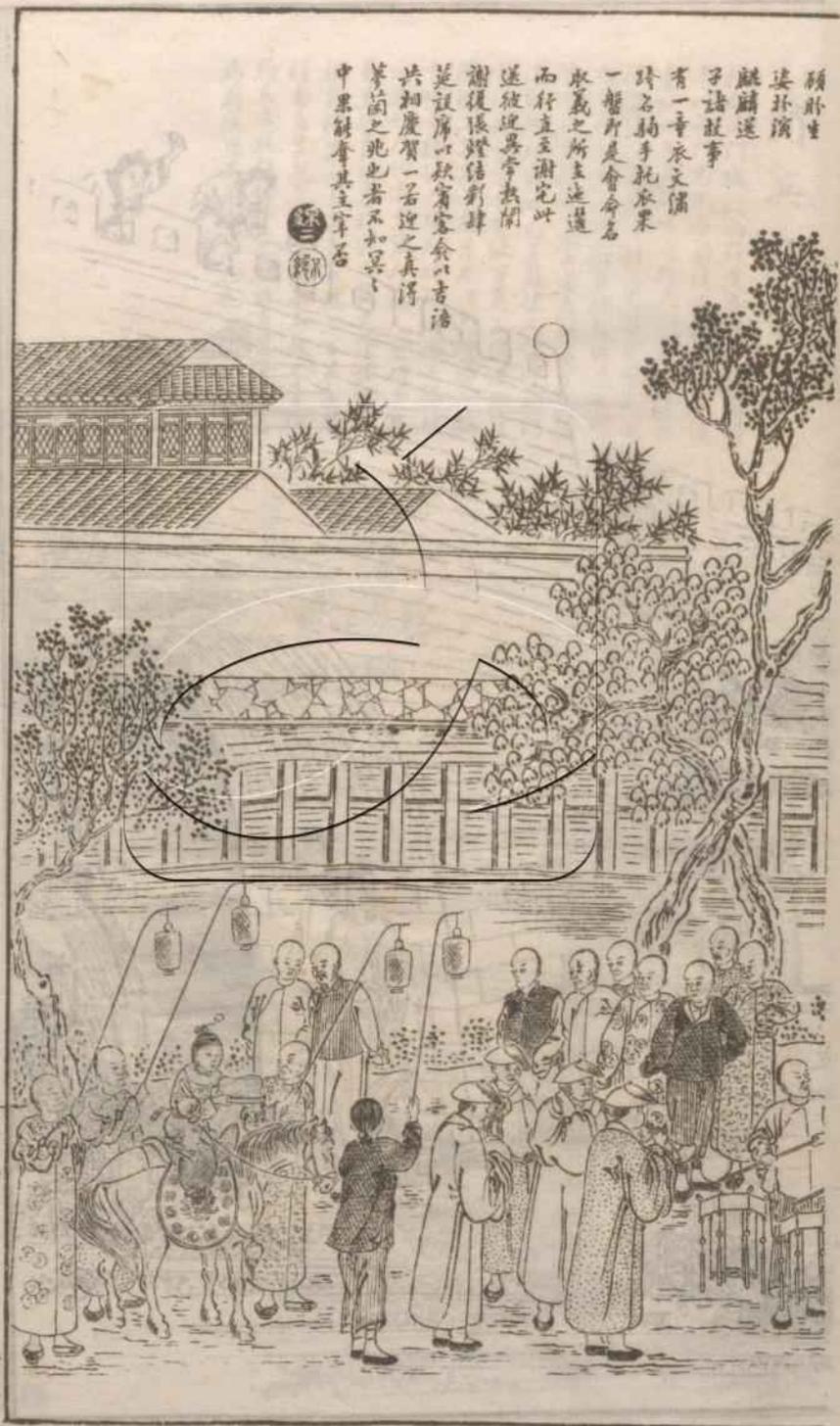


辰 誕 迎 祥

錦衣承繼民之初生詩人取以譬
 生男之家能謂承繼之真能迎祥
 也乃竟有見諸實事者則俗每屆
 中秋之夕八月復圓而有迎辰之
 舉謂如此可免伯道之戚以鼓革
 同若狂靡并來每有所見亦在青
 謝姓者年近不惑膝下極愛戚友
 中之好事者互相羅織為迎辰會
 前導有官燈二十對雜以生
 歌優院
 令鼓
 喧鬧
 後堂
 數人
 排衣
 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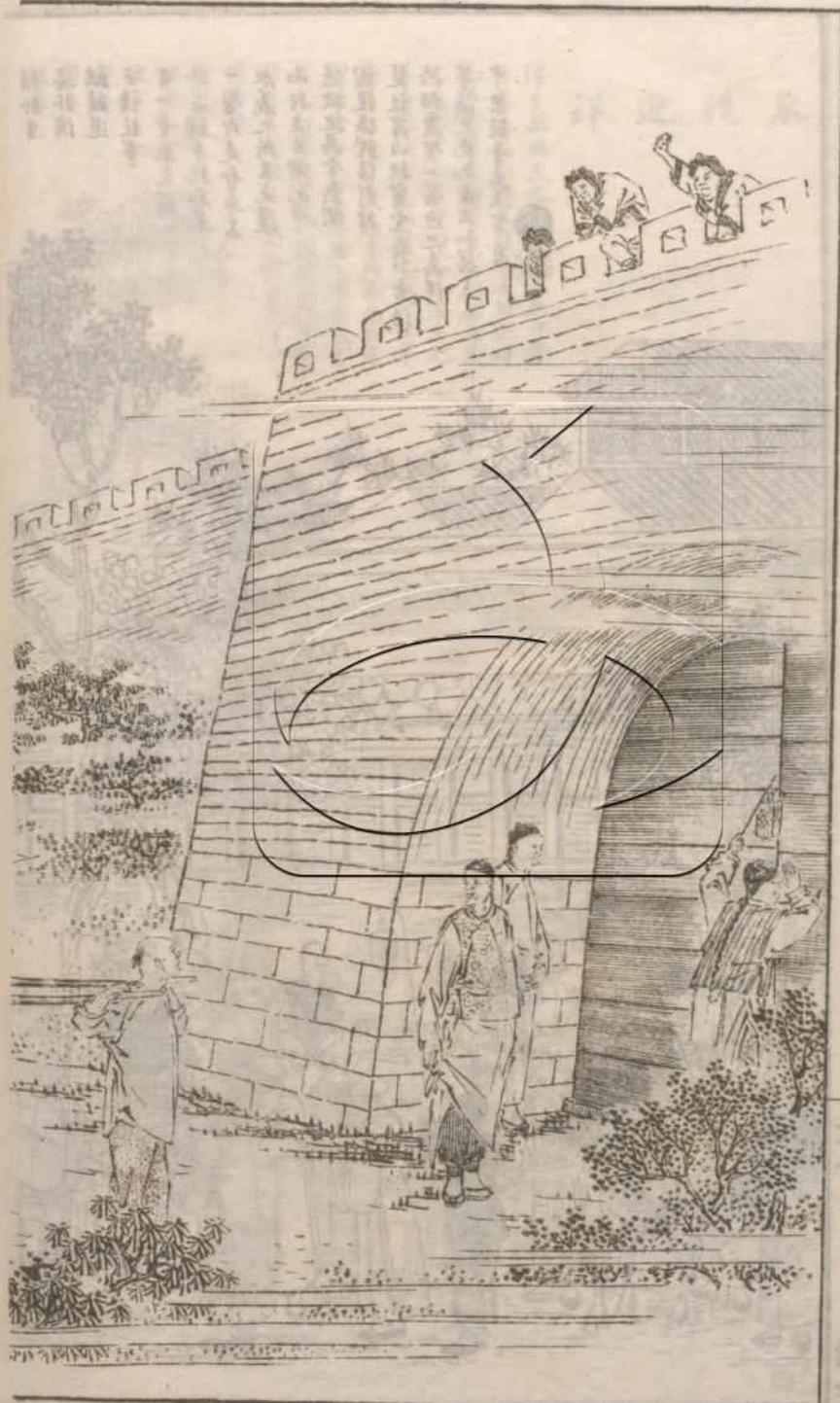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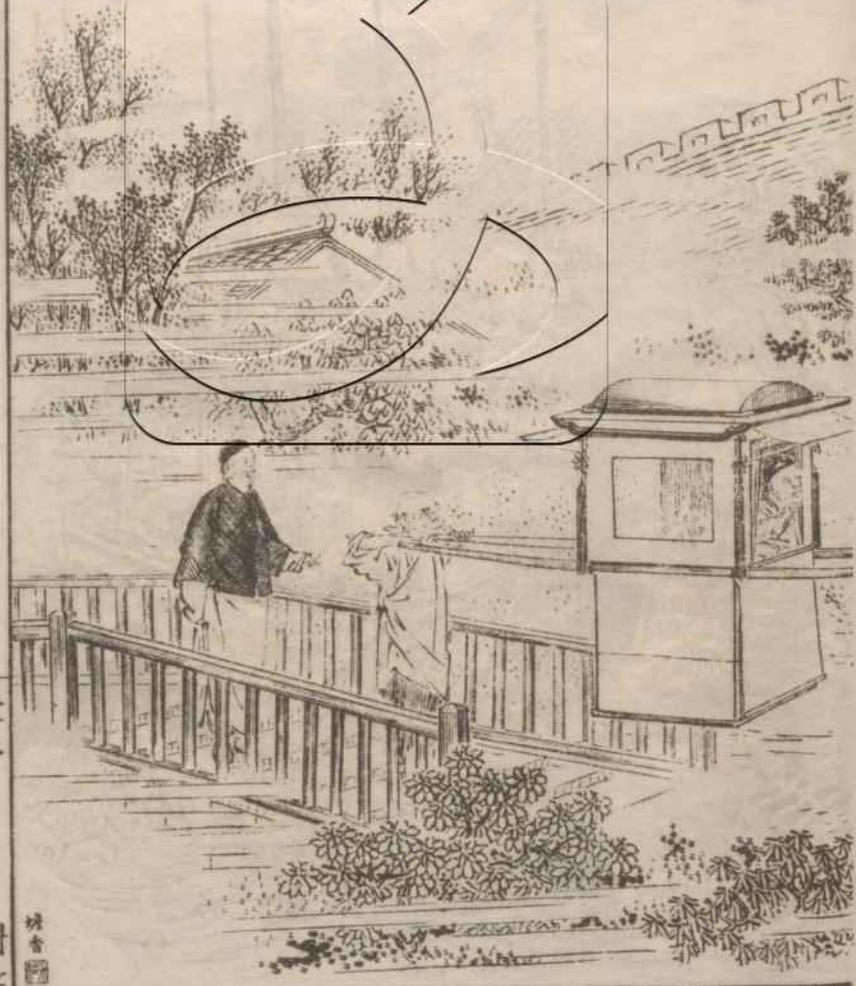


願財生
 婆扶演
 麒麟送
 子諸故事
 有一童衣文備
 騎名駒手執衣果
 一盤乃是會命名
 水載之所至進道
 而行直至謝宅此
 遂彼迎馬亭熱鬧
 謝復張燈結綵肆
 筵設席以款賓客食以吉酒
 共相慶賀一若迎之真得
 茅箇之兆也若不知異
 中果能奪其主字否



門兵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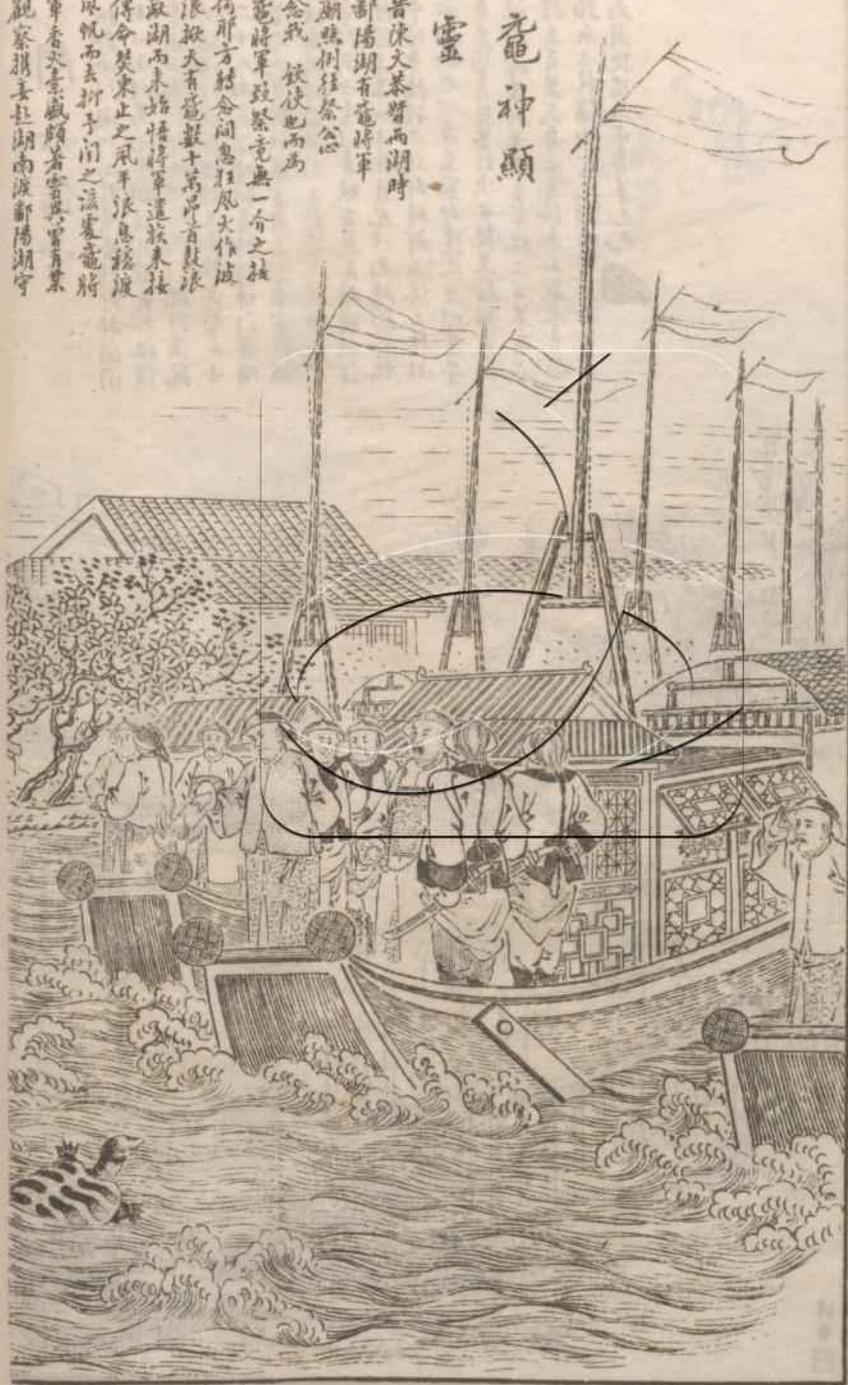
松郡四門城門向於黃昏時即行關閉
而以西門為尤早閉法凡欲出入祇須
看缺四五更即可呼於其門現雖係寇
既築海防戒嚴城上屯駐老營兵士
二十人而夜深時仍有持錢呼門者時
昔之夜有徐姓某官者去親事家飲酒
後乘鷓鴣家時已三鼓仗人傳呼開門
守門兵士索以青缺百其正躊躇間証
闕關上某兵士乘月此以瓦礫擲入橋
中恰中徐姓之頭即時鮮血淋漓徐姓
亦無如之何迨至家即遣人稟明某營
員某營員怒甚於次日親至徐姓家問
視并將某兵士重責軍棍三百革去名
糧委員某武弁亦有約束不嚴之責何
物兵士敢傷衙官之頭雖有其營員善
為周旋恐不止責革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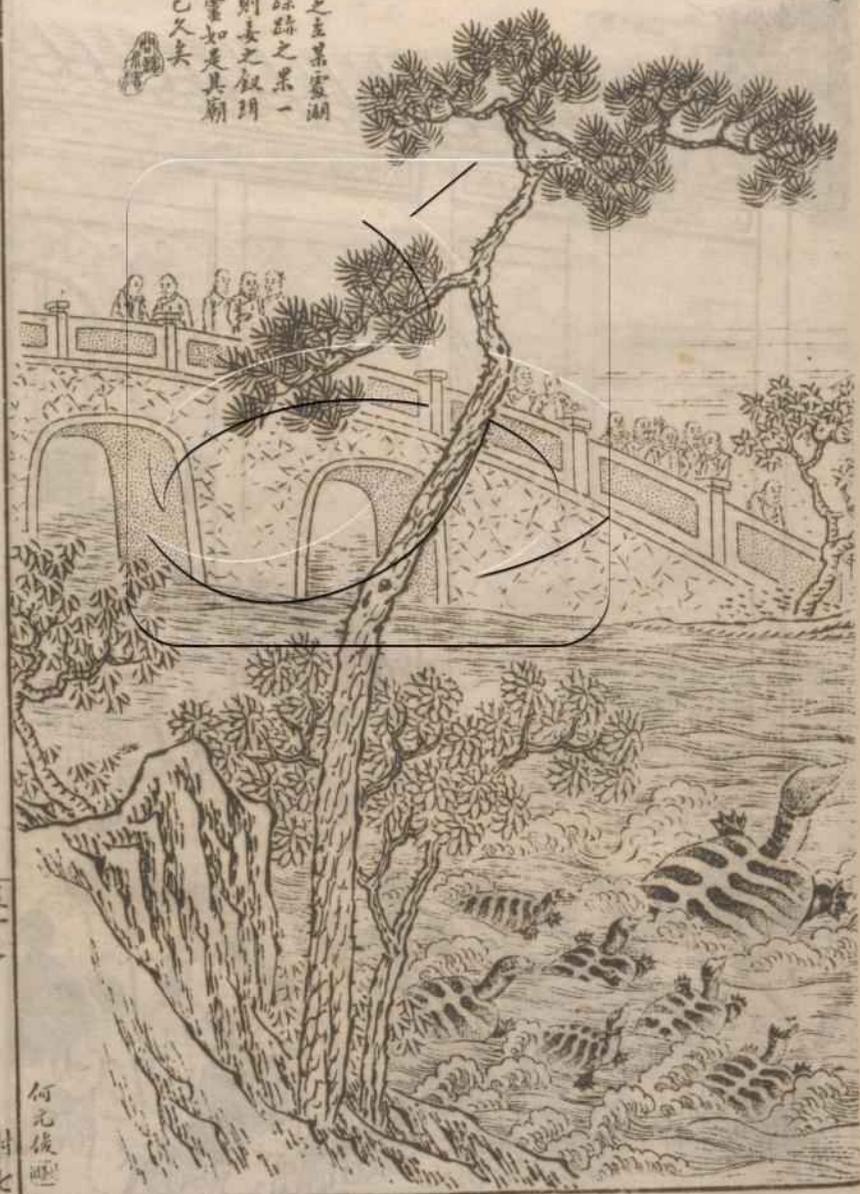
龍神顯

靈

昔陳太恭嘗兩湖時
部陽湖有龍將軍
廟然則往祭必
念我 錢使也而為
龍將軍致祭竟無一介之牲
何那方封念問忽狂風大作波
浪掀天有龍數十萬昂首鼓浪
蔽湖而未始將軍還欲來往
傳命焚束止之風平浪息移渡
風帆而去折予聞之滋覺龍將
軍香火靈顯若此豈非官有崇
觀察携去赴湖南渡部陽湖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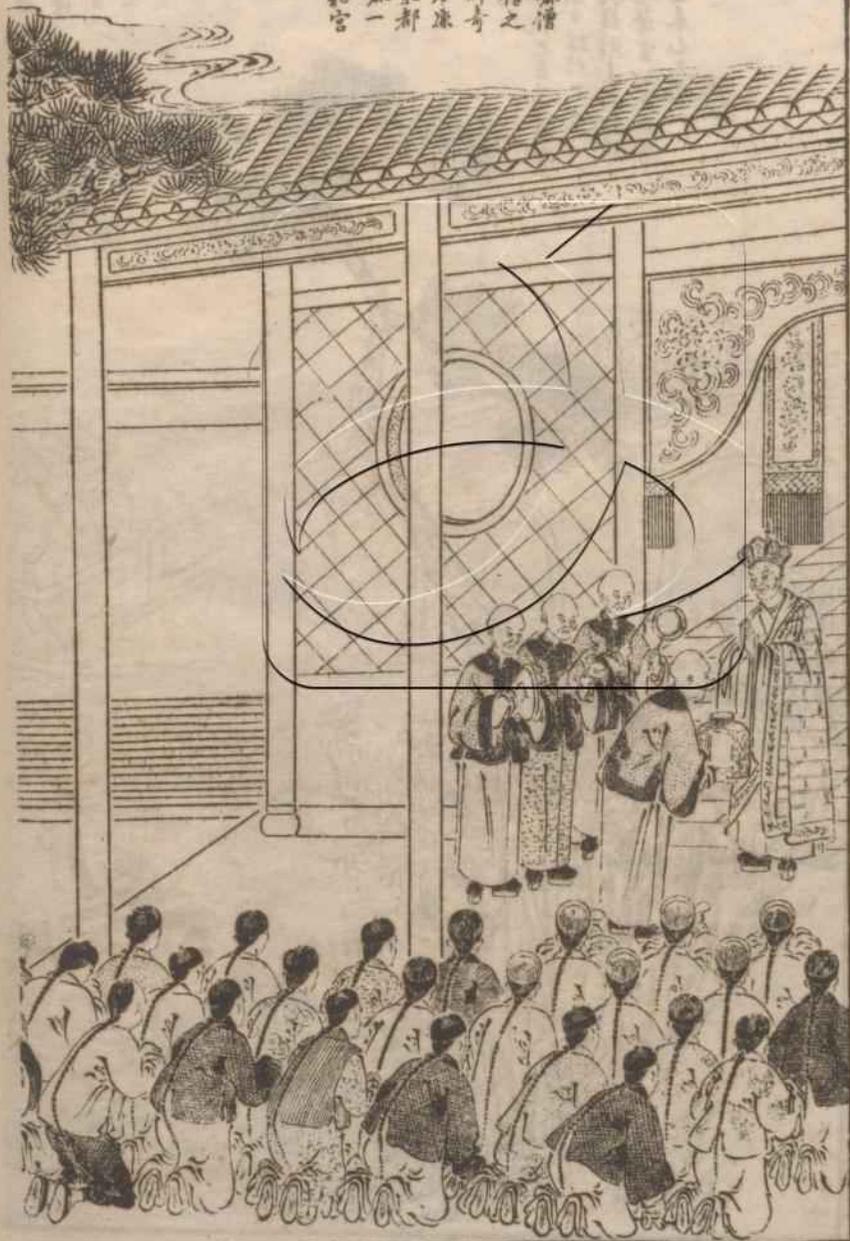


風夜明月光甚胡去
臥窗觀之水波澄
鮮方疑神獨坐
一巨龍躍水出
覆去去觀察中
湖去物主為大
擬意將軍香之
次夜夢一人戎
服帶劍高冠
我、捕而
入座謂觀
察曰頃得
報編查諸
部皆未傷人
吞君妾者乃外
江關入查類已戰之至某靈湖
灘言畢而去明日踪跡之果一
巨龍厄馬利其腹則妾之叔項
俱未化將軍之聲靈如是其顯
余斯王也蓋由來已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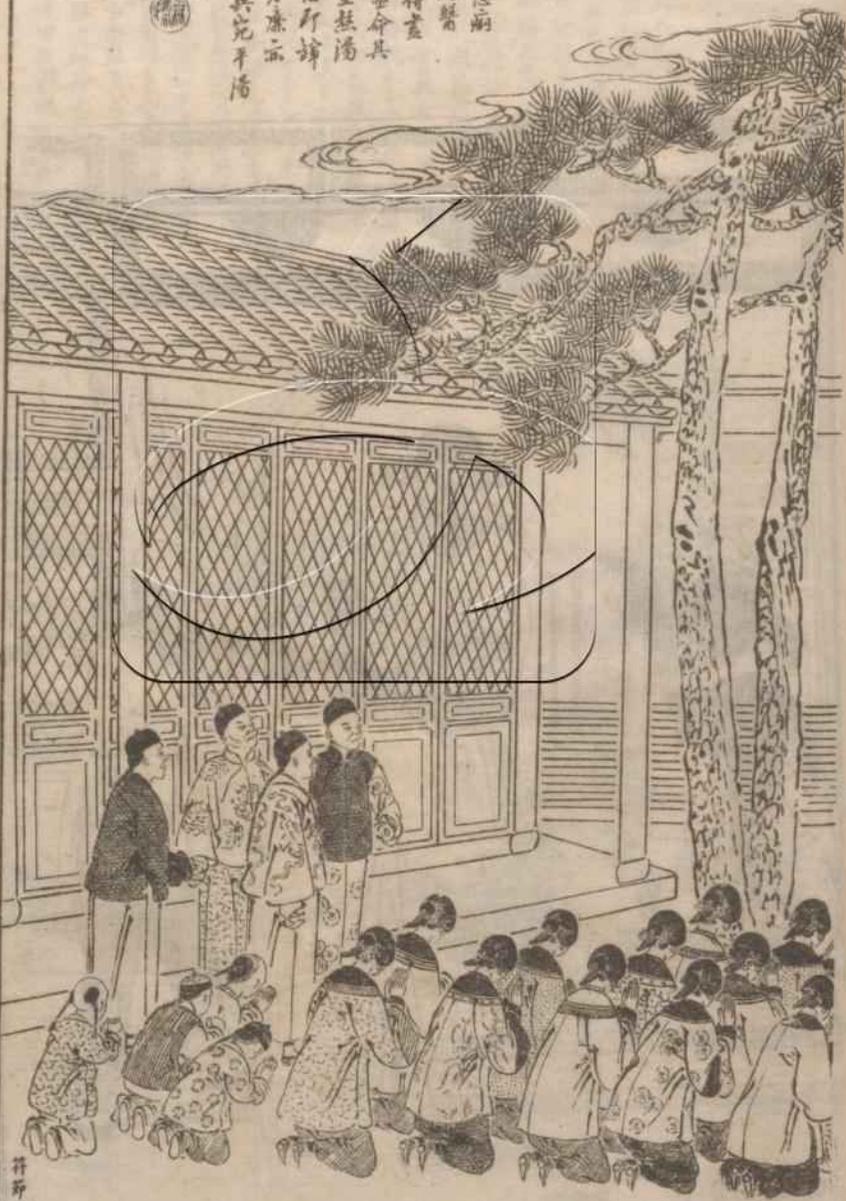


喇嘛異術

京師素多喇嘛僧
滿洲人皆崇信之
茲其術亦頗神奇
浙江吳均士考康
雲館某斯院家都
統嘉慶奉喇嘛一
日並載赴雅和宮
入門見大殿下
易婦聯拜
頂禮若不
下萬人頂
史一州噫
持一宮持
至供展心
以紙糊之
大喇嘛乎



其技自假
下鏡牌花
數十面掛
砌成聚出
米數斗去
眾各共一
撮眾人意
感怕來視
若珍奇考
康不甚置查
是秋回家急患兩
日泄瀉數百遍醫
藥罔效春然得查
適却統來視命其
從人捧取米至熱湯
服之一吸而愈所婦
中物也自是考康亦
深信喇嘛查其究平滿
堂所先生述之



衰漬神

明

蘇某湖城東門外人也向業耕種家頗小康鼓瑟一調弄璋四賦優游林下意興怡和以解噴噴補三載三北裝鼓囊囊蕭條志不計平常有反敗為勝之志一日詣法華院管廟度誠計願謂若藉神力獲延壽效當以牲醴為壽但一誠難感五木無靈歌注一折又折三百金嚴大指曰然以為赫、神明必能佑我今若此弊言妄至遂以真誠補其面我致龜鹿之上書崇木新香味嚴始恨、而遂不喜三日後連瑞三子福刺一子如碩果僅存亦已為二豎所侵勢頗危險履至此始悔願智神明心為勝眾志酒淚廟痛哭悔且願重塑金身以贖前過一子遂得無恙乃所雇巫將神像竹替持吉開光問者咸嘆之以弄夫道一時之志致喪三子之身其言及已身亡家破雖曰神降之罰亦以見賭博之為禍也烈矣嗚呼可不戒哉



呼為母

新州某無賴性狡黠一日至富翁家姓門首訪問翁養有母豬否已產兒豚若干翁問何故無賴曰小人有母嫂已數年今小人應養服滿前半月夜小人見母引小孩一羣至一高大宅中遊玩項背上搭有白巾一條如挂孝狀命我接他回云言訖化為豬大小十口于母哄上有聲忽覺醒竟是一茅首恍惚夢中景象猶未頓悟翁聞而異之自言應養亦是孝子因語曰爾性狡中景能自導否曰然遂度數門直至豬園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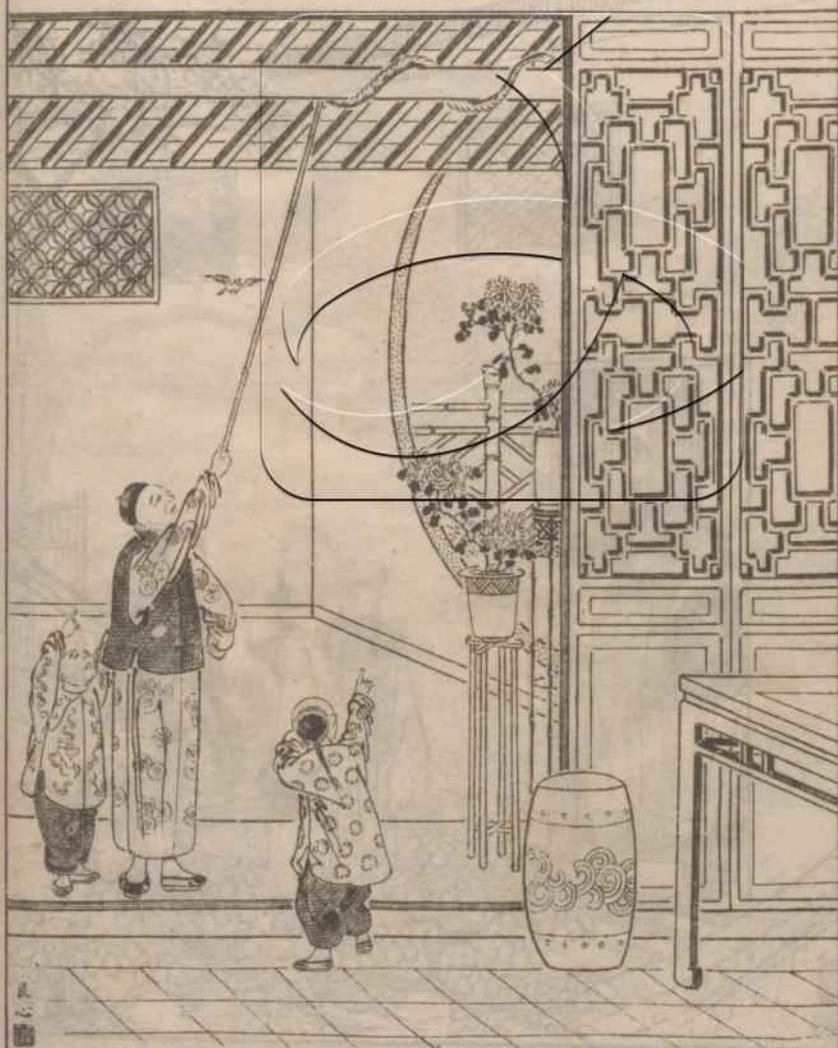


見母豬腦後至背白毛一片共豚兒十五同臥注曰老娘老娘今立此兒已尋中月交情甚切切矣則於地首為之謝既以錢米命其領歸致生通司胡金桂翁不得其人但聞近處人曰某無賴前數日宰火小豬子母十餘口已不償債債去翁漸歎而去



義 雀

某生自都訪賊至莊路廳
 著下漏街齊辰起一雀飛
 集葉頭向之大塚似有所
 訴旋飛出戶隨之集葉於
 間頻頻上取長竿探之
 見蛇方因一雀蜿蜒避去
 雀已死此雀向之哀鳴若
 惜惻然因作義雀行記其
 事惜稿已散失僅得其屋
 署如此昔有人談義雀行
 極稱其忠然因鶴也雀
 則微矣不思同類見死宛
 結求援人禽之別果有異
 才



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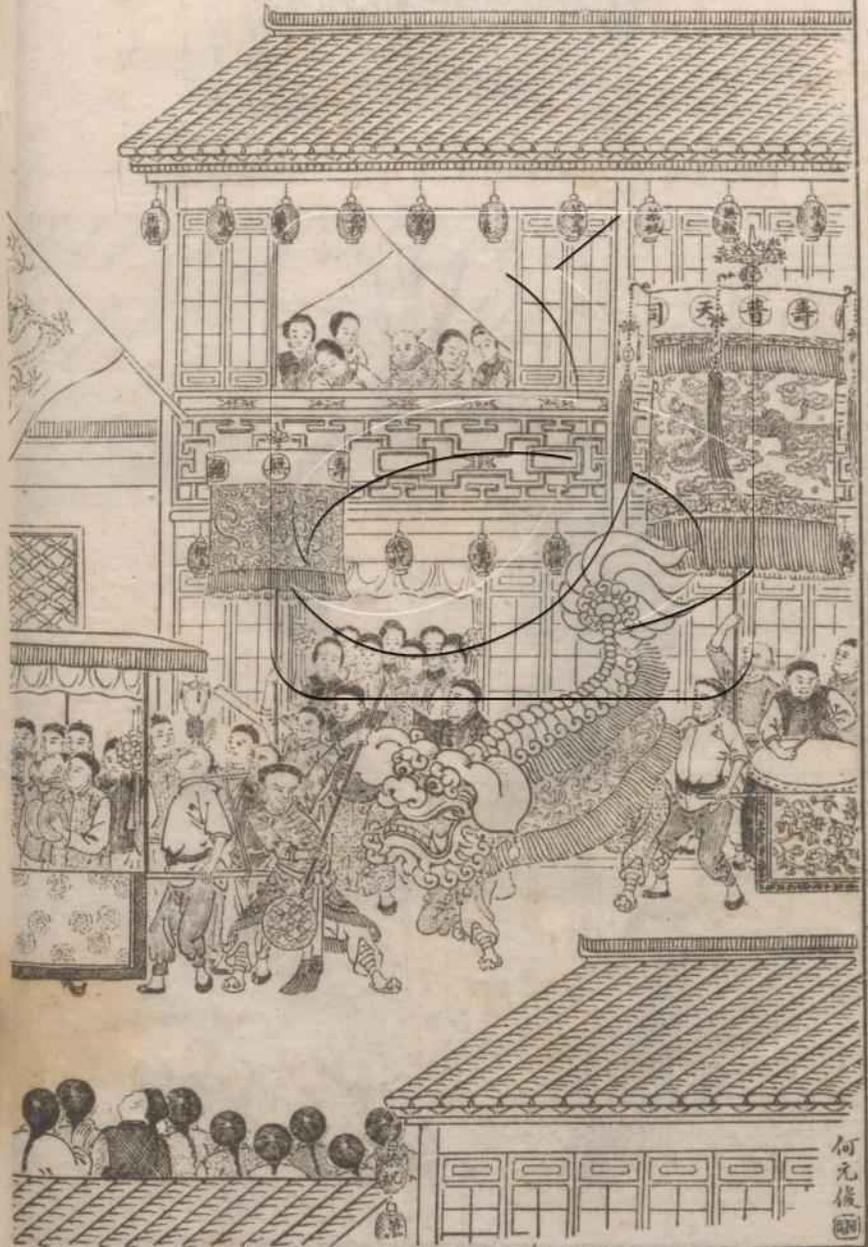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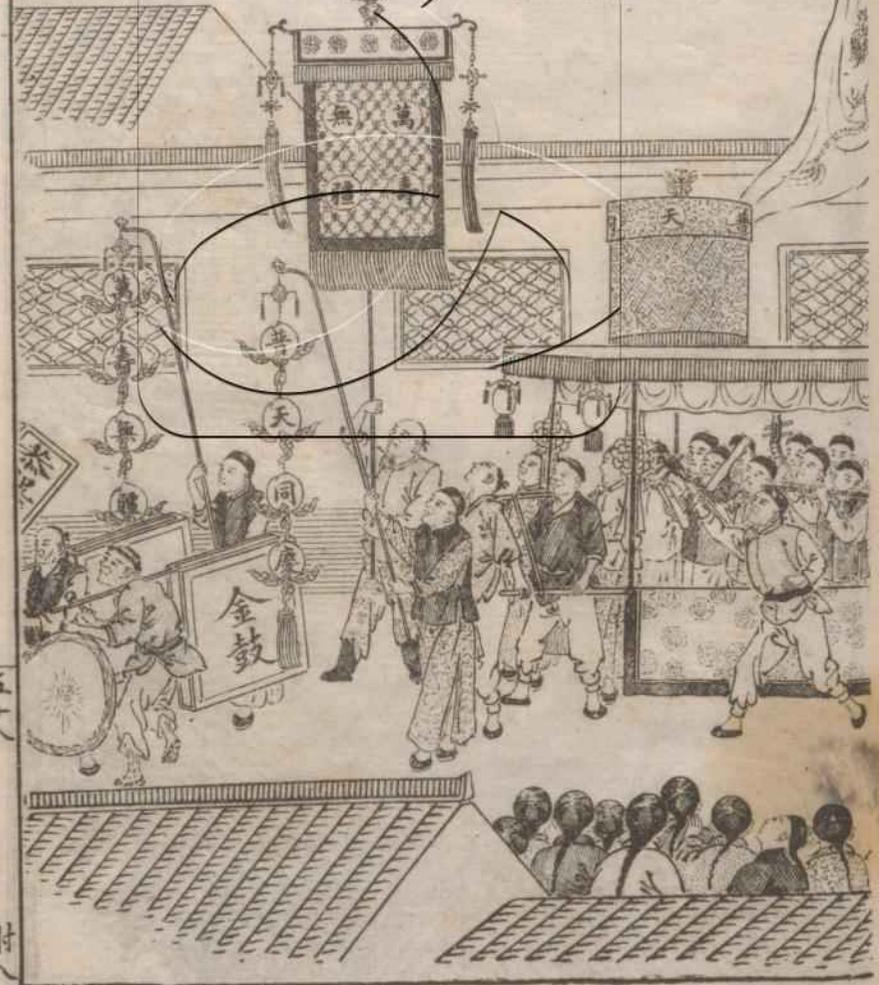
后

后姓一條名美子今年四
 十有五長倭王陵仁二歲
 此倭條其少時所拍近以
 倭王踐武帝氏為兵國人
 怨之及國母不知阻止
 卒竟其倭首行之一炬者
 有後之水濱者有碎周蕭
 於者雖曰惡民無知藉以
 洩忿然咒詛以此未克太
 覺狂悖矣身齊濟而周之
 侍觀四海謂為揚名則吾
 豈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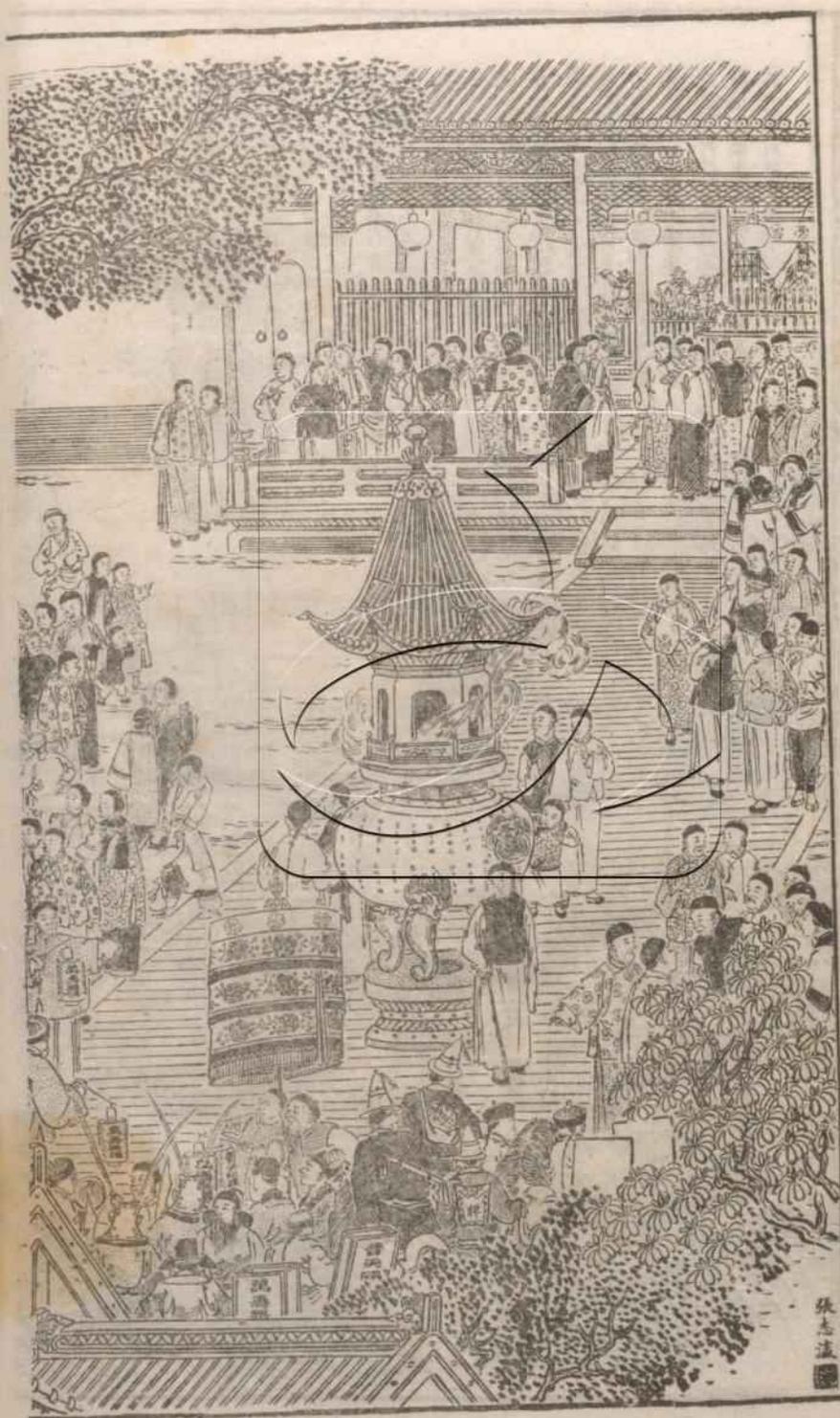
賽燈中慶

去年十月初十日西商開第五十年之期
 埠商家各賽燈彩字奇門巧極一時
 時燈牌有預祝 萬壽等字樣識者笑之
 以為戲始而商何必爭涉中國且安見先
 之必同撰耶今年年月初十日為我 皇太后
 六旬 萬壽高呼華祝徧及海峽華埠商家
 亦張燈結彩較勝往年而賽燈游行之事則
 竟如廣波散之不可復聞惟其相界中
 紅滿左首粵海藝工所建之喜班殿中猶
 有人出為醜者獨我日賽燈之
 港為祀燈一對上書普天同慶 萬
 壽無疆八字似以玻璃板書十條對聯
 柱亦一座四人背之而於中有數十人背
 五彩圓形漆成之舞獅二頭頗其後者
 十餘個圓形漆成之舞獅二頭頗其後者
 為巨鼓一面厥後連連於遊遊舞獅各
 處始收隊而回是後也雖不及從前之
 威儀見衛敬恭祝之一端理失而求
 諸野吾於此亦云 禮



土地解餉

浣北廟城十二里之江渡鎮東市有東嶽廟一所該處
 鄉人每至秋收豐稔無由好事之徒列完餉單據戶各
 借每三年解完天餉一次用借湖之夫元寶黃符共并各街土地解
 至東嶽廟焚化或以小半漢并土地神像出遊一週共有十餘起用全
 副儀仗前赴迎遊等衙將軍能班隊尾隊馬執事對子馬初訂廳燒燬會
 廟等項至有惡犬惡婦扮作犯會等名目前因連年荒歉解餉已歷十年
 歲秋法較極遲擇初十日 皇太后萬壽外期舉賽觀前未餉之會年祀萬
 壽無疆自早至暮分并神像遊街各村此劫男女聞起非常不感事也



重陽築石

重九辰辰題報伊莫
最為韻事然各處風
俗不一今聞粵人多
於是日祭祀先登瀛之拜重
陽而粵中人又復於極景登
高之外致高築石之為每
屆九日往者家家年年兒
童歡躍不以弄梅騎竹為事
而好立北郊外列隊相擊磚
石分飛常有誤傷行人之事



惡俗相沿不知何所取義
也昔年九月九日瀛有孩童
百數十人分為二隊一至五
層樓一在狗頭山互列成行
對石為戲居然作兩軍對壘
勢俄而愈聚愈多長幼混雜
興高采烈甚至傷破頭顱
成巨禍幸附近居民齊出某
塵始各鳥獸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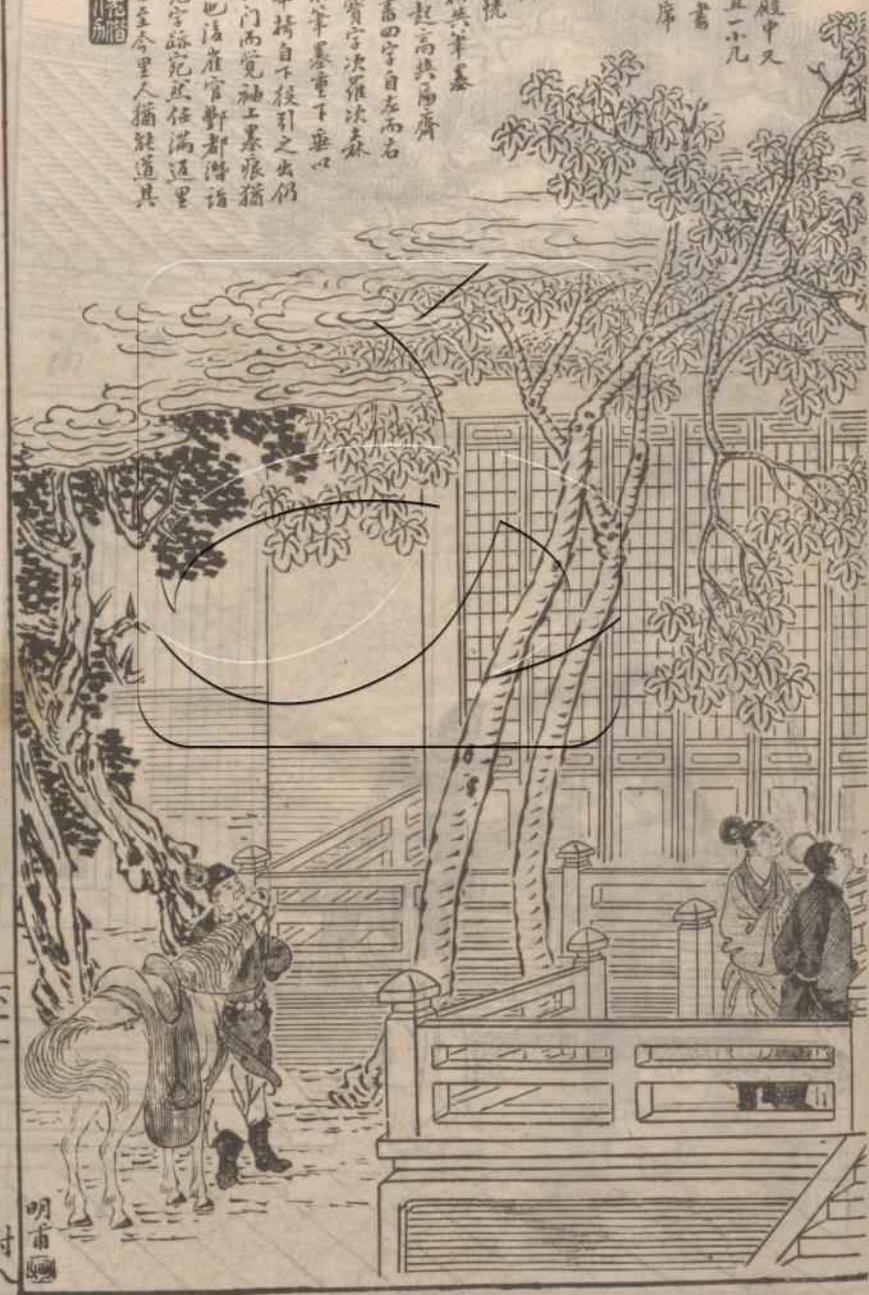


生魂書額

野都縣吳王府
相傳有林羅寶
殿其匾額字跡
係前明進士崔
鳳所書歷年津
陵人精摩索書
為諸生時書疑
第一蘇板亭騎
奉迎至一王侯
大門入守者呵
之招後共語始
放入二



先入
白俄一
人羽持至殿中又
有筆墨置一几
崔意其求書
自付無筆席
後若已知
曰書幅耳
何視懸一
無字匾後
合坐其上恍
惚間覺插共筆墨
几同時自起高共扇齊
持者曰安書四字自左而右
先殿字次寶字次羅次森
至森字末筆墨重下垂以
袖抵障畢持自下投引之出仍
乘馬至門而覺袖上墨痕猶
濟欲點也法崔官野都滑語
其處猶見字跡宛然任滿道里
常為人言至今里人猶能道其
梗概云



為民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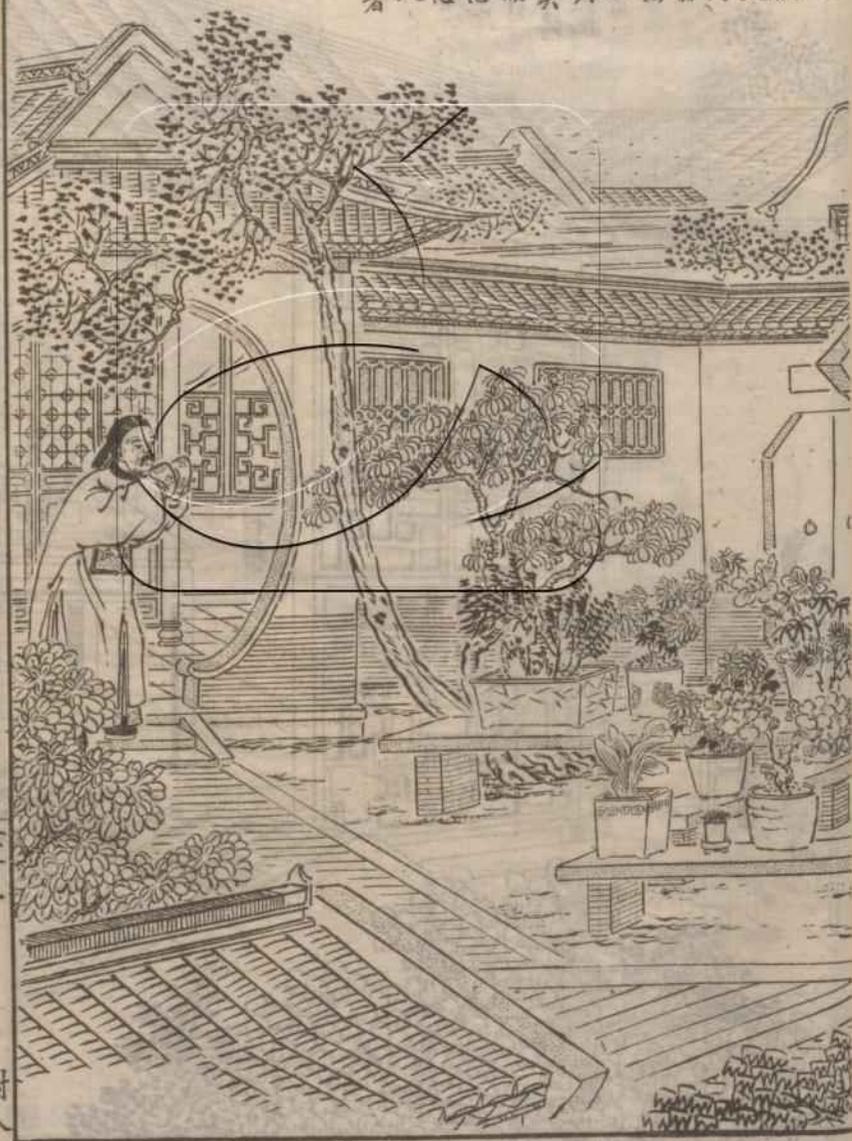
郡城隍之勅封威靈公相傳自乾
 隆年間始時常州太守胡文伯清
 廉慈惠卓著政聲會去早六司不
 兩通求無應太守蒲冠草履步禱諸
 神且為文責之夜夢神曰此天意冥吏
 不卑安能違天法夜五更鐘離祖過
 境天甯寺門外有頭而長者即吳君寧
 以牙為誠求之當可致雨越日胡宿
 甯寺以待五更許果有數弓宿寺門外胡
 如神狀伏地泣禱丐曰我行乞者安能祈
 雨獲推欲得胡聖執其手膝行隨之乃曰
 念汝實心為民當違天降雨一天二十圓
 西指曰汝不見雨未半一回首即失所望頃
 刻陰雲滿漫大雨一晝夜八已雷足胡回
 以術圖術氏詳請奏加封號往來迅
 速年月所延若有神助焉是歲轉
 敷為豐太守倡捐修廟至今神
 靈猶赫濯焉



疑為主為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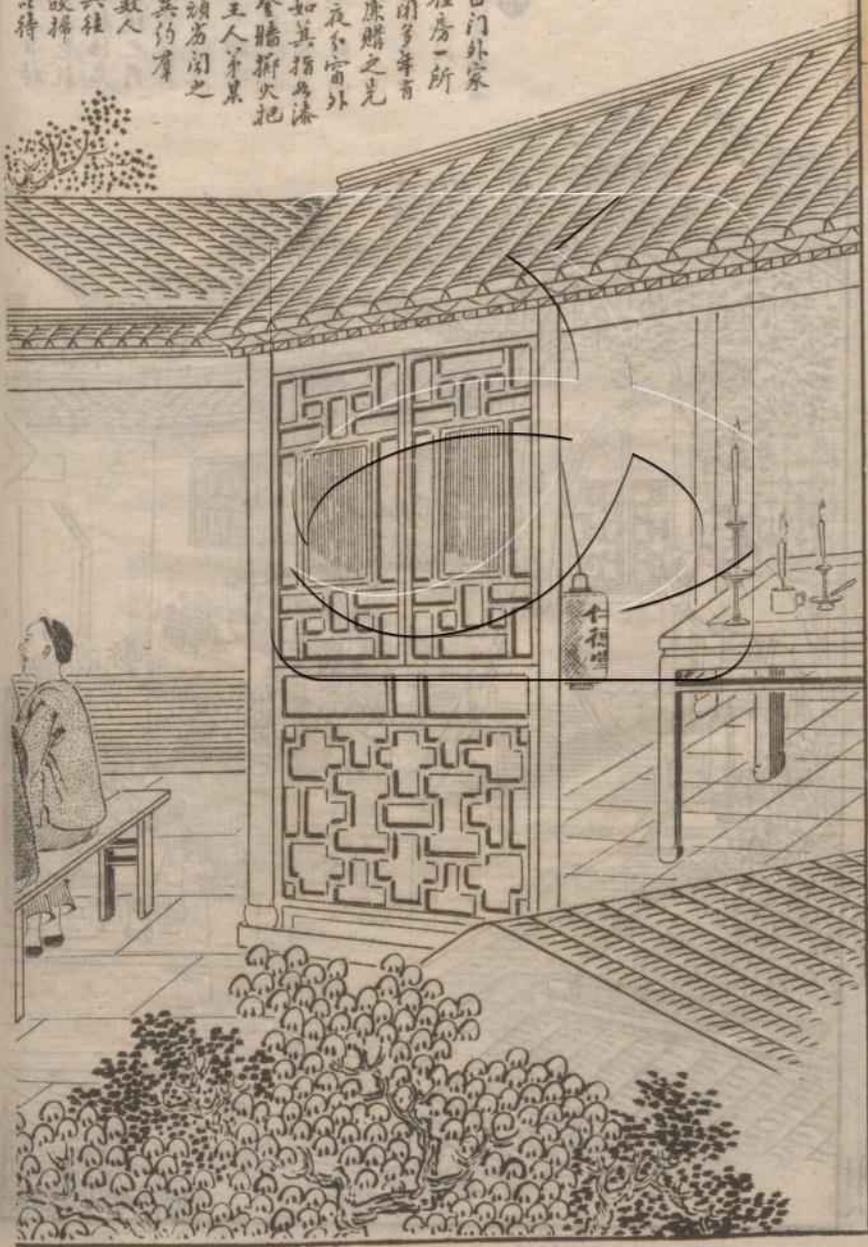
某翁家素封而子弟無
詩書氣族中之貴戚者
擬柳榆之翁然不樂
志延師習課以常忽西
席某諸生也名宿也時
天方曉起小便見門簾
外隱隱有威服人行稽
拜禮疑為鬼後屢見西

席素望科名私喜有神
鬼拜謁必大責遂起於
簾內陰伺之定捉活鬼
及知前狀遂視之乃
主人翁也驚問其故翁
以他語遮掩兩席詳詢
其僕曰曰主人嘗相公
讀書殿名特敬聖人共
先生拜禮今已三年矣
西席語人曰為人師而
不盡心教誨者無人心
也為人子弟而不盡心
讀書者非人子也此人
子弟而不食讀書報者
無天理也



爆竹除怪

某明府幼居白門外家
嘗言城東有住房一所
常見怪異病多年有
蔡某貧其值廉購之先
遣匠役修葺夜不宿外
一手入掌天如其指為漆
家夫號新人登牆拆火把
下始渺明日主人某
年有弱冠疑頭者聞之
就宿以視其異約有
匠百膽力者數人
携酒肴及火具往
是夕月色甚皎掃
除中庭轟飲以待



將二鼓手入某以
片肉共之牽強而
去須臾又入某探
懷中爆竹煙葉係
以前置之亦捨去
未幾宵聲一聲
似有所傾塌者
急火視則院
中銀香折半
林壓左所倒
吳在斯室有血
滴乃知樹怪也
振眼莫之

神



潤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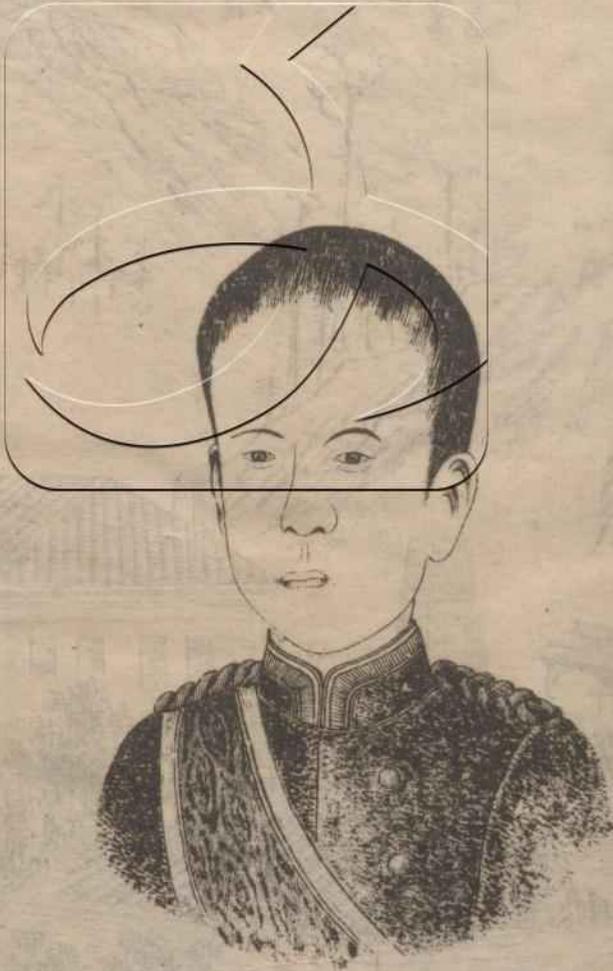
洗劫近有種種
扒竊裝作說
待子弟等至里
巷居家或假訪
親戚或偽租房屋
信口胡言闖進直入
乘人不備順手竊物
名為白撞日前有
某甲衣履翩翩身
穿寶綢馬褂至新
署法其姓家門首
見有招租字樣遂
即入內詢知其家
祇有婦女因故意
論價潛將銀鍊烟槍懷袖
而去及經察覺已吞其黃
鶴矣



張志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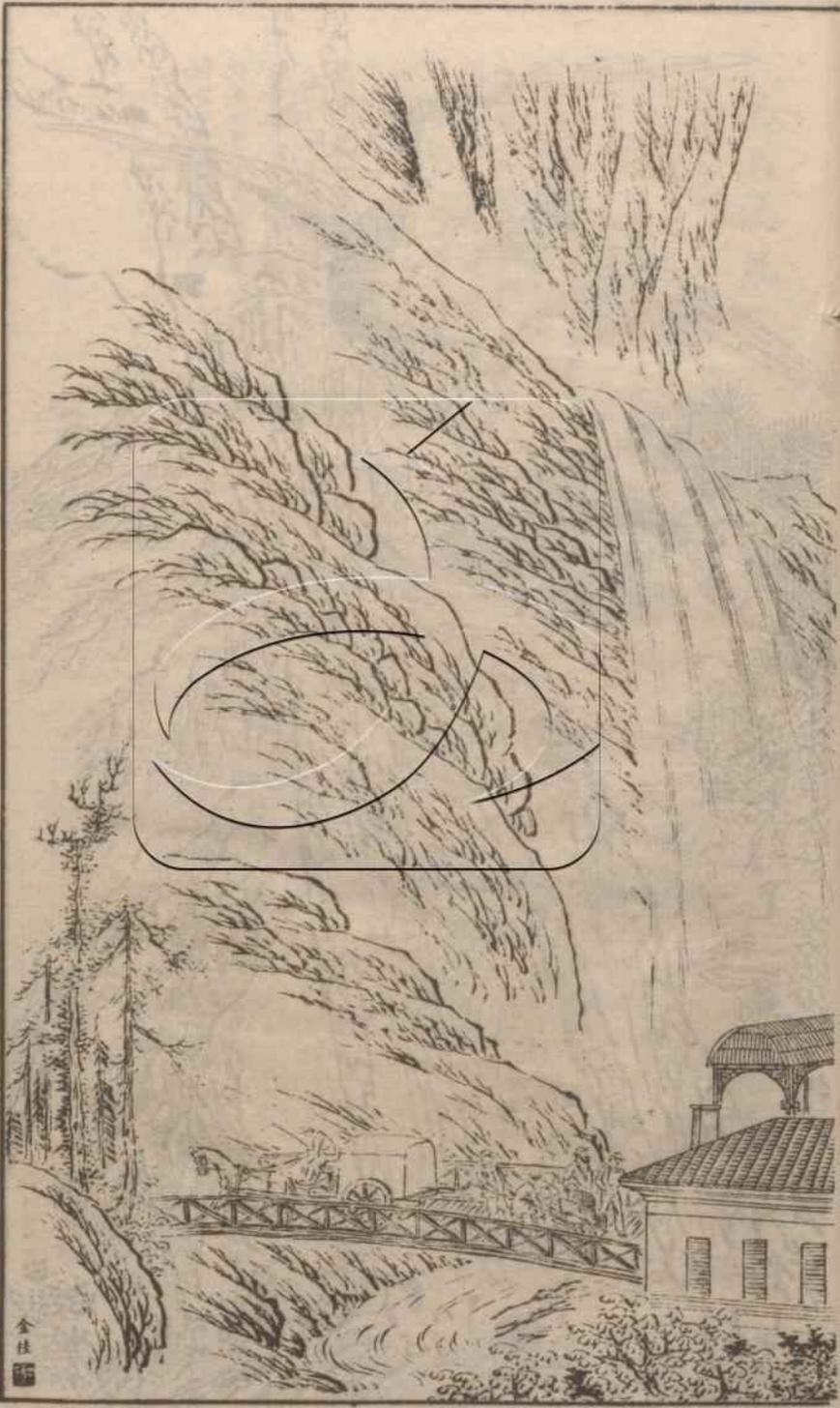
倭太子

倭太子名嘉仁為倭主并
三子金幸十歲其妻名房
子蓋倭俗不安外姓必於親
族中自相配偶雖南山雖極
之說弗顧也太子性不剛復
有乃父風自倭主移往廣島
奉命監國一切政令相勅為
虐任其夫夫所生食消儲君
若此法惡惡則安得中國長
驅直插伐於廢主之權則島
國其無有乎呼其室養使
乙為表慈所歸則其人亦可
想而知矣



蓄深生電

瀑布飛流身居名山
 藤景未聞有借以生電
 昔自美國電氣盛行後知
 其功最無窮神心竭力日成
 其法於是於借風生電之外又
 有借瀑布懸水之力以成電機者
 先奉其美之南首有一峻嶺其瀑一瀉
 百里勢甚建銳有塔致之士見而興
 之謂是力之猛可為也因立願下
 鑿一小河引注瀑水則置輪抽於
 河口藉其滿激之力鍊成電汽可
 抵二十萬匹馬力試之既效乃遂製
 造廠於河干就近取電以便轉運糧器
 可省運費從此倉雜愈廣利賴無窮
 而人心悅之巧製作之精不更加人一
 等哉



異鳥凌風

白門青龍山想者登山臨水伐木
丁巳已有年矣日而守松蒼柯極登
山頂望茫茫於林麓間息者去風自
西而來飛沙走石蔚為萬丈想者仆
臥大松下蟄伏不敢動俄而風止聞
松顛作響嗚呼是嬰孩之啼者仰視
之疑頭其一大鳥其首類天而睛突
額若在砂嘴長天餘翅如車輪行尾
刺小身長五六尺想者大呼鳥雙目
俯視似欲下呼也者想者情急持斧
逐之鳥飛而風又大仆想者大驚驚
伏萬葉中則見鳥道空懸提款下不
下者數四始鼓翼飛去迨想者竟陸
地時回視大松已多攀折遂述其狀
問諸父老皆莫識其名志之以書博
物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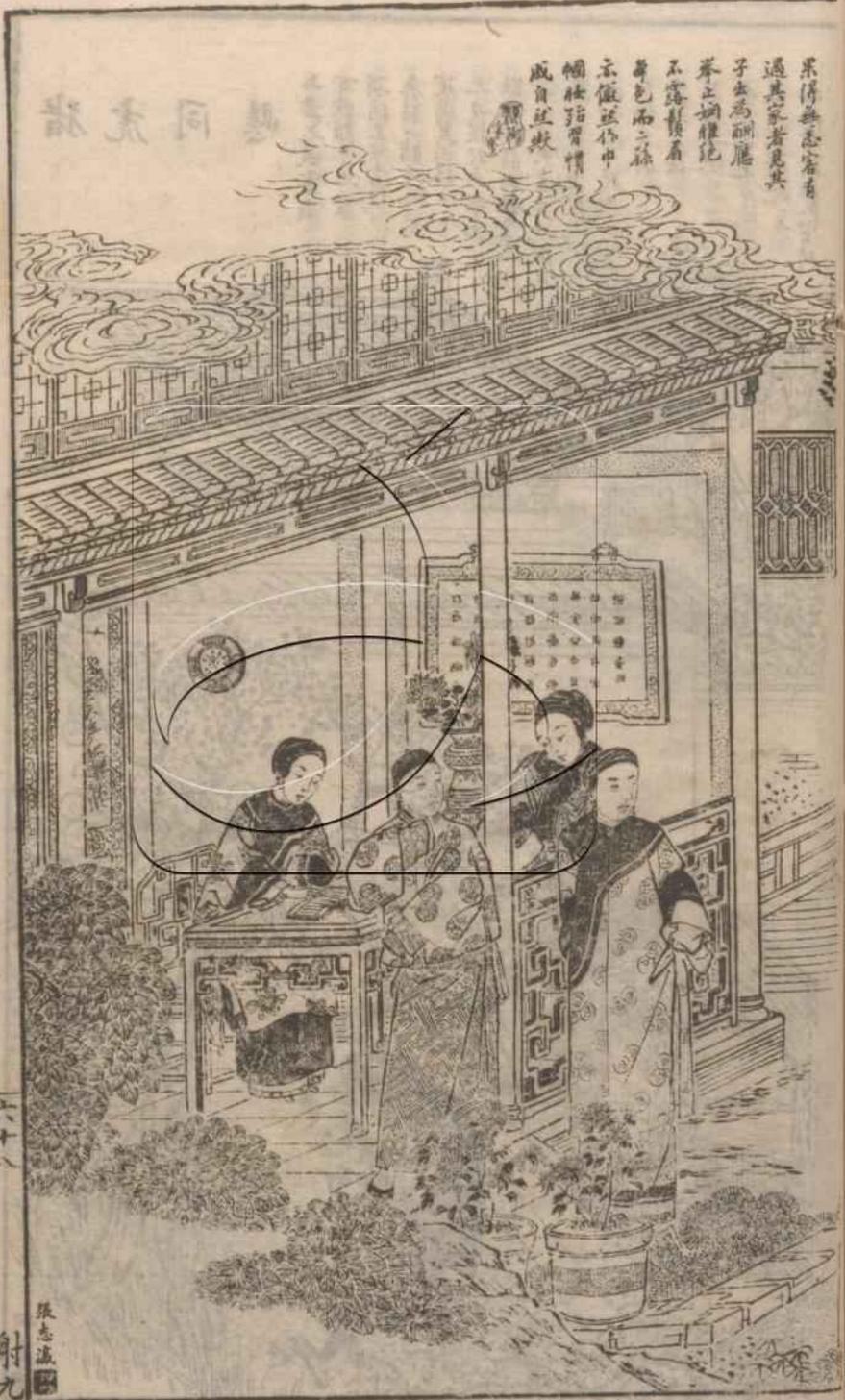


兩世喬妝

成新人語某家祖傳寶
 中年無子慶得慶心
 稱慶之私許諸星吉
 吉以厥勝之法者三
 兩世命中所臨者多矣
 却宿難獲難益也即獲難
 而以難者之可補救揚信之
 已而生子遂疑心其有私頭兼
 足呼為小娘于此其風沖始者
 性格溫存居閨中人亦莫
 辨其為雌雄也後其不梳頭
 不戴冠不穿耳之女以爲
 室一陰一陽類之例
 之魚水之樂不異
 常人未幾生一孫
 偶以針名孫即死
 於是兼室相敬每
 孫生仍以女畜之



果得無恙客吉
 過其家者見其
 子去為副廳
 奉正嫡體化
 不露鬚眉
 身色而三孫
 亦儀送作中
 幅仕殆習情
 咸自此歎



同素龍

猪虎同懸

山君之威震捕
百獸雖牛之靈
酒猶不可當况
存弱一猪乎
况遇其力猛
之力技於無忌竟
欲肆其弱肉強食之
謀一旦失其視威力
難施竟見困於
無知之一物而
反儉言待
覺者之伎
弱之有與
我例懸之
困無入解之
也而當論地入空時



則固萬不料此黃梅
縣老粗子僧飼一猪
於園內百餘斤圍牆
八九尺高閉門插插入
所猪仍插牆出力不
脫交足未及踏
牆而墜猪
項挂於虎
牙猪懸牆
外虎懸
牆內狀
如搭連架
及天明僧飼猪望
之不能脫其所而視
之則猪與虎俱死矣眾笑曰
亦是虎與猪偏成猪拖虎矣



打退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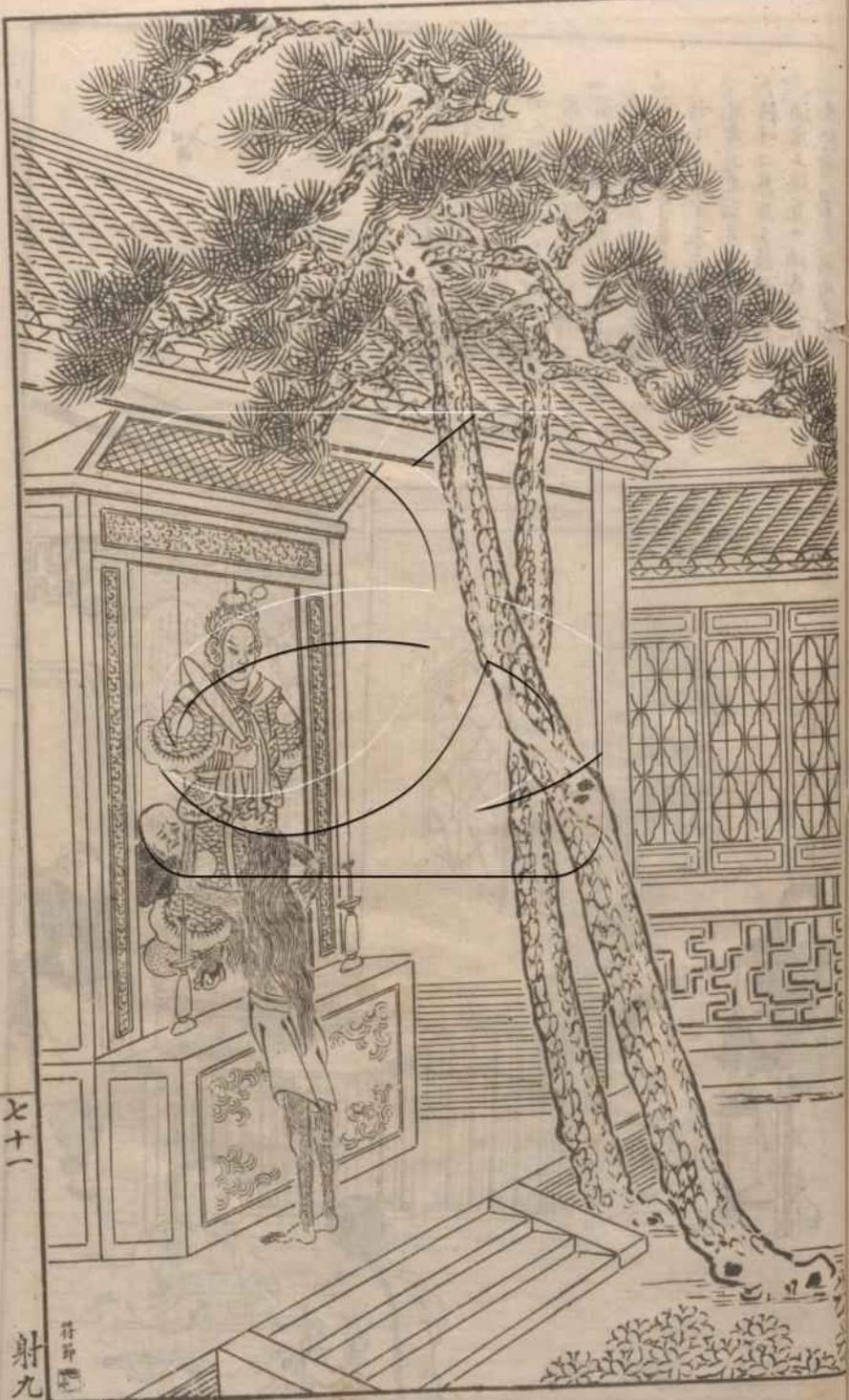
漢鎮有折膝于者自稱某
 處觀音附體言事無不奇
 驗鄉愚聞之聞病求卜禮
 法必錯交其門其索謝
 儀也過其腰索所賦預計
 其數言無不中試及取之
 故人雖傾囊以共無不樂
 從因羣呼為神仙百某仲
 者聞而惡之以技術聚眾
 入告邑侯時某夫令性惡
 任佛懸示中禁雷厲風行
 土俗差拘繫詭法堂前夫
 問曰尔是神仙果能知年

縣今日敬責尔多少分想
 尔某瞳目不能對夫加德
 劍始得釋端自是呼言
 之事竟亦不靈眾謂其打
 退了神仙按近日錄某韓
 廉訪嚴禁佛店各佛店遂
 時佛座歸一藏匿羅紫新
 瓦礫之中亦非嚴願而生
 神物竟皆默無一言不再
 為厲是冥冥中亦畏此無
 情持步一笑



韋
馱救人

宿州李九者販布為生
路過霍山天院店客滿天
不得已宿佛廟中漏下二鼓
睡已熟夢覺狀神換其首曰
急起急起去難王矣縣我身後
可以救汝幸當醒睡隨而起見床
後層棺蓋然有聲走出一尸遍身
白毛此反穿銀鼠套者面王昏滿而
眼深黑中有綠睛光閃之甚直來撲
李之奔上佛龕避狀神背法德
尸伸兩臂抱李狀神而口咬之嗒
嗒有聲李大呼聲僧皆起持棍點
穴把僧尸送入棺中棺合為故次日
見李狀神被僧尸頂壞所持所折為
三段方知僧尸力猛如此李僧救官
焚其棺李感李狀之恩為塑像報全
馬口上見隨圖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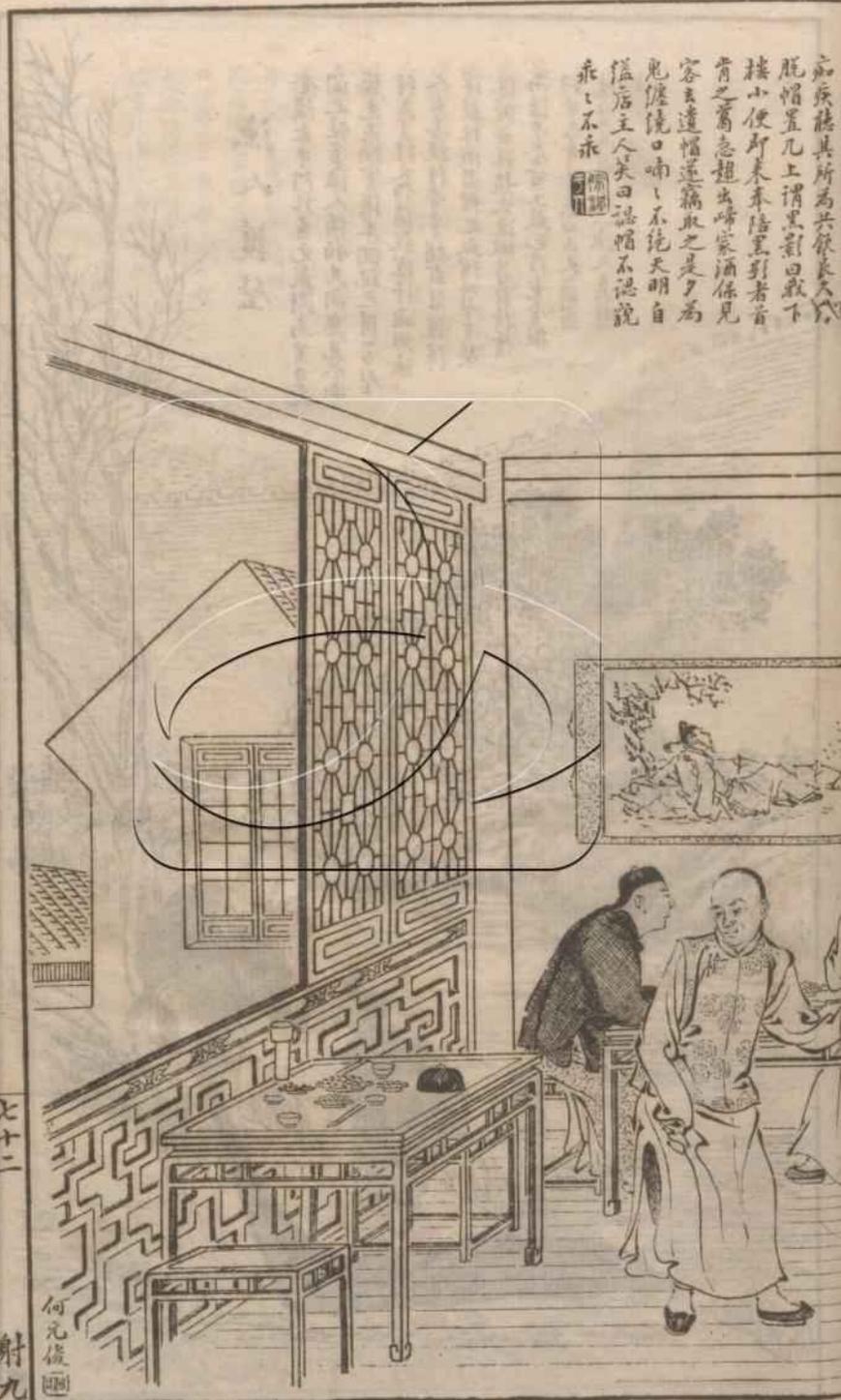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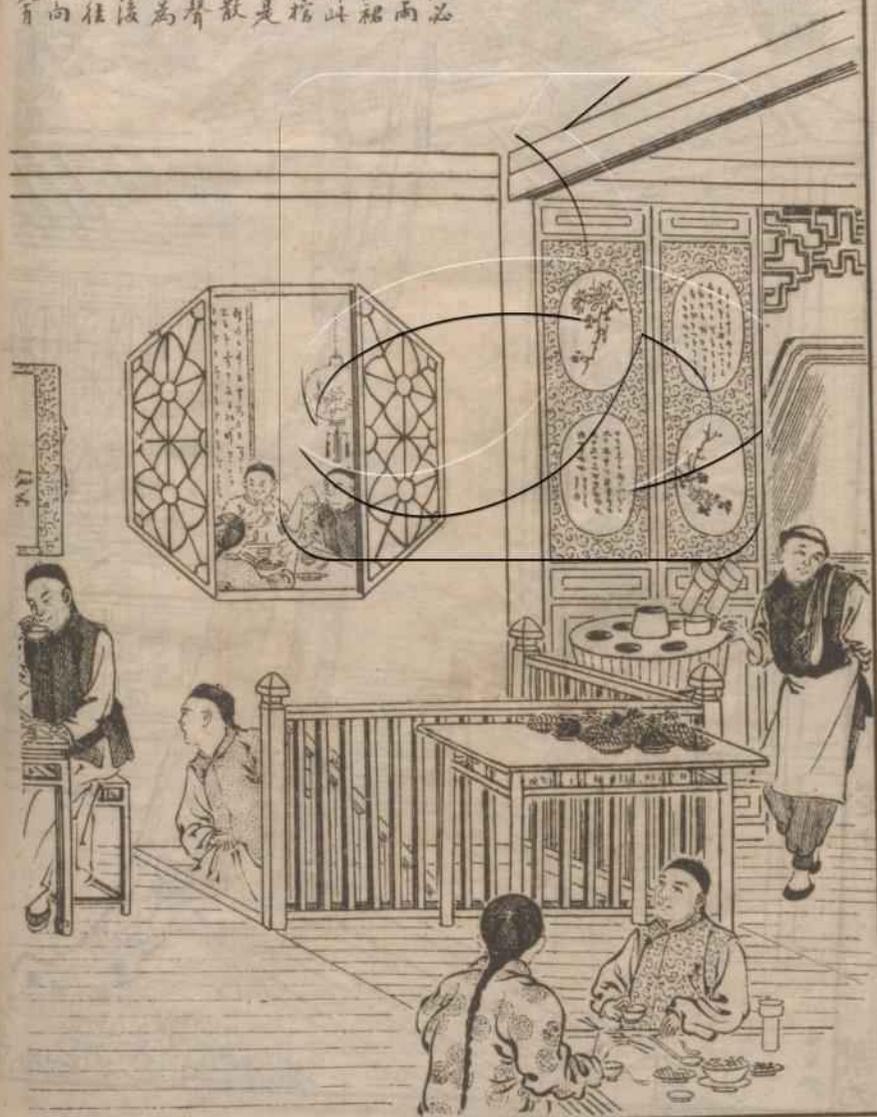


智賺縊鬼

金陵某果嗜酒而豪達人必狎侮之一日其友四五人遊兩花臺之旁有戲館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達人必狎侮此館中物才萬笑曰何妨往括前以手括曰非吃酒為是者再聲容服其胆大笑而散爾其時家中有鬼影危之聲呼曰非之來吃酒第知為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指呼曰鬼非之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鬼對酌勸人無所見獲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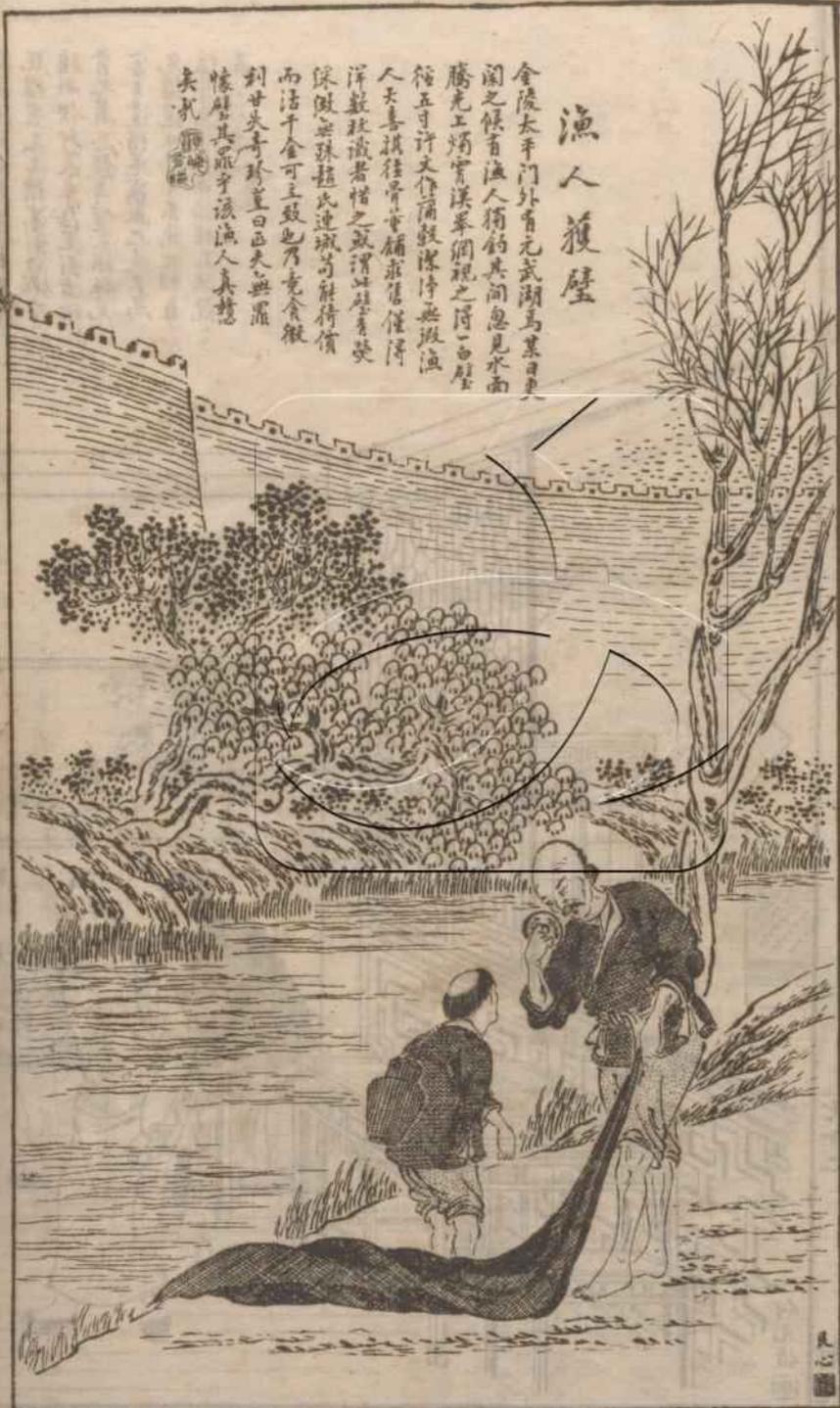
病疾能其所為共飲長久脫帽置几上謂鬼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鬼到者肯之驚志趨出喘家酒係見客去遠帽遂竊取之是夕為鬼纏繞口喃不能天明自縊店主人笑曰此帽不認說非之不承

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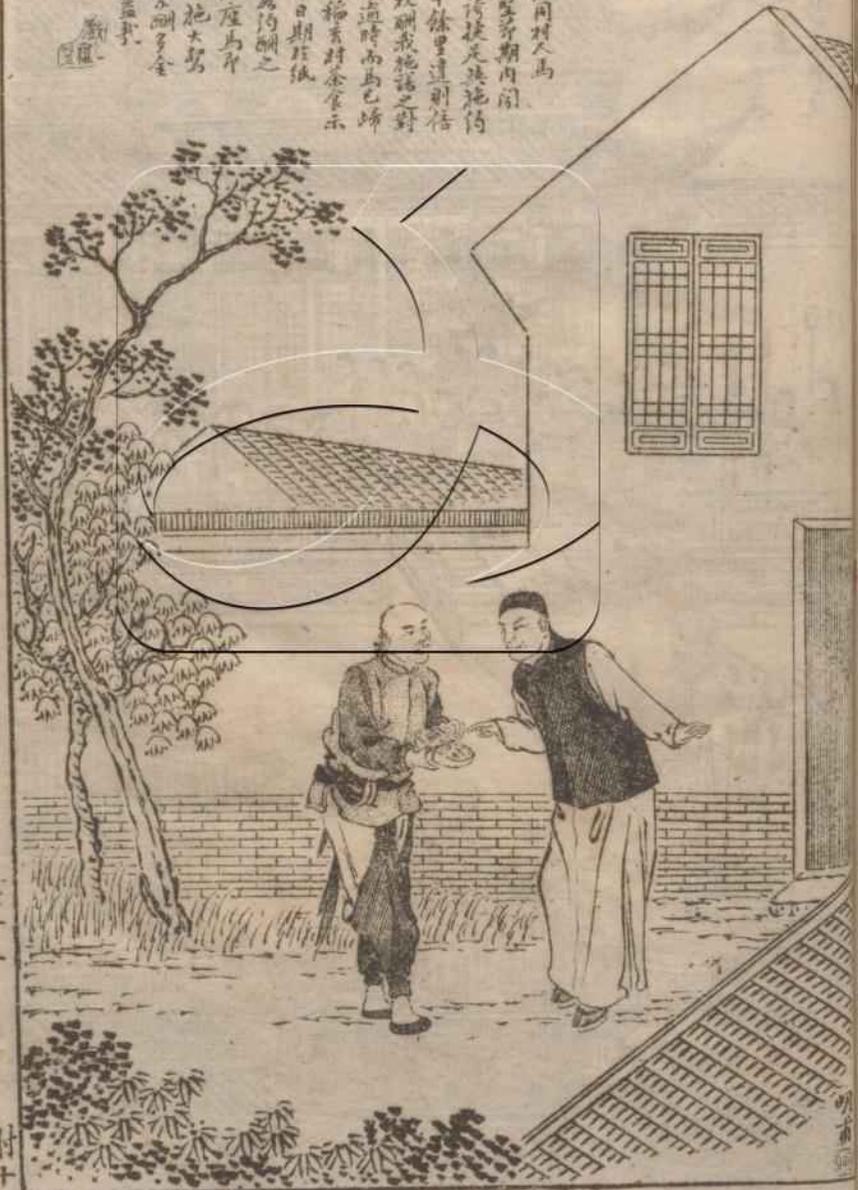
漁人獲璧

金陵太平門外有玄武湖為某日更
 闌之候有漁人獨釣其間忽見水面
 騰光上燭實漢軍網視之得一白璧
 徑五寸許文飾備數潔淨無瑕漁
 人天喜攜往骨董舖求售僅得
 洋銀數枚者惜之或謂此璧者受
 保假無珠粒此連城可解得價
 而沽千金可王致也乃竟貪微
 利甘失奇珍豈曰臣夫無罪
 懷璧其罪乎漢漁人其悲
 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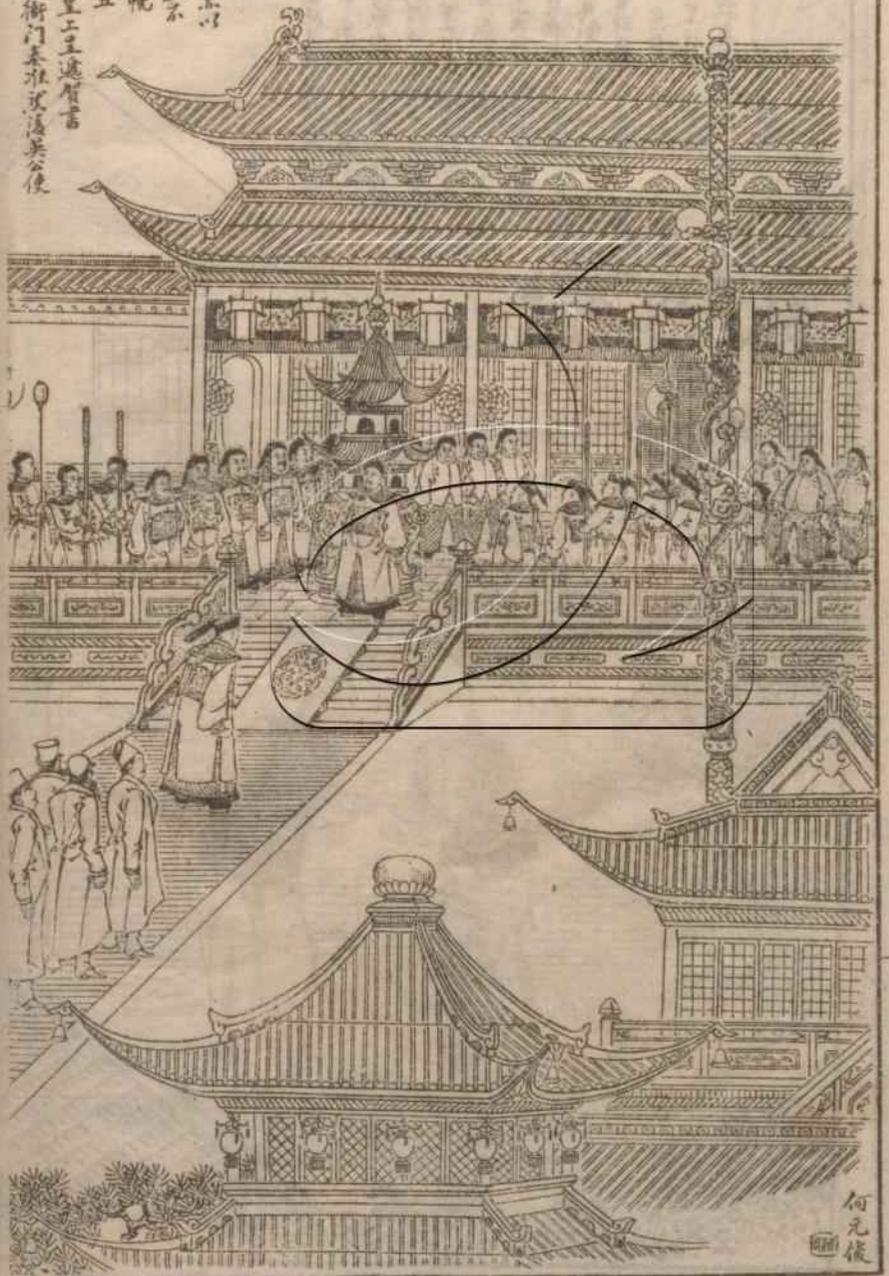
賽行致病

蘇州虎丘山施某與同村人馬
 某相善日有為壽筵於期內同
 城中燈景之盛為日清接是施施約
 曰願限二刻往送六十餘里道則倍
 前能則汝以英銜一政剛我施施之野
 准日暮奮步疾行不逾時而為已喘
 矣施以為誰為馬城中福壽村茶館示
 之瓦幅者村皆物也印日期紙
 裏之工施見其能委為約嗣之
 同赴酒家買醉有入座為中
 口吐鮮血一包布一施大驚
 急送備科果始得全嗣多全
 始有施治哉真無益也



西使親光

十月初十日為
 太后六旬壽
 普天率土祝
 祝之
 情而各圖
 駐京公使亦以
 腔誼既敦不
 可不稱仲忱
 惻差定十五
 日親見 皇上王選賀言
 先由總理衙門奉准其派英公使



何元俊

歐特納美公使由員俄公使呼希
 呢德公使仲河法公使施阿爾此
 公使陸續蒞京公使指園子班在公
 使館辦理屆期各其公館由

東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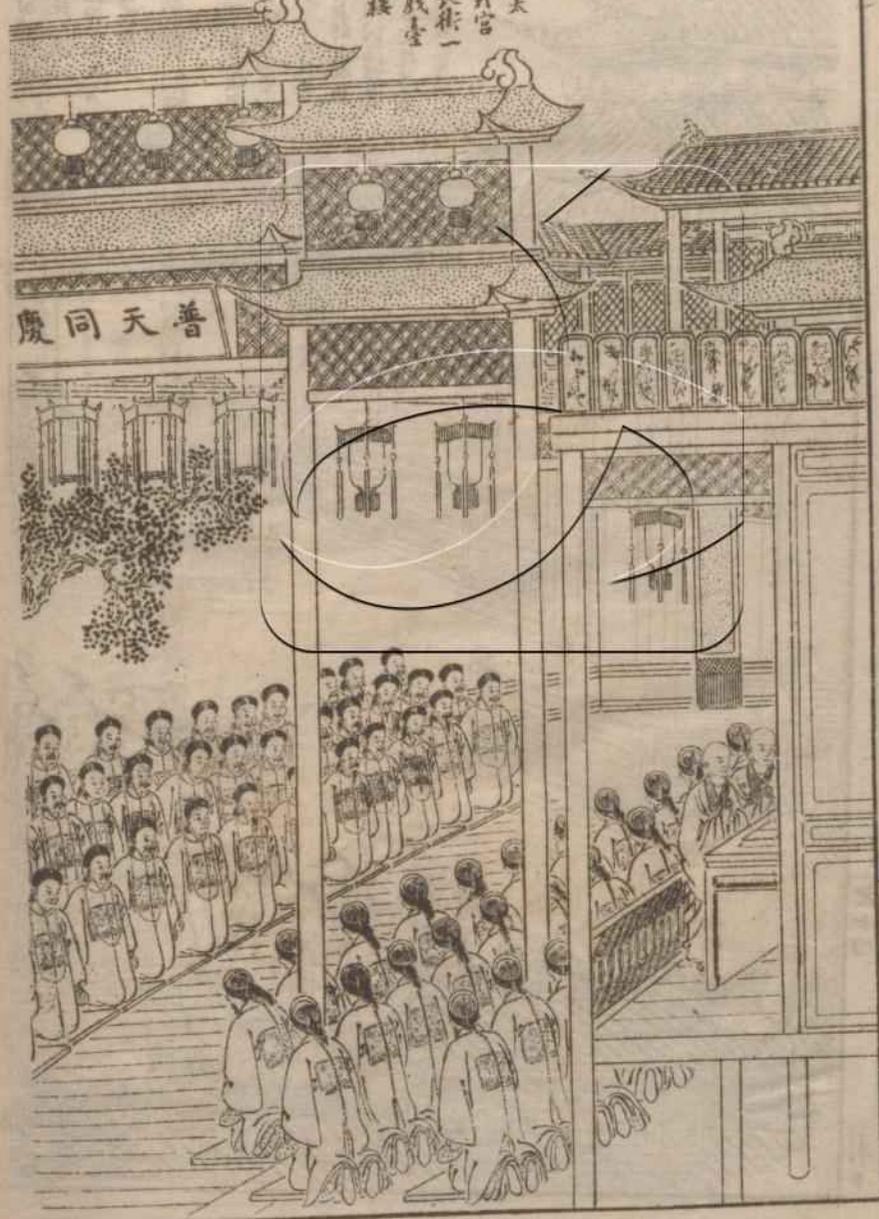
門東
 進西進平首總理衙門官二員至候迎候
 導引入內 之上御文華殿中瑞坐
 滿懸黃龍鳳綉幔為 皇太后龍
 座所在堂座之內肅靜無雜若公使
 進書畢口接西語教讀頌詞備譯官
 轉達恭頌伏奏 聖聽 皇上龍顏喜
 容如嘉進人各公使仰觀感念無
 不肅然起敬禮

成音遠載戰皇
 工儀村之恩德此致
 身臨頌不虛能歎
 休哉誠感
 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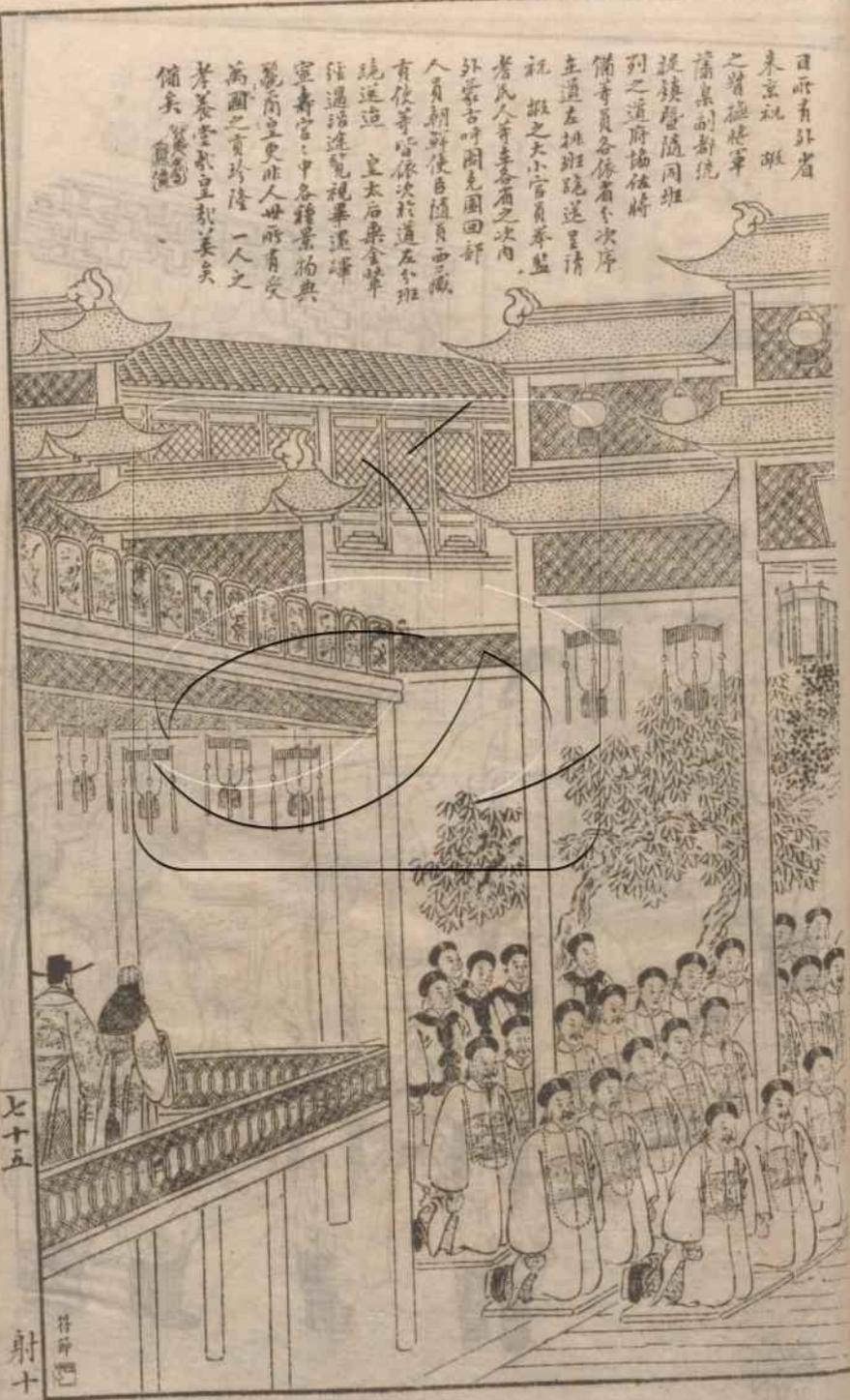


高呼華祝

上月初十日 皇太后
 后六旬萬壽除拜宮
 中受賀外其北長街一
 帶點綴景景戲臺
 曰景物樓門前
 獨心亭等
 吳浩進廟宇
 齊建堂宿棚
 內設寶座五
 光十色堆潔
 陸離蓋以備
 粘香少官也
 舖戶亦燈彩
 一新輝煌奪



日所有外省
 來京祝 嘏
 之皆極將軍
 備某副都統
 親統登隨同班
 列之道府協任將
 備等員各係者分次序
 在道左班班跪送呈請
 祝 嘏之大小官員奉監
 者凡人等在各廟之內
 外蒙古呼圖克圖回部
 人員朝鮮使臣隨員西藏
 有使等皆依次於道左班
 跪送道 皇太后與金華
 徑過諸道跪祝華運輝
 室壽宮中各種景物與
 麗尚皇更非人世所有受
 萬國之貴於隆一人之
 孝養堂哉皇親美矣
 備矣



書獻策

張晉師之調任兩江也有腐儒某買致投
 棘自謂有奇策上獻制軍被采用言言
 佳如不難立破逆捕官索閱之某秘不肯
 洩逆捕官亦不相強入白晉師晉師愛才
 若渴即令傳入某長揖不拜袖
 冊而陳晉師披閱之下未及數
 行擲地大笑曰尔真可謂書獻
 矣某口中喃喃欲有言晉師已拂衣入
 內某乃持冊踉蹌而歸有見其禍者言所
 有一計令軍士各携水一桶見儀兵未卸
 以水澆之謂儀奴以火器攻我故取水起
 火之意一計令軍士各攜竹竿見
 儀兵來將竿委地以阻其行其意
 謂外國人腿直一節傾跌不能站
 起待其過竿滑跌即可擒斬云云所里
 各欲見開張儀豈不令人噴飯乎特不
 知其他妙策更復何如自惜却吾未之
 聞也

謝



何元俊

名利兩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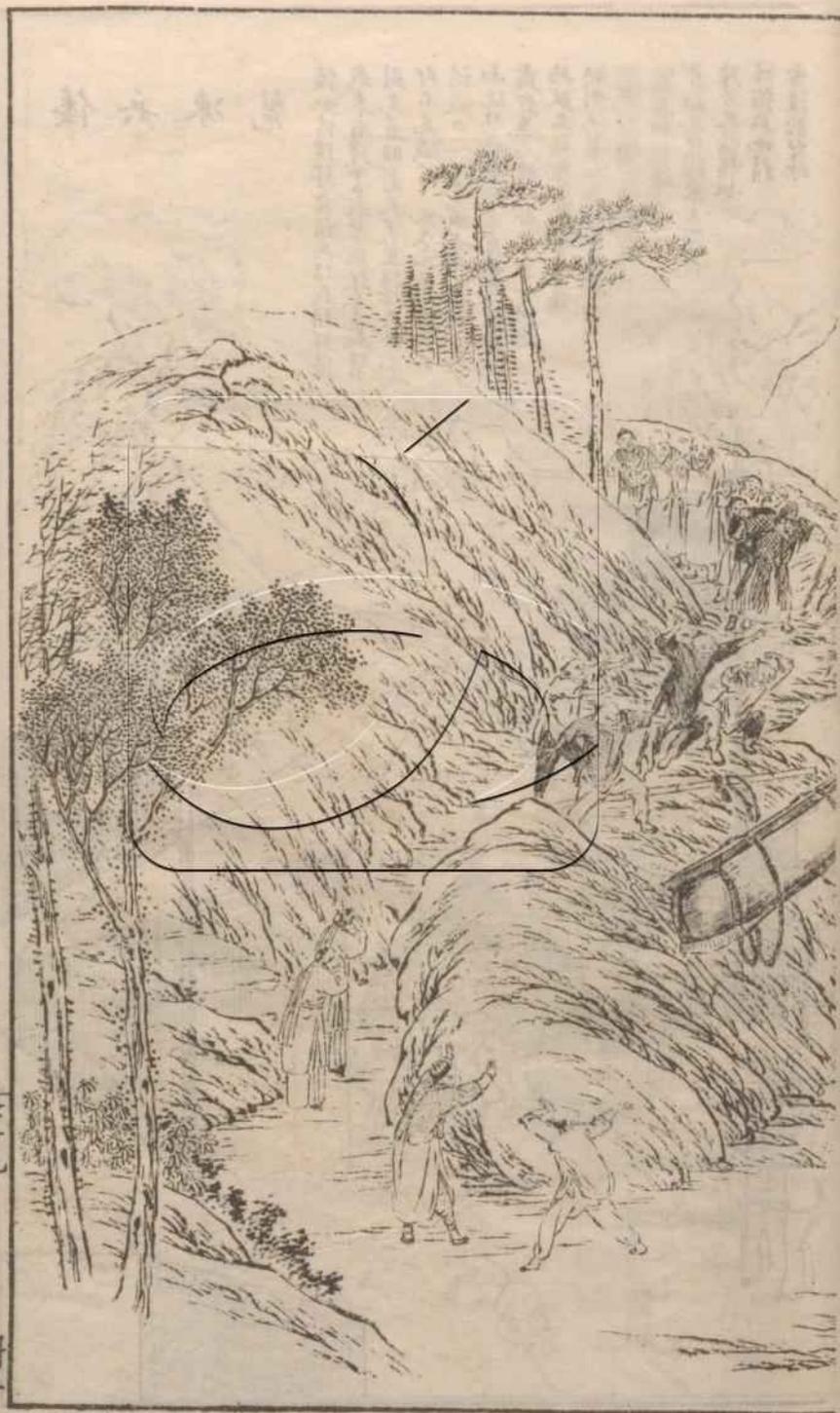


青邑某孝廉素本知名請遊術技沃
 舍帖至喜遂門福日高因念先人遺澤
 展圖以報恩僕乘與規矩頭懸杖重
 子於為歡迎及登榜後舉高祝潤
 步喜且揚、暫見學子原地陸均
 宜耗心履之命僕取物致深謝
 又許果見一碑封君固重不可舉啟視
 之則朱提幣、實其中時觀者廣果泥
 泥吻外七手八脚、欲試皆有據為已
 有之心孝廉傷謂眾曰此吾先人所留遺
 以備公中費者若指可換也哀憐其不
 能詳述孝廉等事已傳播有謂其
 有數千金者有謂祇五百金者其數
 極泰來一朝得志名利俱全且其有之數
 耶或謂孝廉兩字當須名
 思我今於避世之間
 見財便欲歸去和其孝
 行而康則未見其孝
 民於諸公之以此家者
 泥猶為佳者
 於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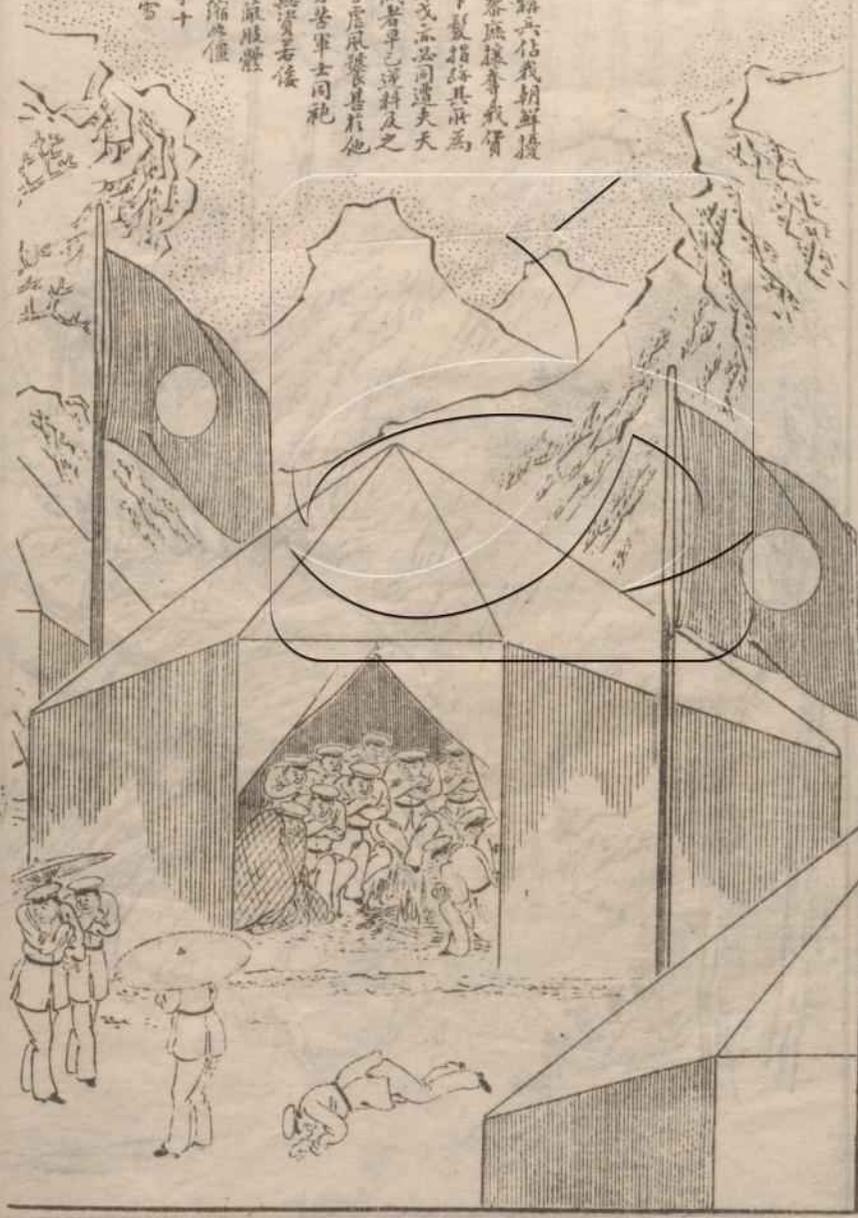
賻棺異聞

金陵通濟門外施某生三子家通顯寒
 暑珍難給送為三子母優參奉國守道其
 十月初三日一命嗚呼隨親友奉助給費
 賞三寸桐棺料以殮於廿四日為三七之
 期在夫持至祖塋詎料頭夫爭力拉力
 過於棺具之價僅得新瓦三排解頭夫
 始肯泣事然猶憐不忍將至半山一天
 偶而留心夫是墜下窺夫隨之俱倒死棺
 如壽壽單泣天而下葬其一聲已成葬時
 孝子三人夫怒謂頭夫所欲不遂有喜
 將棺跌毀野赴上元縣衙門喊冤惟衙中
 并吏者以神速自任出為排難解紛去
 拉力並賻棺木一具歎曰一臺以陰陰
 始復其事



倭兵凍斃

倭奴悖理肆言謬六佔我朝鮮據
我東省殘害我黎庶蹂躪奪我寶
財先暴陷朝鮮天下豈指得其罪為
即不見滅於天戈亦必同遭夫天
譴滅亡之禍有徵若早已預料及之
而況非地苦寒雪虐風飆甚於他
處我華人性耐勞苦軍士同胞
共感不怨禦寒無濟若倭
奴則試製征衣御嚴寒僅
一過冰凍有大慈縮絨僅
幾毫絨於清室乎十
月初九日關東大雪
厚三尺餘倭奴
凍斃無地積
雪漫盈望冰



五積屯呼號
莊風居之下
即就斃於冰
窖之中其殘
喘尚延者亦皆
朝不保暮痛恨
倭酋而莫可如何
人曰此天亡之時也
吁可哀也哉

三



漏洩春光

滬上佛后之多
甲於他邑無知
婦女入其教中以
致敗名喪節者不知
凡幾蘇東韓古農廉
訪廟精園活音以警錫
風化爲心羅孔名屬某除
佛后凡在矣如宜此何銷聲
欲歸乃其祖界承平安聖龍
升寺僧竟敢容留婦女高臥
禪牀致爲差探當場執獲五
有某僧一具善指購柏名名階
赴亞山之會者事雖強健過去不
予深求感佛地官淫大率以此
時不幸而見獲有佛后之惡以
是及是昌黎漢生堂止燒佛骨
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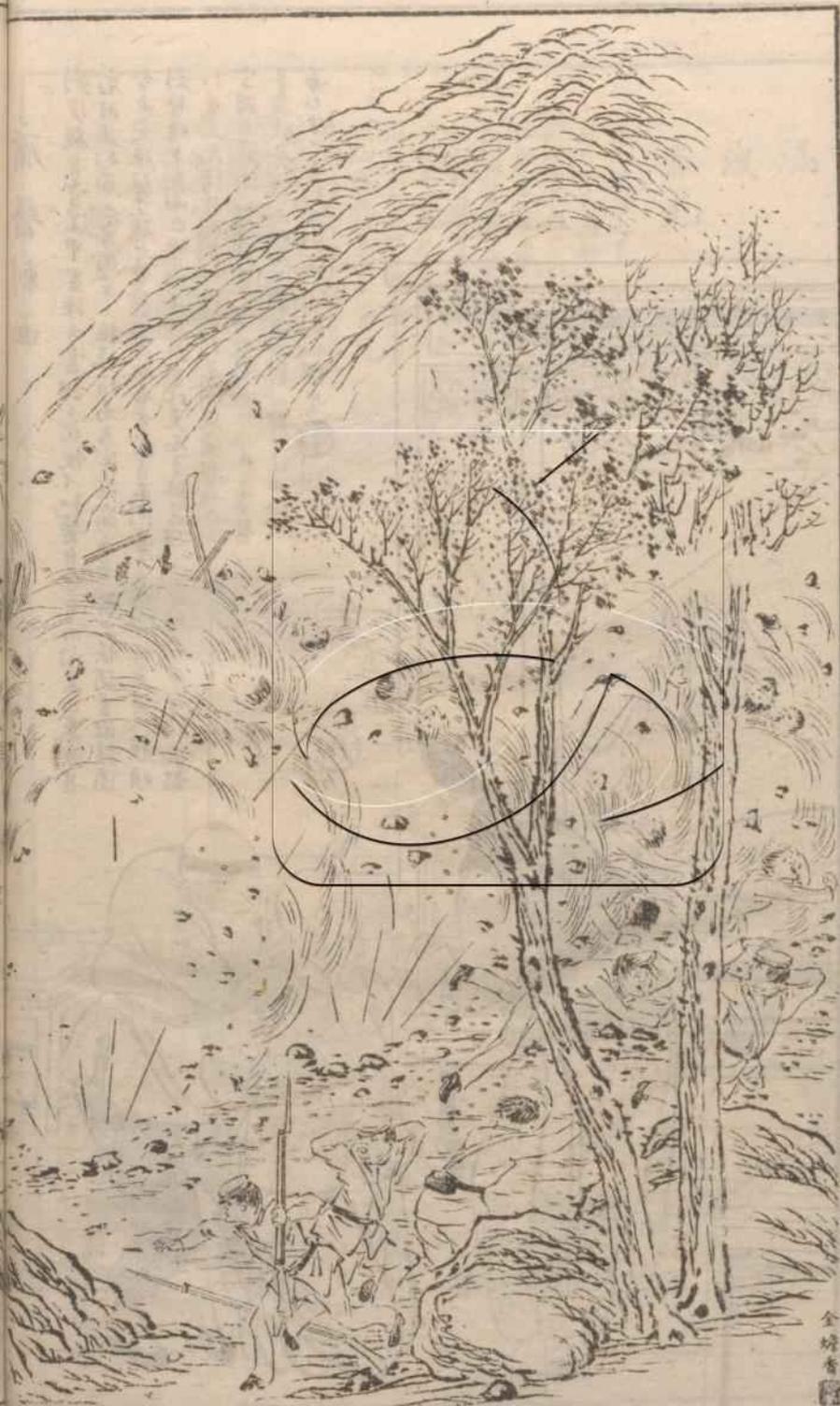
庸醫刺面

荆沙觀音寺某甲患涉方書詞、感便以如醫自命、日而病某已患疾甚
危因致毛逆之自厲草、按脈指爲去實疾痛片摩醫之候獨書附鞋湯
今速煎服乙子疑之甲曰尔父服吾方設有不測吾當償命詎果甫入腹頃
刻昏暈中夜而亡次晨託詞避甲比至而手批其頰責令償命甲叩頭求恕
乙子不允傳於危劍以小刀刺其面成庸醫殺人回
字鮮血淋漓始釋博而去流定堂主人曰天下庸醫
多矣彼不操刀而殺人者未幾徑劍以致一謀再謀何
若乙子之直刺其面使人見而知懼乎



自投羅網

倭人犯順佔及全州日前漢王
城內逃北埋伏地雷多個
以電線其有時發雷或
置石塊或婦女首飾及
銀亮表等引雷之物在
謂華軍貪財見而往拾
觸發即發此等密計惟倭
將親兵知之餘兵不知也不
料倭兵僅此一見銀飾等
往拾取觸動雷氣但聞轟然一響
不啻天崩地裂火光萬道上海層
雷轟斃倭兵三千餘人倭人設此
詭謀幸欲陷害我軍幸之天網恢
恢可斃乎於倭使之自絕其快此奉
當為浮一大白



全坊書

遁身現法

廣東南海縣屬松崗側日有男婦三人搬演戲法詭誕講索變化離奇令人不可思議誠令鄉人取一舊酒壇至其符封口隨即探手壇中帶出一及第家女露首壇外風髮露膚極覺生姿自言裙布釵釧不敢出醜法師乃向眾宣言願借舖鞋靴服一用者好事者婦取諸母法師書納壇中屢使女出不應旋著同伴入壇拘之久之仍不見出問其伴在壇中疾呼速取鞋蓋脂奩茶以便疏法法師復取木和納之叱令速出見客又問其伴曰女索費銀錢二百家謝其之而不出如故法師怒謂婢子無禮余當親往擒之遵仗劍一躍而入自是跡杳然近視壇內已空無所有好事者以承履被駒急呼告母之謂法已取物時未何急忘耶故能法視相此疑其法技至此可謂神矣



女學士

川省名媛童氏以
 宦裔為某士人妻
 不幸青年早寡因
 未都門依其母无
 某部曹以居童氏
 幼讀詩書長於書
 畫時以屏紙大傑
 驚諸書肆謔為生
 計近其書畫傳入
 禁中 皇太后
 見而賞歎詢知其
 故 召入掖廷令其
 教習各官嬪筆墨
 並供奉園畫之事
 每月賞給薪水銀
 五十兩五日外出
 休沐一次是亦可
 謂奇人奇遇也



藉 賬 索 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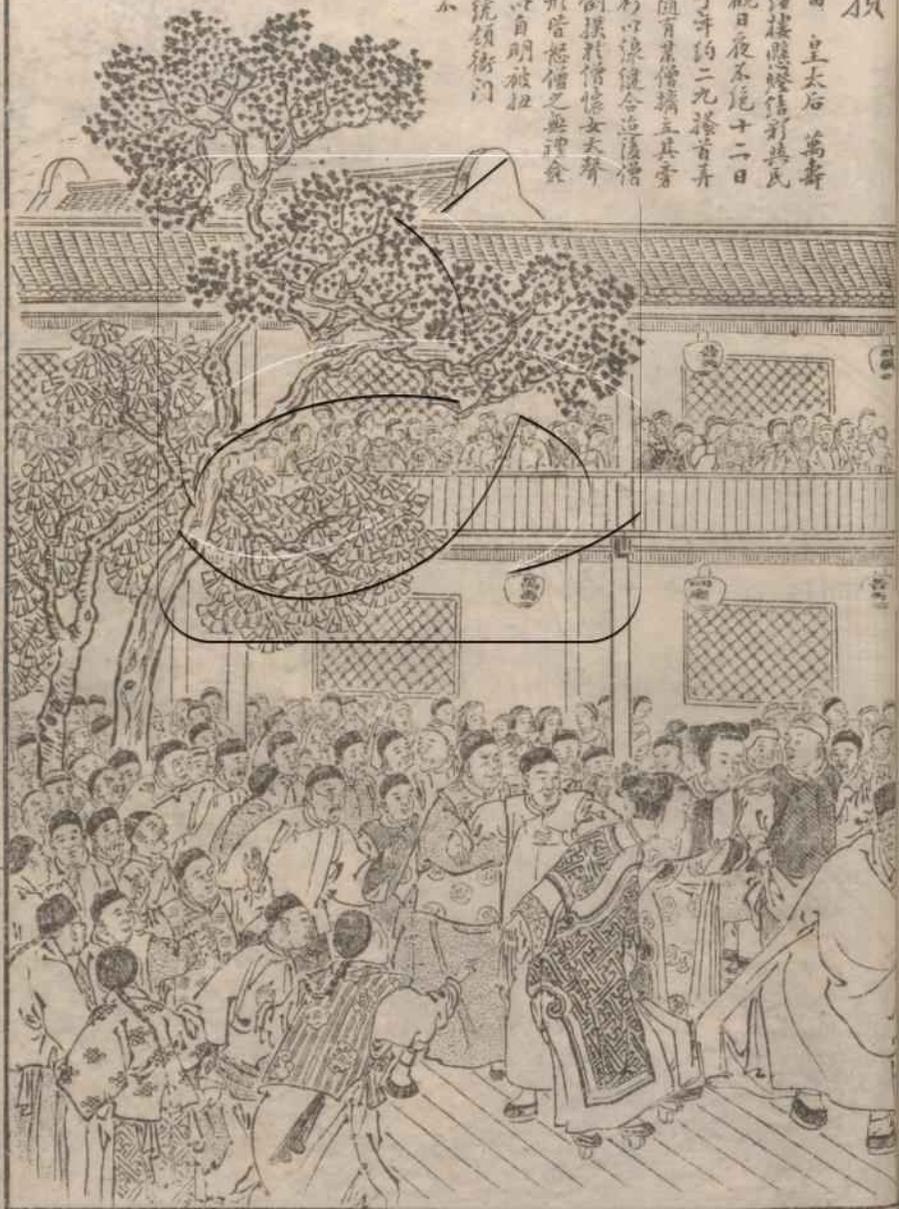
吳氏流離困苦待哺嗽，
情殊可憫。而賬之固其
宜也。有何思。據其細之美
名。運圖財之說。計步十月下
浣。津郡有冒充委員司事之人
到大灘。該賬大灘係城。而封
藩去城約四十里。尚未查戶先
洽。每戶大口錢五百文。小口半
之一。時有戶聞風而來。吳
蜂屯蟻聚。惟其保從。按
戶需索錢五百文。姑准
報名。貧戶以房產抵。而
向官。此舉。實抵其之領
得。插折。青錢。帖而去。証
三河頭。信。賑。華。恭。近

委員兩委員司事。保從一
共八人。方於店內圍食。趁
湯河頭人等。疑之。之飭
領。振。村。人。持。槍。至。楊。柳
青。取。錢。以。辦。真
偶。及。至。鋪。辦
如其為贖。本
河。脈。於。是。聞
封。戶。起。其。之。為。難。
人。中。已。逸。其。六。僅。獲
二人。由。沈。結。送。縣。署
究。辦。嗚。吳。氏。之。苦。甚。夫
待。振。之。情。品。矣。乃。若。輩
竟。於。垂。危。待。死。之。人。不
加。援。手。反。從。而。股
劑。之。以。沈。氏。之。脂
膏。供。一。己。之。揮。霍
此。豈。尚。有。人。心。乎
我。孰。而。痛。信。之。是。所。望。於
賢。父。母



形同狼狽

京師西華門北長街當 皇太后 萬壽
 聖節期內塔有戲臺極樓懸燈結彩甚茂
 同樂紅男綠女往往觀日夜不絕十二日
 該臺巷內有某新女公子年約二九梳首弄
 姿主於人裏凝眸注視隨有某僧攜玉具香
 流涎見之暗將僧衣女衫以線縫合迨後僧
 欲舉步驚將女公子拖倒撲於僧懷女夫齊
 疾呼家人某視見此情形皆怒僧之無理食
 以巨室爭執其類僧無以自明被扭
 至地面官廳解交步軍統領衙門
 訊辦說者謂僧與女素不
 相識並無別情今無端
 被人牽合殆伸氏所謂
 有緣字惟此流涎
 之惡作劇意得道過
 穿外未免太覺便宜
 耳



萬壽無疆

鷄異

鷄之異者曰伺晨曰長鳴
 曰遠飛曰雙頭伊古以來不
 一其類至求其毛羽豐滿高共
 人齊米之祝之之中殊不多見乃
 竟於遊逸得之然則如馬韓國所出
 細尾鷄其尾皆五尺許者不待專美
 於前矣日者江西省城有一鄉人擔
 鷄而籠隔一膊一尋越以清方一大
 籠僅能容鷄一頭米冠錦羽七異常
 物高及人肩喙一替宏中聲外尾
 毛長二尺有咫五色斑斕英風凜凜
 大有一籠冲天一鳴驚人下視
 羣雞則真不啻鶴立鷄羣故曰是
 乃鳳凰之列名惜其不能奮飛自抑
 吾聞之曰官一樹有一鷄王棲其上
 此豈其鷄王之亞歟何其於翰音中
 麗茲獨大也

明倫彙編
 物類典



匿孩肆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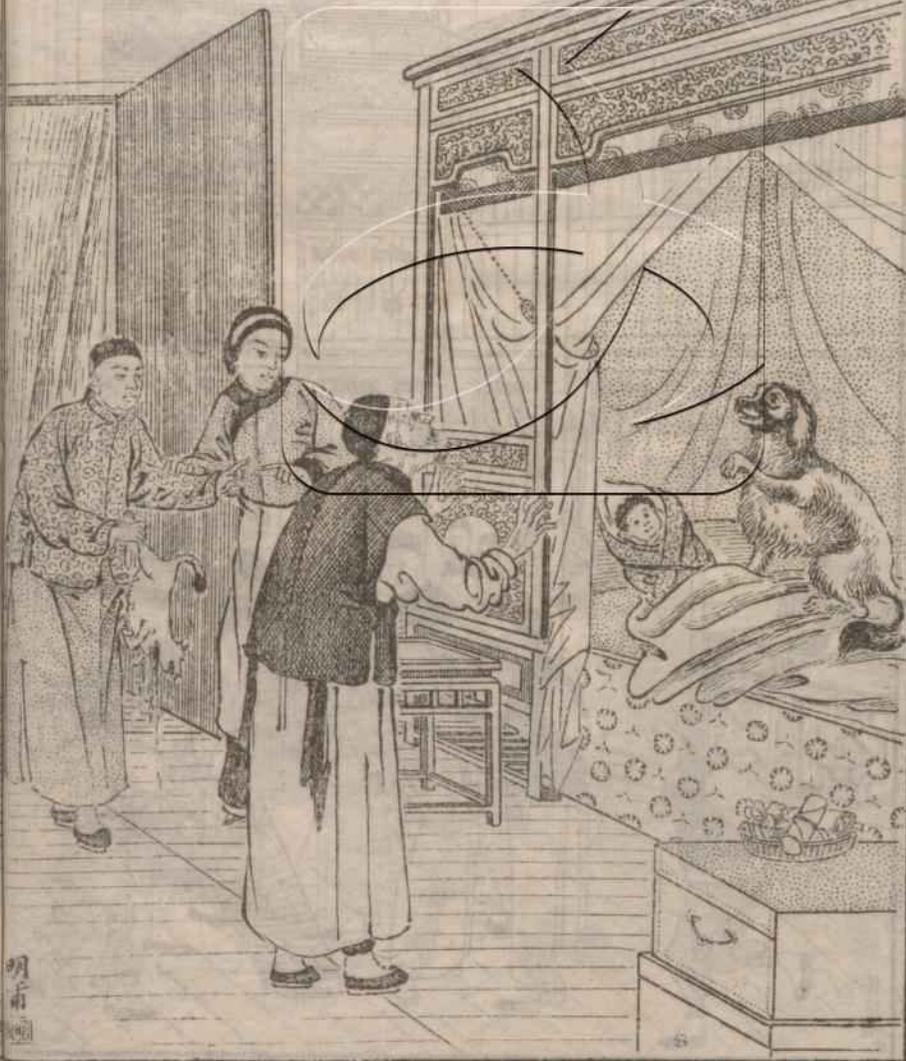
藏有賊智自昔已然
 茲今尤甚蘇垣閩門
 內一第店舖林立當
 主太后萬壽期內
 點綴景物爭奇炫
 異各出心裁探囊
 取物者流遂皆
 廟足其間施施
 妙手有某偷兒
 肩為炭基主人
 震中游行甫經
 某舖門前忽失
 一江綢線球帶
 相驚異莫解何
 因致有及及何
 莫者危其後雖路
 之見其又在舖
 門前某甫探過舖
 已令飛遁上其為之
 使其妻則探探登之實
 其中有一孩年甫五六歲手持
 若州快音始知其見捕便言已
 不止一次矣乃交地甲解縣經
 辦人皆謂該賊結甚吾猶謂
 該賊甚善步利合智智會貪得
 無厭時如神禮之見首不見尾
 何至神被拘獲哉



天啓

犬乳幼主

金陵洪武門外張某有子及孀女
貧居既窮形相像數月前子適夭
折孀女不獨生屢尋短見嗣以腹
已受孕遂延珍端藥不一時可憐
宗祀既絕若悲其情已暗傷矣
及晚三者墮地則產母已絕道地
張某乃為棺殮葬出暫厝中途惶及
嬰孩急逐視之有美鬚之乳犬前
至床前嗚呼此犬因替人主而沈寤
乳示之一若昔以代哺之意也者張某
出堂外忽伺以飯回視小犬已嗚嗚
時犬其孩眠醒似乳哺嗚嗚音已猶世之
受恩不報反噬而傾覆之者不將此言
之不若哉



忠孝兩虧

諸長德聖廟頭此丈夫之壯志也是以
古之名將或願以萬軍覆死誠恐有解
肉復生之歎若其忠義之氣皆殫於不
容自己非若近世畏死偷生之輩望風
靡也九江有鄉氏某甲閨儂奴起事有志
殺賊持鎗長驅左營求元勇丁才為父母
所知尋蹤而至京告官官勒令回里詎甲
遂我志切百折不回行至中流衆人不備
躍入水中竟隨伍大夫以去嗚呼忠矣
昔人謂忠孝不能兩全若甲之死忠孝
欺吾不待而知之矣



寒冬麥

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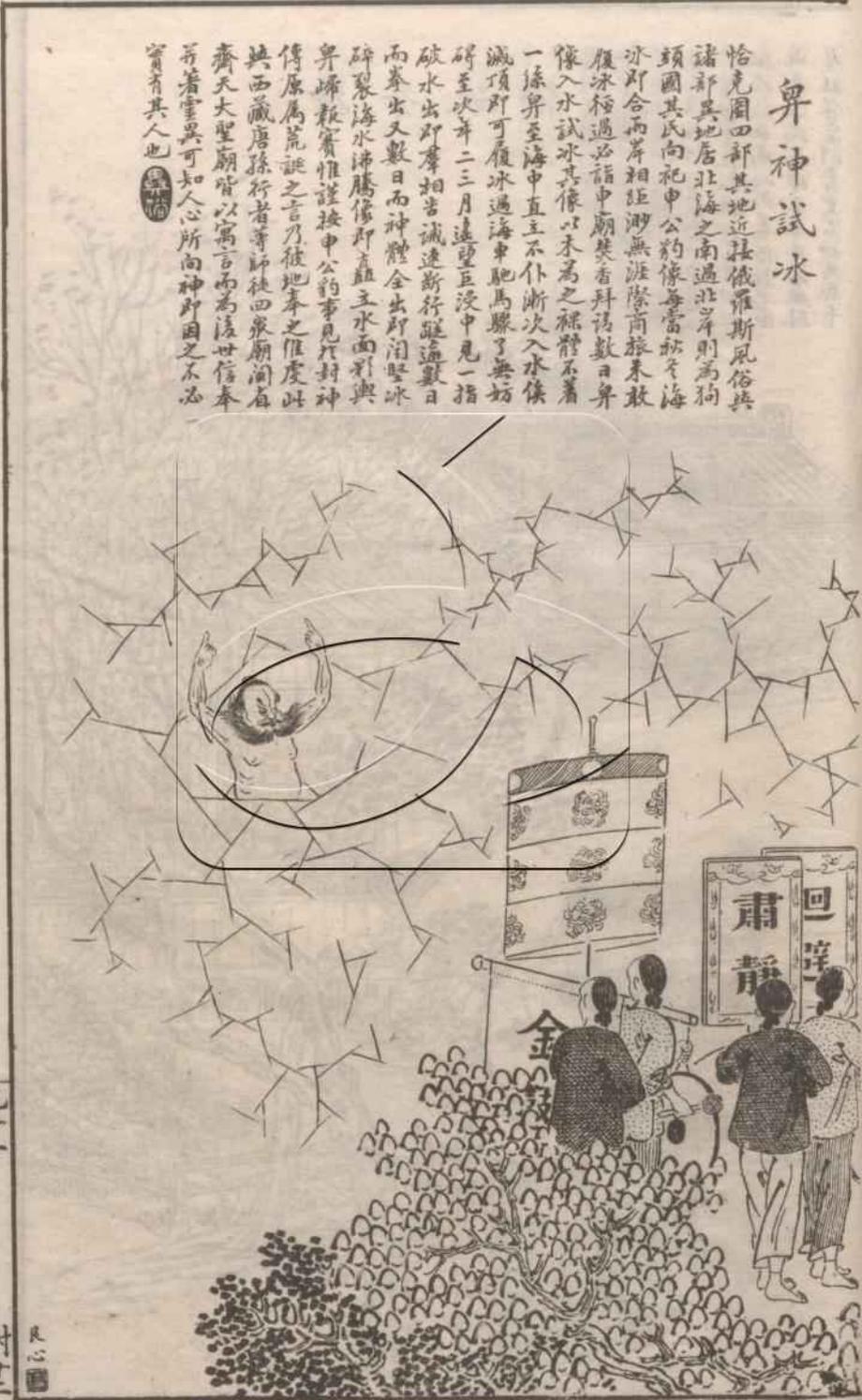
麥之為物種於暮秋所種於春
 春登於夏及伊古以春無既
 夫時是以春秋無麥必書
 收麥必書不潤則有他異
 自後世好言符瑞於是麥秀
 而歧運傳為盛事實則地有
 肥瘠氣有盈虧無足異也所
 異者播種未久以寒旱之候
 忽露茂之概是豈土脈
 之獨厚歟抑天時之不正歟
 何金陵人言之聲也據言
 該處北街某農人自鞠菜以
 後來年之種獨播田間方謂
 種必必堅有穗乃久固其常
 也詎未逾兩月而潛滋暗長
 迥異常時近且出牙抽穗長
 三寸許頗似麥秋氣象一時
 聞者皆噴稱異是耶非耶
 請以質諸目擊者



身神試冰

恰克圖四部其地近其俄羅斯風俗其
諸部其地居北海之南過北岸則為狗
頭國其地向祀中公約像每當秋至海
冰即合兩岸相距渺無涯際商旅未敢
履冰極過必詣中廟焚香拜請數日身
像入水試冰其像以木為之裸體不着
一絲身至海中直立不仆漸次入水俟
滿頂即可履冰過海中肥馬驟了無妨
碎至冰并二三月遠望巨浸中見一指
破水出即聲相告誠速新行雖過數日
而卷出又數日而神體全出即閉堅冰
碎裂海水沸騰像即直立水面與
身像相實惟謹按中公約事見於封神
傳原屬荒誕之言乃彼地奉之惟虔此
與西藏唐孫行者等師徒四眾廟前看
齊天大聖廟皆以寓言而為後世信奉
弄著靈異可知人心所向神即因之必
實有其人也

（無名）



持斧斫佛

昔韓昌黎毀燒佛
骨天下嘩之然不聞其持
千百化身果能付之一炬也自
是而後依佛者最難以唐書瑞
之賢偶有誑毀佛法者且曰地
獄之設正為此入善佛教之威
由來已久矣律至今日易服削
髮誠保空門者史不知其幾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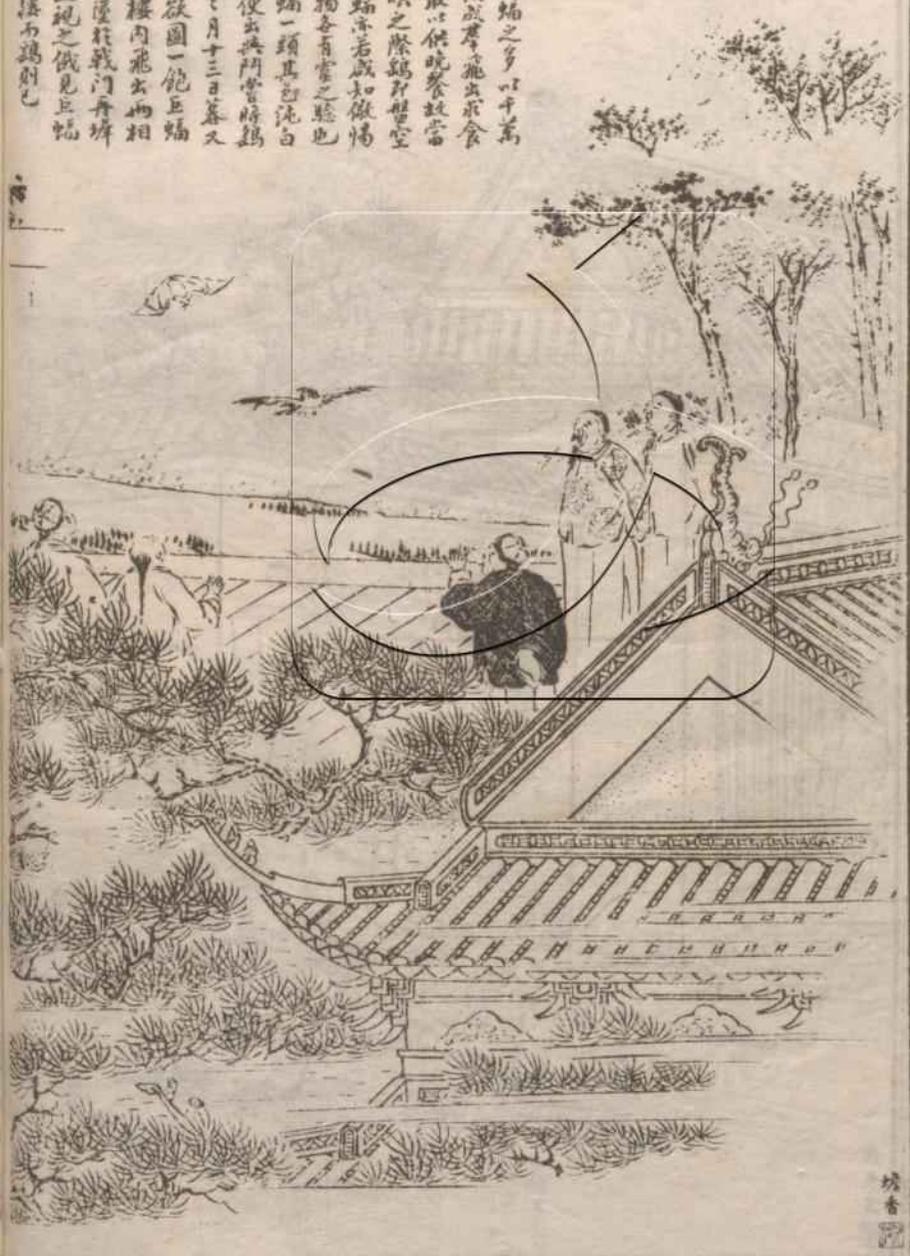
萬若智稱佛持為名望極香
積厨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奉
教佛為至尊相保為命固其常
也何居士竟以刀鋸逞事以
斷西門外趙果寺時有僧人手
持月斧足踏菩薩一尊用力砍
劈其亭下之一石根失折折也
者嗚呼異矣訪云吃老翁者老
翁竟竟與米燒老翁強此僧之
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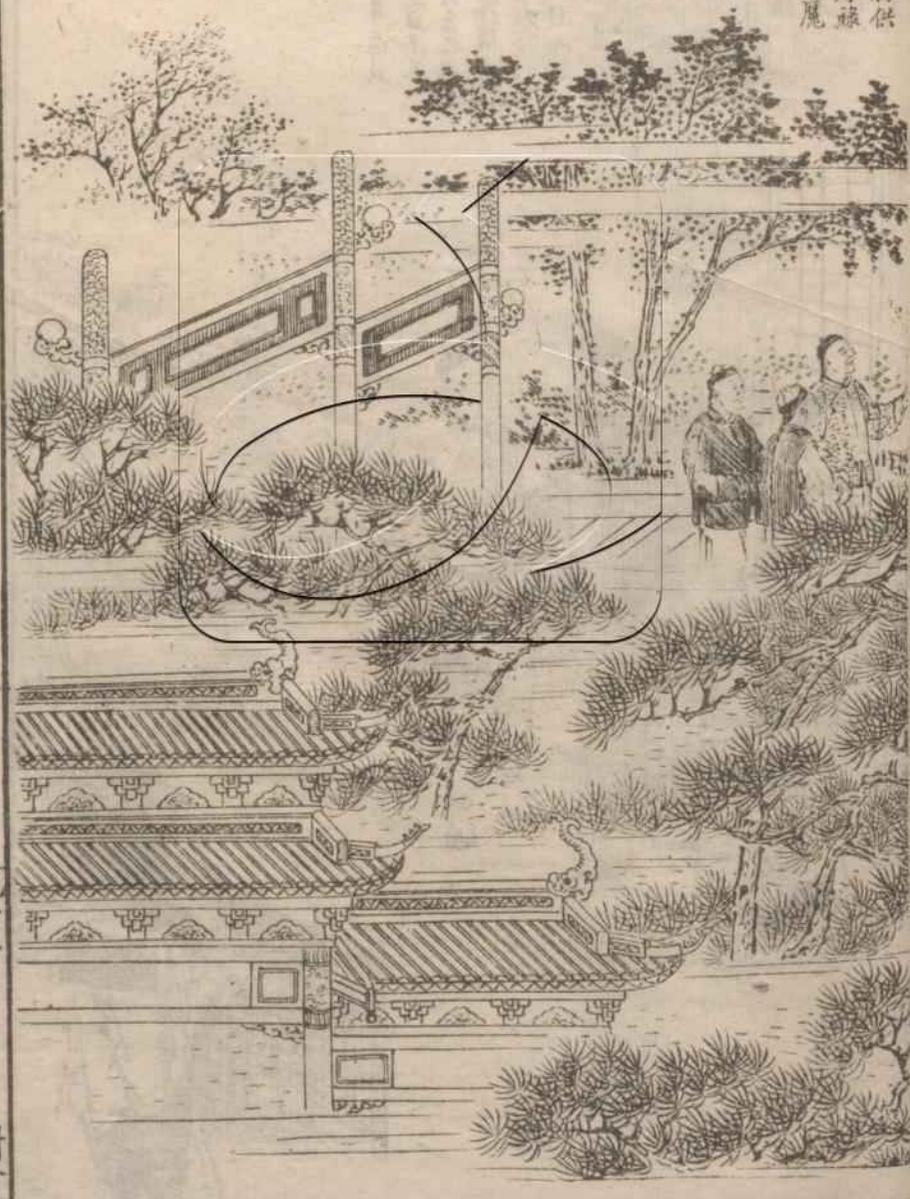
鷓為蝠制

江甯夫子廟內蝙蝠之多以千萬計每至黃昏時候成羣飛出求食於外往往被鷓攫取以供晚餐故當夕陽西下時眼未明之際鷓即盤空而下林翼奮擊蝙蝠若咸知微情者步相避避此羽物各有靈之驗也近日廟中忽有巨蝠一頭其色純白大如葵扇見鷓至便出共鬥當時鷓頭擊地擲地上三月十三日暮又有依鷓飛飛而來欲圖一飽巨蝠遂逐天下文振樓內飛出兩相逐逐歷半時許俱墜於戰鬥丹墀之下好事者萃觀視之俄見巨蝠丹而赴仍集階下而鷓則已

頭碎項折僅脫草間行供
棲蟻食矣噫有高者厚祿
澤勢赫一旦避這么麗
小醜鋒未交而跡先
逝者其有愧於此蝠
多矣嗚呼可以人而
不如物乎



坊香



借物警人

江蘇候補道某觀察年逾花甲一文老令即患手足麻木不仁痛楚周旋近有一醫告之曰此皆水枯竭也唯得活狗權不為功然尤以雞權為貴觀察信之立懸重賞遣丁求取兩三日不可得未幾有清涼山某實獵得活猴兩頭持獻觀察察驗之皆雄也問其價幾不索酬自謂近據皇家言今年小人命犯白虎合交官刑求費一百鞭以為權值觀察嘆其甚矣甚矣之觀察笑而語之視持為毛管博學地刑至五下吏

云且任小人也領半價請以其半留給同事者觀察共而語之吏云同事者共我訂定凡有買賣所得一概平分倘有偏私察出議罰今小人已鞭責當共同事者共之觀察急問同事為誰吏云即大人之門政大爺也觀察大怒立喚丁至此侍者重責五十鞭立予斥革并擬初示哀求方免人謂此吏甚奸滑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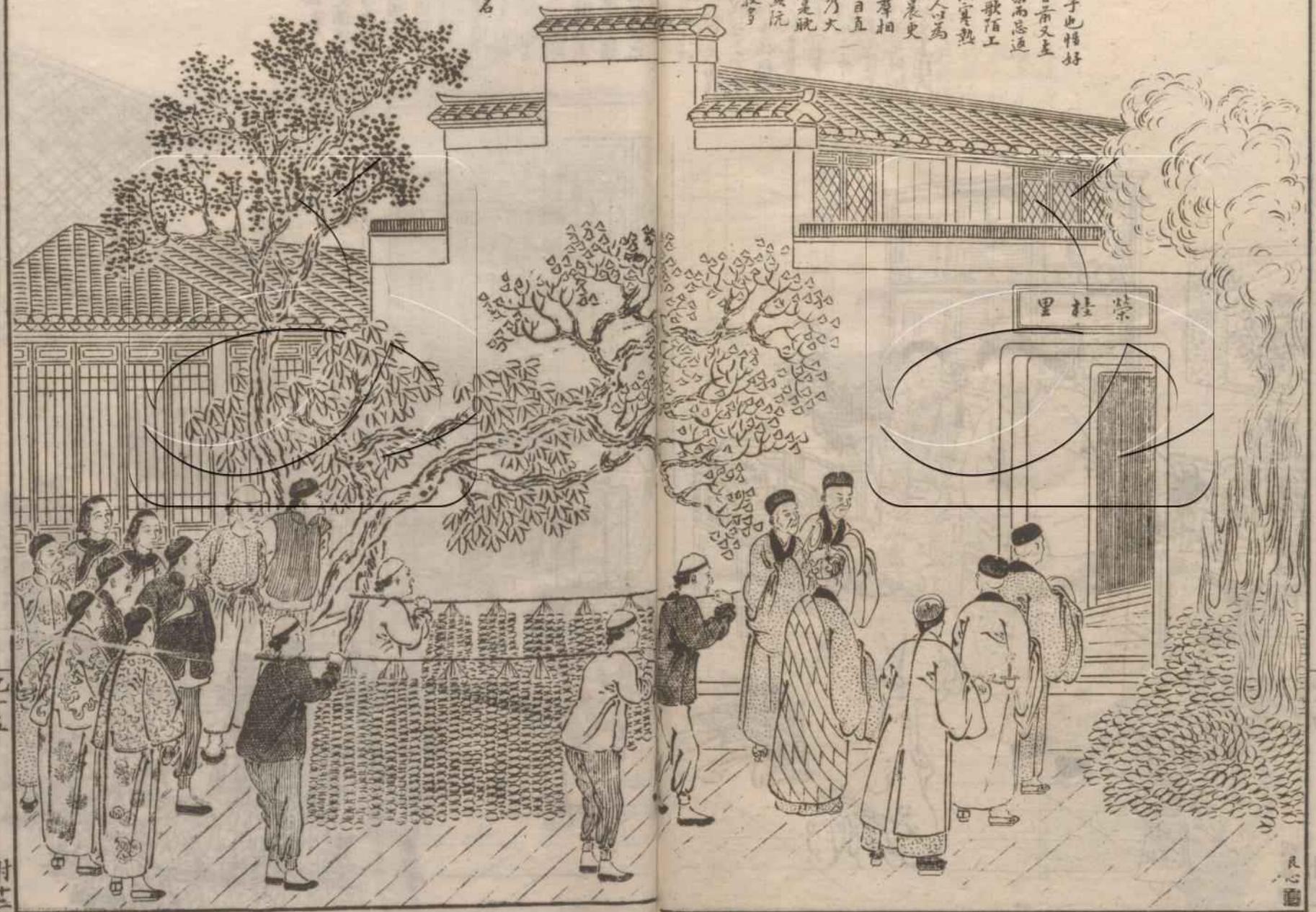


色

鬼

羊城某富家子也性好
微運不醉無端日前又至
青樓選曲徵歌樂而忘返
直至酒闌燈熄始歌陌工
花開之句抵家後寒熱
交作嗷語喃：家人以為
醉也不之其証翌晨史
甚父母疑有鬼祟尋相
驚駭越數日愈瞠目互
視厲聲而言曰我乃大
頭九也生前花酒是耽
沒後性情未改無異阮
囊空而徒憐壯子
情適遇賢郎
厚資望推是
以相隨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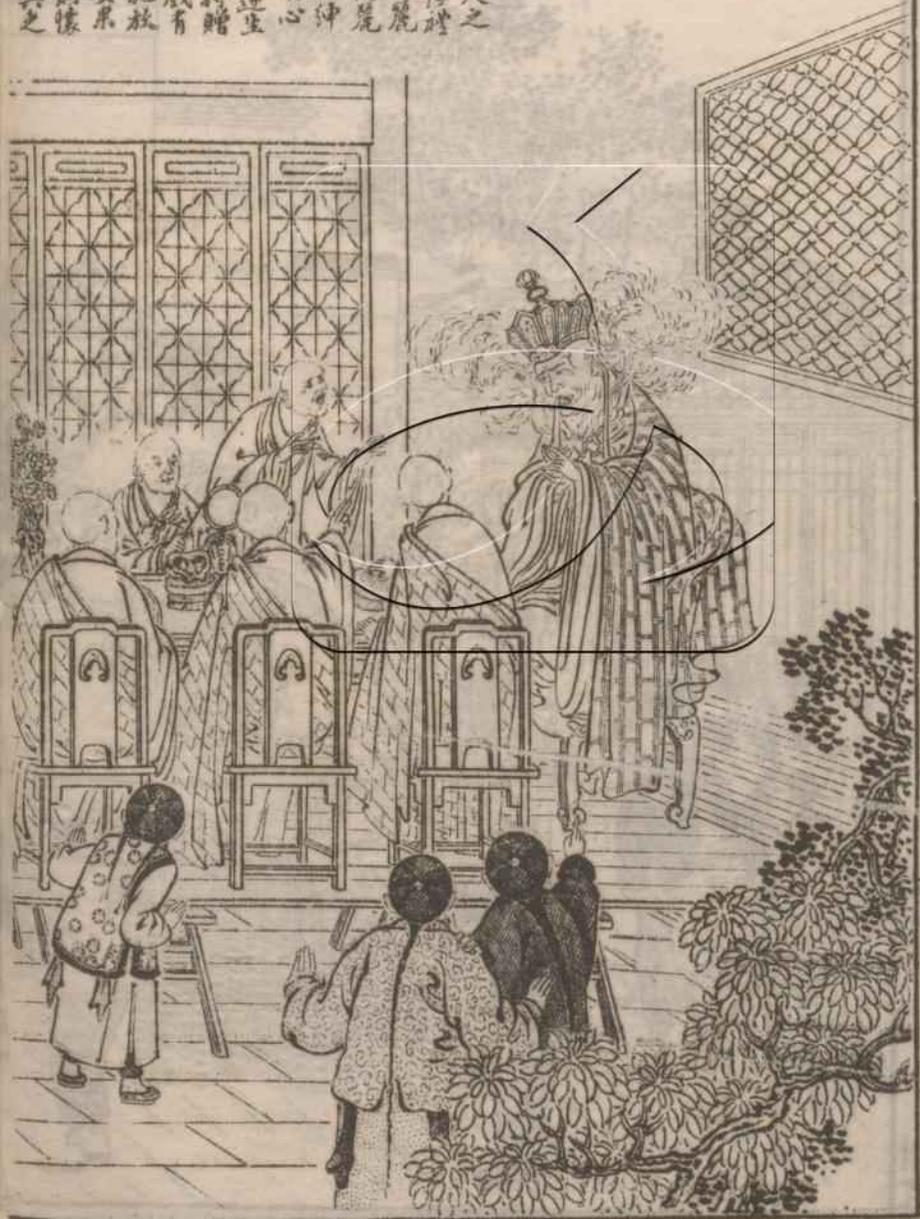
倘假十萬米
投即可獨往
怯情評花地
下不復立此
據累問其如
何交付則曰
但至崇禎里口呼名
焚化自能收領父
母如其言為備兵
餉十萬齊醜之大
往所指處送之
病竟霍然所如
大頭九者花柳迷
情至死不復其
真色鬼之尤歟
然非事果者以
名之必不至此可
不懼也



和尙被燬

金陵某仲因遇太夫人之喪延某叢林方丈蒲修禱職方丈見素悼內有一麗人者仲之愛女也訴其仲不肖直欲尋短見以明心跡仲見之結想為喜遂生一計出一舖帕令妾持贈方丈如彼接受則調戲有明微矣遂使之呈跪施放缺口方丈無深調情去果授以舖帕方丈喜忘納懷中時仲適往禮而至其之

絮語時始請方丈指香爐上施食臺合十觀南音施甘露不覺攢眉戲謂似有萬分苦楚狀眾慈之及念至化子來則淚如雨下念不成事安由臺上顛下飛步出門長領內是吳失矣向室真冒來成驚其意將上下衣撕脫則膚肉已糜爛不堪矣蓋道所贈之舖帕中以香灰裏一燒紅炭壘也仲真確而昏矣



犬誠舊主

富人某甲畜一洋犬性甚馴強尾乞情能隨主人歡去歲三月間忽然走失蹤跡杳然至今已逾一年有半矣日前行經二馬路見一韓盧酷似前之失物試呼以名則犬即應尋而至繞足銜衣倍極慘密甲不覺狂喜迨法養天之某乙尋至欲將犬領回而犬竟掉頭不顧乙氣之不已計較竟洽中願去善執犬之不忘其舊也世之貪利忘義得新棄故者對之鮮無愧死

